

美人類佳話

血濺黃花



長篇
小說

血濺黃花

上集

天籟生著

第一回

落帽果無因突驚艷遇

贈巾緣有分聊寫相思

在瀟陽的一角。東陵南山頭上。來來往往好多個人在望九。這是黃花時節。人們都愛這兒的清幽。所以接踵而來。天氣倒也清明。雖然西北有幾塊烏雲。還不失爲秋高氣爽。登高的一個好去處。最近的村姑牧豎。以及城市裡跑來的綠女紅男。都在分頭尋他們的伴侶。各處選幽尋勝。其興也勃發。這時一位老太太。白髮盈頭。龍鐘兩袖。坐在一株松根上。兀自落淚。身旁侍立一個少女。在煽勸着。也一般的花容憔悴。臨風而嗚咽。一些登高的人。都望着可惜。不知道一對紅顏白髮。爲甚麼事而悲戚。衝着那蕭瑟的西風。越哭越痛。就有的些人站下了。環着看。可也沒人問一問。忽見山坡西面。穿着疎林。踏着衰草。一路嘵嘵嘎嘎的。上來幾個男女。看一個瘦長的漢子。長頸鳥喙。鬼耳鷹腮。留一個小平頭。有三十出頭的年紀。穿一身青色西服。用手杖在肩上擔兩大瓶仙鶴滿酒。被風吹動的領巾。兩個角頭。直披在頸上。他揚揚得意的。笑容可掬。一隻手拿一頂青長絨禮帽。步履蹣跚。手只在搖扇着。笑着指道。我們就上這個山頭歇歇吧。身旁一個女人笑道。你真會看風水。敢情這個

上集

一

地方好。若喝醉了。滾到山頭下的老龍灣裡。怕淹不死你。那瘦長漢子笑了。望左首一個少年道。老白。我們到底那兒去。你聽。莫芳來不來就性命啦。怕喝醉了酒沒法子喂老繁。說的身旁兩三個人都樂了。那女人笑道。雁生。你不累嗎。來。我給你拿一會。說着來接少年手裡的蒲包。白雁生也笑道。不累。不累。我們就在山頭上坐坐吧。藍主任大概乏了。你替他提提酒吧。朱剪芳笑着睜了他一眼。又道。他那們大個子不累呢。藍天蔚黑嘴唇一撇。麻臉子一掠掠。用眼角一擦莫芳。哼一聲道。你就會可憐他。再不說可憐可憐我。莫芳臉一紅。啞了一口。把臉一拗。雁生哧哧笑了。三個人到山頭上。覓一塊大石。放下酒食。團團坐下。看對面不遠樹根下那一對老少女人在對泣。遂也沒往心裡去。於是歇了一會。藍天蔚把酒起開。雙手抱着瓶子。先吹一陣喇叭。然後一握瓶子。扒了洋服上身。脖子一梗。嘴一抿。眉一抬。眼一動。喊聲。痛快。雁生笑了。早打開蒲包。取出罐頭。和一些醬菜。水菜等。擺在石函上。莫芳從肩上摘下暖燈擰下扣碗。一手拾過那一瓶未開口的酒。也當時用起子打開。笑道。他太不講衛生。叫他自已喝那瓶吧。咱倆用這個杯子喝。藍天蔚早一口氣。抱着瓶子喝了三四口。鼻子一筋。夾了莫芳一眼道。哼。咱不衛生。咱可沒有肺病呢。兩個人喝一個杯。那就是講衛生了。哼。不傳染上你。和他一樣的病腔。莫芳嘎嘎笑了。雁生默然無語。自己從手袋裡掏出一個小玻璃杯。莫芳溜了一眼。拿瓶子便給他滿上。自己也篩上酒。三個人才說說笑笑。吃喝起來。藍天蔚

把着瓶子。一口一咕嚕。手抓着魚肉。只管往嘴裡塞。却不時的嘻嘻哈哈一陣。拿眼撩着莢芳。莢芳擎着煖盪的扣碗。慢慢呷着。却也一眼一眼。只暗中溜着雁生。雁生舉着酒杯。微笑着。望那陵寢的風景。看萬樹蔥蘢。只有松柏青青。於梢頭杈杈。隱約可以見到那些紅氈綠瓦。映日輝煌。接着碧雲在天。蒼蒿滿地。真不愧藝術之宮。如金城錦閣。周圍的峯巒疊起。木掛寒烟。一陣風過。刷啦啦一片葉子飛紅。打人欲醉。再看那南山頭下。渾河之水如帶如環。浩浩蕩蕩來自天邊。遠處的風臥桅樁。鳥啼兩岸。真是天朗氣清。西風颯爽。靄白楓紅。不知秋高幾許。雁生一陣秋感。不覺長吁了幾口沒聲的氣。拿起酒杯。滿呷了幾口。莢芳正並肩坐着。暗中用胳膊肘輕輕一碰他衣袖。雁生一偏臉。微微一笑。又拗正了身形。一皺眉。一口把酒喝乾。莢芳先望望藍天蔚。一把搶下雁生的杯子。頭一低。悄聲道。這酒有後勁。見不得風的。你身體很弱。幹麼這樣喝法。雁生笑着點頭。看藍天蔚早喝的東倒西斜。醉眼惺忪。一大瓶四斤茶酒。已喝去三分之二。剩了一瓶底。歇在石面上。嗚嗚吐吐的。滿嘴只是流着涎沫。拿眼死盯着莢芳。不住在乾吧打嘴。莢芳啐一笑道。死喝。死喝。看一會下山誰架你。藍天蔚味迷迷只是樂。莢芳從煖盪裡倒一杯白水。遠遠地青梅和砂糖泡上。送給他道。喝幾口醒醒酒吧。藍天蔚笑着。幌幌當當的扭起腰。兩手顫顫打打的握過水。將一沾唇。便一咧嘴。嘿道。好酸。好酸。惹得莢芳和雁生都笑了。忽忽對面樹下。背站着的少女嗚咽着道。夫人。不要再悲

憐吧。少爺已經死去。不能復生。少奶奶才三十幾歲。又沒有兒女。走就走了吧。想她作甚。那位老婦人。哭哭啼啼的。一陣抽噎。當時才說了幾句道。唉。孩子。就剩下你我兩個人。老的老。小的小。又沒有多少資財。將來的日子。可怎麼過呀。說時又哭了。那少女欠身。一段給那位老婦人擦淚。一邊吐着悲聲。安慰道。夫人。不必憂慮這一層。婢子今年冬底。就在師範畢業了。明年謀個職業。生活不就安定了嗎。老夫人。住了悲聲。泣道。孩子。我怎麼忍心叫你失學。等我看你大學畢業。出嫁後。我把眼一閉。心也淨了。沒白疼你一場。說說又哭。那少女也蹲下一掩面泣道。夫人。婢子感白家大恩。撫育成人。攻書習禮。絕對奉養你老人家的終身。誓不二志。說着這一對老少婦女。又抱頭哭在一處。這時激動了兩個人的情腸。萸芳望着只管呆呆出神。雁生已不禁的悽然淚下。藍天蔚早時哮喘喘的醉臥在大石之下。撕腳拉胯的。仰在草地上打鼾聲。天色漸漸陰上來了。西風一陣緊似一陣。山上的遊人。也逐漸稀了。只有去的沒有來的。對面樹下的少女婉勸了多時。那位老婦人才不哭了。又多時。天氣越法陰沉起來。山頭上的遊人。多趕下山去。猛然萸芳一推雁生。向對面一嗽嘴。雁生頓覺眼前一亮。看那少女。扶起老太太。轉過了身形。正走個對面。看那老人家。一頭斑白的髮。稀稀的挽起。壓一根黃登登的。雲頭簪。包着青大絨的腦箍。頂門鑲一塊翠玉。慈眉善目。老臉婆婆。兩耳猶在鑿着帶吊的金葉餅子。穿一身肥大的夾袍。古古氣氣的。登一雙白木頭底。雙臉。青雲子樣。

粉底的擦嘴鞋。一走一顛打。那少女經心在意的扶持着。一步邁不了半尺遠。只是望着地下。萸芳嘆的一聲。便把臉一拗。背過身去。雁生早目定口呆。只管在望。看她有十六七歲。素素氣氣的。梳兩個小辮。披在肩頭上。繫着鴨青色花結。穿一件銀灰色毛料的窄小西裝。雪白的襯衣。在領上繫着青結。插一枝嵌珠的金撒針。胸前佩一顆女師校徽。下邊繫一條短裙。白襪青鞋。格外的雅潔。真是環低斂霧。腰細驚風。那一張銀盆似的面龐上。殘淚未消。如梨花帶雨。豐容刻畫。似芍藥含烟。美態妍顏。曠世迥無其匹。雁生驚艷之下。那少女扶着老太太。已走到對面。雁生不禁肅然起敬。忙站起身。那少女驟然間臉上罩一朵紅雲。直猜到耳根以後。揚臉望了雁生幾眼。雁生忙一低頭。退了半步。那少女微微一笑。扶着老太太。從雁生身旁過去。雁生略一偏頭。那少女忙一拗臉。低低道。夫人。慢些走。小心脚下石子絆了。那老太太答應一聲。隱隱約約的。聽她在向少女是說。好個青年。知道敬老。少女又一回頭。雁生忙一轉身。看萸芳正坐在地上。望着冷笑。雁生道。好一個美麗的少女。不愧她自負攻書習禮。畢竟是個孝義的裙釵。可惜……萸芳陡的又一聲冷笑。望着雁生道。可惜甚麼。可惜不知她姓名住址嗎。說着一指鼻子尖。哼的一聲。又道。問我嗎。雁生當時臉一熱。悄悄剝一株老檜樹下。扶着枝枒。只管望着渾河老龍灣的水。在打着漩花。湍湍着山石。淙淙作響。俯瞰一遭。心隨流水而依依。偷眼看那少女。已過去二三十步開外。漸漸扶下山頂。忽然藍天蔚醉裡吹鶴

了一聲。在地上打起滾來。只喊着肚子疼。雁生一驚。莫芳早跑近前。蹲下道。天蔚。天蔚。怎麼的開酒了嗎。這時雁生也跑來。把他扶坐起。問道。藍主任。怎麼的了。涼着了吧。藍天蔚撫着肚子。弓弓着腰。支牙咧嘴的。只是哼哼。莫芳急道。不讓你多喝。你偏要逞強。看天已陰上來。不要再挨雨快走吧。於是和雁生兩個人把他架起。收拾了東西。忽忽忙忙的。把藍天蔚好容易扶下山來。叫了三輛洋車。這天已黑沉。四外陰雲密布。勢將落雨。遊人紛紛覓車。一個野外的山根子下。近於莊村。洋車自來是少的。有也全是從城裡拉來的。等接回座。可是在將要風雨臨頭之下。有的多出錢。不管誰坐來的。早一哄而盡。幸而這三個人來的湊巧。是熟車。講的來回價。所以才都放下心。雁生將一上車。啊呀一聲。趕忙又跳下來。莫芳道。你又幹麼。還不快走。看雨就來了。雁生急道。朱先生。你先和藍主任一塊頭回去吧。不必等我。我新買那頂禮帽。忘在山頭上了。我得回去取。說着一路飛奔。又穿林踏草的。尋道跑上山坡。忽然吼的一聲。暴風突起。老樹號天。刷刷一陣木葉亂飛。蓬茅四起。風越來越大。刮的山搖地動。草木披靡。看那片片臨空。如飛紫燕。古松夾道。似臥蒼龍。當時天昏地暗。那再見到一個人影。雁生彎着腰。仍往山上直跑。怕失落了新買的東西。眼睛一半被風打的睜不開。猛聽一陣哭聲。雁生一驚。一睜眼。看前面一老一少。扶持着一路跌撲。像毛人似的。正是適才那一位老太太和少女。哭哭啼啼的臥在荒草叢中。被風颳的直翻個。哭聲細弱。慘不忍聞。

偏那肆虐的天公。變本加厲。大雨點子。稀拉稀拉的。同時當頭打下。一陣風雨漫大。山川震撼。雁生大驚失色。不覺熱血一湧。看那少女。牢牢攏住那老太太。伏在一株喬松之下。哀啼嗚咽。惶恐萬分。一步也邁不動了。雁生一股義憤填胸。早忘了自己是上山尋物。忙三脚兩腳的。跑到樹下。一扯那少女急道。鬆開。鬆開。又一扶老太太道。快來。我背你下山去。這時那老太太和少女。正在萬分驚懼之下。忙一鬆手。雁生一轉身。把老太太背起。彎着腰。反回右手。攏住她兩條腿。左手也將一合攏。那少女一把握住。兩手緊緊一扯。雁生背一個拉一個。衝着粗風暴雨。跑下山來。幸而風大雨點子稀。身上並沒有濕遍。一看山根下只剩自己的一輛洋車了。那有一個人影。老陵街的汽車站上。站幾個人。也都在東倒西歪的。看那洋車夫。強拽住車棚子。還不住隨風亂幌。雁生到車前背着那老太太。把左手一提。那少女一撲。披頭散髮扶在雁生肩上。雁生急道。快上去。少女泣道。讓夫人坐吧。我不礙事的。雁生又急道。她老這們大年紀。又這們大的風。怕坐不住。你攏着他。快點。快點。說着便一推那少女。少女便一頭鑽上車。雁生才輕輕把那老太太放在她懷裡。那老太太早昏昏沉沉的了。少女含淚一摟。溫臉低低叫一聲。夫人。老太太哼一聲。弱聲弱氣的道。我明白。雁生忙把前簾掛上。這時車上坐了兩個人。加重了壓力。車身稍稍穩當一些了。車夫仍然未敢撒手。雁生道。你把這兩個人去吧。來回的錢。我早上已經拿給你了。若是道遠。回頭你再去找我。多給。車夫道。

哈。這大的風雨。拉一個人都拉不動。再拉倆。嘆他娘。那不是玩命嗎。阿不拉。雁生愀然道。不要緊的。你只管拉。我幫你個忙。在後面推。可以吧。車夫思量量。又道。哈。送到那兒呀。遠拉阿還是不去。雁生一抹臉。這時大風漸漸的息了。雨像飄灑似的。一陣嘩嘩。如天漏地陷般的灑下。忽見那少女。一掀簾縫。便一皺眉。雁生道。姑娘。你家住在那裡。少女放下車簾。在裡面聲已梗咽。雁生問了好幾句。她才嗚咽的道。小南關下頭來賓胡同。雁生喜道。那好極了。你正是小南關的車。走吧。車夫尙自俄延着。只矚兩個人拉不動。而且怕警察老爺們看見。還得挨打受罰的不上算。雁生無奈。又掏出三塊錢。車夫倒也曉事。包拉他一個人的來回就五塊錢。回頭雖然多拉一個人。料幾十斤的分量。還不算回事。而且他又許可幫推。自然能減輕重量。白換三塊錢。就是壓塌了車廂。也够修理費了。因把錢揣起。握住車把。一抹頰角道。哈。拉就拉吧。你要幫阿個忙。小心道濘。車弄翻了軋人。阿可不管。雁生點頭。於是在這酸風苦雨之下。雁生推着洋車。從東陵道上。掖起水鷄子似的大褂。在土馬路上。一陣飛奔。所幸道上。鋪一層細沙。還不十分泥濘。就是那車夫太討厭了。雁生略一撒手。站下喘口氣。洋車當時就慢下來。車夫回頭回腦的。還直喊。哈。賣點力氣呀。您坐慣了車。嚐嚐這拉車的推的滋味。省那一樣舒服。阿叟他老奶奶。天老爺也和阿作了對。大不了晚上多糟塌幾個餛飩。雁生忍氣吞聲的。一直推進了大東邊門。到油漆馬路上。才得了手脚。天上還在落

着雨。風也在一陣一陣的吹。幸而街上人少。沒撞見熟人。只兩手高高推着車後的銅搭手。把一顆頭。簡直要縮到腔口裡去。兩肩擋住臉面。那一頭分髮。早一縷一縷的披下。也無心去理。仍然在竭力的推攆着。被汗雨淋的眼角一酸。才一抬頭。猛然臉一熱。心一跳。看車後棚子上的玻璃窗。那少女正拗臉在望。同時兩個人都一低頭。雁生看已到了城裡。雨也沒住。可是漸漸小了。於是又一口氣。推到小南關大街上。實在筋疲力盡了。累的吁吁直喘。這時風雨業已停止。露出天色。快到午後四點半鐘了。街上早走得了行人。於是站下身。車夫也一緩步。回頭道。哈。不遠啦。到地方阿再拉你送回家去。不要錢啦。雁生道。不必了。告訴你。錢可都給了。下車不許再要。她們是我的親戚。你如果再勒索。我知道。一定尋你去。車夫道。哈。阿知道。白先生您放心吧。雁生將一回身。洋車又站下了。看那少女扒着車簾。嬌聲嬌氣的。叫幾聲。先生。先生。您不要走呀。雁生只望了一眼。放下濕大褂。兩手摸着前後襟。掉頭不顧。一陣疾行。轉入東明胡同裡。才慢慢向自己家裡走來。一路思量。覺得自己作了一件好事。心裡十分的樂。雖然身上不大很舒服。可是精神上感到良好的裁判。倒覺得不得怎樣吃苦。於是興興頭頭的。轉幾個彎。到大南關其鳴里烏家門口。按了幾下電鈴。當時李媽出來。開了門。呀的一聲道。袁少爺。怎麼淋的這樣。雁生一笑。進了院。當時又嚇的一縮。看舅舅站在階上。扳着老臉。啣一枝呂宋烟。穿一件肥大的短褲褂。赤脚拖拉着鞋。左手夾在右邊腋下。

右手兩指夾着烟。一扣灰。面色一沉道。你又到那裡去胡扯。淋得這樣。放一天假。不說在家練練算盤。寫寫字。亂跑一陣。雁生忙行個禮。剛啊的一聲。早跑出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學生。和一個七八歲的男孩子。蹦蹦跕跕的。跑上前便扯住雁生的手。一陣哈哈。拽到上房裡去。烏太太。勸的一聲道。你這小子。怎麼澆得這樣。快換換。潮陰陰的。不要淋得鬧緣故。又費事了。說着又向那女學生道。阿麗。給你表哥找衣服去。阿麗哧哧一樂。扯住雁生到東屋裡來。悄聲道。你去東陵去了吧。偷着走一走。也不給人個知會。恨不恨叫大雨把你泊死。說着一撮小嘴。腮幫子鼓鼓的。便夾了一眼。雁生笑嘻嘻的一撫她柔髮。也低聲道。我忘了會你。下次一定和你一塊出去玩。好妹妹。給我找衣服吧。身上直難受呢。阿麗瞪了一眼。才打開皮箱。給他找出乾淨衣服和鞋襪。雁生換完。李媽又送來了晚飯。這一夜雁生大寒大熱。哼哼到天亮。周身像落架似的。骨頭節沒一處不在酸疼。於是不能起炕。他舅母烏太太慌了。老早便打發李媽請醫生。他舅舅烏雲起。罵罵咧咧的。爲一頂禮帽。把雁生損了好幾次。雁生只得實告。昨天的經過。烏雲起才氣憤憤的上櫃去了。可巧這天阿麗是個例假。所以也沒上學。飯後請來醫生。她送湯送水的在東屋服侍着雁生。小弟弟柱兒也出來進去的。烏太太只是摸索着問長問短。加意的看護。雁生躺在牀上哼哼着。叫阿麗給公司打個電話。請三天假。阿麗去了。不多時回來。雁生才安然睡去。午間被阿麗叫醒。雁生睜眼一看。原來是遠房的表兄烏林甫來了。遂扎掙

坐起。烏林甫笑道。你躺着吧。不要起動。早上我接阿麗的電話。才知你鬧小病。在科裡暫給你請三天假。你好好養着吧。雁生點頭致謝。烏林甫又道。我託你那件事不要忘了。科裡現在正用人。你起牀得暇。就便到宋科長公館去一次。他很器重你的。或者准許成。說着從洋服袋裡掏出一個信封。欠身躬給雁生。雁生一皺眉。抽出一張履歷書。上面黏一張半身二寸的女人照片。下寫着黃菊隱。十九歲。彭澤縣人。現住瀋陽大東關籬笆胡同。畢業於大成工業高級學校。雁生看完歎口氣道。表哥你是知道。我到在秋華紡織工廠。已近二年。仍然是個書記的職分。再分有人給說句好話。不升科員。也升助理員了。我又不曾活動。一個月乾掙這三十五塊錢的死薪水。那有餘資去走動人情。去年存你的就是個樣子。我甚至給宋科長叩頭。幸而有師生之誼。也多虧你自己聯絡的手腕圓滑。才得成就。不上一年。便升了助理員。薪水也增加了。我呢。死巴巴的。三年就長了五塊錢。再分有人力。能這樣損着嗎。我知道。這次經理科用這個女職員。最低限是辦事員待遇。早有好多人。頭上削個尖在續營着。咱們那能荐上。並兼聽說科長小姐也打算要去。別人不是更沒望了嗎。再就。我是個書記。職員待遇。只能推荐比我小的職位。最大限荐一個書記到頭了。那辦事員。助理員。科員。不是作夢。宋科長。是我舊老師。也不能強人所難呀。推荐書上。就沒有以小存大的可能。經理和廠長勢必駁回。不是自討無趣嗎。按情理說。你和黃菊隱的哥哥是朋友。我也見過兩三次。雖沒有見過他妹妹的面。

因親結親。因友結友。我是應當幫她這個忙。不過愛莫能助。也是一個憾事。在這個時代。生活困難之下。誰不願意多成全一個人呢。實在沒辦法。表哥你得原諒我。雁生說着。又長出了幾口氣。烏林甫沉吟多時又道。用這個打字員在會計股服務。會計股股長藍天蔚。不和你很要契嗎。託託他。或者有望。並兼總務科那個朱莖芳。也是他薦的。來便是科員。不到一年。便長了二十塊錢。現在月薪八十五塊。她和你。不也很要好嗎。我想你若真成全一個人。在宋科長。藍主任。朱科員三人身上。是能弄成。雁生又一皺眉道。唉。你知道甚麼。藍天蔚和朱莖芳。明面和我不錯。暗地恨不一刀把我殺了。託他們那簡直是自投陷阱。而蹈殺身之禍了。烏林甫猶在曉曉不休的。看快到一點。才匆匆忙忙上班去了。雁生仰在牀上。捧着履歷只是皺眉。唉聲歎氣的。看那黃菊隱的小影。似乎這個人。在那裡見過。一時想不起來。看她短髮蓬蓬。面貌倒也清秀。就是眉梢眼角。隱然有股豪氣凌人。却也十分嬌健。看不出是個懦弱女兒。看完嘆了口氣。遂壓在枕下。忽見阿麗送進一封信。笑嘻嘻的道。表哥。門外有個老媽子。說是她家小姐叫給送來的。這不是情書呀。你快許點願。我給你。若不然晚上給爸爸看。還是擇你出去。說着笑迷迷的溜了雁生一眼。便把信塞在制服袋裡。雁生霍的跳起。臉紅赤赤的抱住阿麗在身上便翻。阿麗一變臉。又一掙。氣道。你搶。我告訴媽去。雁生急忙扯住她手央道。好妹妹別嚷。等我好了上街回來。給你買一大匣顏精。買一冊水彩樣本。妹妹你給我吧。阿麗

背手欵在牀頭上。鼻子一筋。推了雁生一把道。不行。雁生又許好了幾樣。阿麗才一笑憨憨的偎近雁生道。表哥。甚麼我也不要你買。大光明影院。新片子。路露明主演的。彈性女兒。就剩明天一天了。你領我去看看好嗎。雁生極口答應。行。行。阿麗才一笑取出信。又道。這多半又是那撩臊的小寡婦來的。你可小心了。爸爸知道。又罵你個紫茄子色。雁生也一笑。接過信。便冷不防把阿麗一推。插上門便一竄。阿麗在門外推了幾把。聽她低低罵道。該死的瘟大頭災。長羊毛疔。這回你可高興了。呸。嫖個寡婦。那算那道皮的美。雁生也不作聲。聽她罵了一氣。又啞了兩口。才恨恨的去了。雁生一笑。上牀躺下。看一個潔白的洋紙信封。並沒寫住址。只立寫。白雁生先生收。字態端媚。間架適當。却是水筆寫的柳體字。有姆指大小。十分挺秀。雖似女子手筆。却骨格蒼勁。非有幾手工夫。決寫不出來的。於是很納悶。自言自語的道。這又是朱爽芳來的信。真沒法子。一天好多個見面。不得談話。她總是給家來信。這不又甚麼事。真叫人搔頭。唉。你自有你的夢霞在。我怎麼能把你看成梨影。不是空惹煩惱嗎。說着嘩的一聲。把信扯開。便一怔。看那有信紙。原來是一個平扁而又綿軟的紙包。打開一抖。不禁又一怔。看原來是一幅八寸見方。天藍色的羅帕。上面繡着山水。好似經秋の木石。在浴洗着風絲雨片。天空一雙白鴻的影迹。如列如行。比翼而飛。十分生動。上面繡四個大字。風雨重陽。左邊角上。有兩個英文字頭。愛去。歪。雁生翻覆展玩。愛不釋手。歎道。莫芳。莫

芳。你不幸二十而寡。別鵲離鸞。只是堪悲。但你用情失當。既愛藍天蔚在前。又來和我糾纏。使藍天藍日夜刻忌。思有中傷。無我名哲身保不與人敵。加上宋科長的愛護。以及藍天蔚畏我的文名。才明相結納。如朋如友。在不外是怕我戀你。他感失意之悲。可是我二十年董貞。焉能破壞在你身上。而且我不愛你。早知你是瀋水名花。交際場中。不知玩弄了多少男性。我這些年。無一對象。性質孤僻。那敢和你往還。唉。辜負你了。雁生尋思多時。自己又傷感一回身世。父母早喪。又無兄弟姊妹。另一支人。不知流落何所。家業凋零。孑然一身。寄養外祖家中。勉強在高級中學畢業。大學本科。只上了兩個學期的課。舅舅便不攻了。多虧舅舅恩待。舅舅家裡。賣文爲活。二年前。才謀到這個小事棲身。又惹這場煩惱。舅舅和舅母。早有個耳聞。屢次教訓我不和她來往。偏是她。總是不即不離的。若有情。真把人愁死。還不如說一句痛快話。兩下一絕裂倒乾脆。這樣藕斷絲連的一年多。真把人累苦了。近之不馴。遠之則怨。唉。不見得她是真情待我。她是團長的夫人。而所戀又豈是我個人呢。再說她眼光放大。不如她亡夫的資格和財勢。她那能甘心屈就我。想她和藍天蔚。也未嘗不是手腕。一方面近水樓台。聊以慰情。一方面盛似介紹的好處。不得不敷衍。可是藍天蔚。也是賊裡不歸的手。老奸巨滑。表面忠誠。而內心實是陰險到極點。他們倆糾纏起來。將來到甚麼結果。尙不可臆料。我苦跟他們夾個餡這。急早引退。還可以自保身名。可是有甚麼法子拒絕黃芳不和我接近呢。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正是白雁生。遂不覺心裡一痛一悔。當時頹唐了神氣。一陣頭昏目眩。坐立不安。藍天蔚只問。怎麼了。怎麼了。莫芳心一酸。不覺落下淚。一撐頂門道。我頭疼。要回去了。藍天蔚慌了。忙站起身。給她披好風衣。這時早又上映了。摸索着。把莫芳扶下樓。到門外。莫芳留心細看。早不見雁生的踪影。於是一陣懊惱。痛淚紛紛。藍天蔚慌了手脚。忙喊一輛馬車道。我把妳送回去吧。莫芳泣道。得啦。藍老爺你憐了我吧。我家婦失業的。家裡還有一個老爹。同出同入。是有點那個呢。說着自己跳上一輛洋車。一直向西跑去。到大西關大街上。才告訴車夫。拉到松柏胡同去。不多時到娘家門前。下來付了車錢。敲幾下門。不多時王媽來開了角門。笑道。嚙。大小姐。這快就回來了。莫芳晒的一聲。到院裏便聽一陣喘嗽之聲。忙跑了幾步。到上房的東屋裡來。看老父側身臥在枕上。喘作一團。奶媽子老張。抱着自己將滿週歲的愛兒小玉。一手拿着痰盒。站在牀頭給老人家接痰。妹妹佩秋。一腿跪在牀邊上。站在地下。探身給捶背。莫芳心又一酸。忙一拉手皮囊活環。把在影院藍天蔚給買的兩個蜜柑橋。拿出來。剝了皮。扒下一瓣。摘淨了筋毛。送到她父親面前道。爸爸吃一口壓壓咳嗽。朱家訓點點頭。佩秋扶着躺下。吃了幾片橋肉。又給搾了一些汁水。老人家才安然的睡去。小玉在奶媽子懷裡。張開小手。媽媽的。莫芳接過來便吻了兩口。小玉嘍嘍嘎嘎的。摟住脖子就貼臉送嘴的。只是啊啊的。佩秋笑道。這孩子真怪。每回看姐姐回來。總是要溜一陣鬚。長大不是個甚麼物呢。說

的莫芳和張媽都笑了。於是姊妹來到小屋。不多時。王媽送來晚飯。吃完便黑了。奶媽子抱去小玉。到外屋倒扎裡去哄睡覺。佩秋一個人坐在南窗下。一架帶半圓金色罩的小坐電燈。放在寫字台的一角。在看講義。莫芳歛在東面牀上。拿一本小說。只看不下去。因欠身笑道。佩秋你們校裡。剩這一個月考。下月就舉行畢業考了吧。可是這個月你列第幾呀。佩秋臉一紅道。真氣不過那丫環使女。只操行比我多了兩分點四。我若不爲小寶寶鬧病。歇了幾天工。她也配。第一也得讓咱坐坐。莫芳笑道。鰲頭又是那假姓的白鴻影嘍。畢業考怕也撇不得吧。佩秋嘴一撇道。不見得。以前若不是她的主人白雁行當主任老師。偏向她。她也配月月拔頭子。現在換了主任。她就得讓位了。莫芳一笑。起身到北窗下的八仙上。把吊燈扯過來。又上南寫字台上移過鋼筆。藍水。和信紙。望下低頭便寫。佩秋留心看她。皺皺着眉頭連扯了三四張紙。搓一搓。送嘴裡嚼了。扔在痰盂裡。又按下頭重寫。看她寫了幾個字。便啣着筆桿。揚臉想想。一皺眉又寫。這回落扯。約摸寫有半頁多了。她只是愁眉不展的。還不時歎着無聲的氣。佩秋頗爲納悶。便起身到北面來。先吐口痰。一扮眼。看上款是。雁生兩個字。將往桌面上一伏。莫芳早又一把紙扯下。三下兩下撕個粉碎。送嘴裡亂嚼一氣。吐在痰盂裡。把鋼筆一摔。兩手一抱頭。把眼一閉。臉漲耳紅的。往椅靠上一仰。乾咬着下唇。一聲不响。佩秋笑道。姐姐。雁生是誰呀。幹麼寫信怕我看呢。有不公開的事嗎。莫芳兩手一撒。扳着臉道。丫頭家。甚麼

信不信的。我想寫首詩。沒寫成。睡吧。明天早點上學。說着收拾過文具。去拉一燈。佩秋在背後。一撇嘴。一搔臉。莫芳一回頭。嘎嘎都笑了。才一同睡去。

第二一回 志在水雲邊情傳白羽 身頽風雪裡夢繞黃花

白雁生從一度在影院裡。聽到朱萸芳對藍天蔚有卑視自己的口吻。所以病後上班。處處謹慎。不很常和萸芳接近了。偶然有甚麼必要的公事。非和他接洽不可的時候。也多半求葛林甫代辦。見頭躲頭。見尾躲尾。每天除了自己份內的職務外。就連休息時間。同人組織的乒乓球賽。也不去了。甚而去次便所。洗一回手。都來去匆匆。只要一見到萸芳的影。馬上便引身趨避。在上班的時間。一步不離。總是低頭辦公。不像從前那樣活動。沒事簡直就不動身一步。萸芳有時過來送公事。他也裝沒看見。因為同事的多。所以萸芳也無暇得和雁生談一句話。這是秋華股份有限公司。附設的紡織工廠。在瀋陽大北關的一角。辦公室理分三科十二股。雁生在經理科庶務股管人事。兩間一個小司務室。只四個人。股長是位道學先生。有六十多歲了。是前清老拔貢。梁世書。和經理兼廠長是親戚。所以很估勢力。對待屬下職員倒很好。就是有一樣。到時候人情不到。他就不給你提升和加俸。一分錢一分貨。一年三節兩壽。你若是打點到。分饋遺的多少。他就酌量着。管保叫你務回送禮的本。還得揚聲。隨時的給你上一個報告。談你成績好壞。認真作事啦。麼的。就長個塊面而八毛的。可有一樣好處。你就是不給他送禮。他也不找小腳。一天和和氣氣的。長錢。進級。那他的慈心。早掛在腳後跟

上了。進門就忘。雁生來了一年多。就犯這個毛病了。他本是新出學門的學生。在學期間。就早視社會一切的舞弊現象。養成傲睨的心理。他那知道社會又是另一個階段。和學校迥然不同。邁入社會。若不順乎社會的趨勢。那自好家裡蹲去。而他又從事新聞界。投稿子多年。稍稍有一點聲譽。時常和報界人來往。新聞界的人。比學生更厲害。無時無地不以社會為對象。輿論自由。多不外是指導社會改善社會。痛詆社會。所以他又習慣一種孤僻的性格。人之所不欲而已欲。人之所行而已不行。方落得二三年給他長了五塊錢。仍然是一個管匠。當書記抓子。就連自己一手造成。荐來的書記。烏林甫。進門才二十五塊錢一個月。不知他有甚麼神通。一年進了三級。每回長五塊錢。最近八月節後。又躡了一躡。竟出人頭地。越眾長了十塊錢不談。還給他升了助理員之職。當時平地一聲雷。算工廠裡職員了。也換銀質徽章。月薪五十六塊。洋服革履的神氣十足。那像求雁生剛介紹來的時候。那個損勁。穿件二藍大布衫子。鞋拖拉襍拖拉的。甚至剪回頭燙回深。都得雁生拿錢。抽盒烟捲也得在雁生摺子上取。一天在雁生手下。像個舍似的。那有人理。誰不把他看成是一臭要飯的。雁生。提之携之。幾天工夫。到現在竟翻過來。雁生在他手下了。倒也不忘情。因為他是烏雲起的遠族姪子。和雁生列在表兄弟行。又大了一歲。所以處得倒很周密。此外這一般裡。還有一個料員。叫杜若蕪。是南方人。倒也和氣。南屏便是經理科的會計股。股長就是藍天蔚。這個傢伙可混賬極啦。單就對待雁生

一層。若拿平常的眼光去看。一個作主任的。能卑躬折節。曲意逢迎去交歡一個小書記。那他得有怎樣的胸襟和眼力。才肯垂青呢。而雁生去得怎樣學識和恭維。才配得上扒結他。其實不是這樣。因為愛上了朱莫芳。拿金錢和勢力。都能壓迫她喘不出氣。只是臉子太壞了。而又覺查出莫芳具在鍾情雁生。幾次幾番在科長面前指摘雁生的短處。說他不熱心服務啦。能力不佳啦。品行不端啦。甚麼的。總想中傷。偏是科長宋子儒。是雁生舊老師。只哼哈的。當藍天蔚面只說等申斥他。暗中告訴雁生謹慎公事。交歡藍主任。於是雁生加了一個警惕。知道是爲朱莫芳之故。怕被人視爲情敵。一方面不敢常和她接近。處處避諱着嫌疑。一方面見到藍天蔚。總是維恭維敬的不失尊卑之禮。藍天蔚看撼不動他。又知他是一個文壇的聖手。名人認識的很多。而且看不到他是在追逐着莫芳。所以曲意交歡。套作朋友。希望雁生看一面。明瞭自己是愛莫芳。不至於割靴腰子。這也是用意良善之處。而朱莫芳呢。是交際能手。最會利用人。玩弄一個男子那不是常事。出自各門。嫁入官家。不幸二十而寡。也曾在大學和雁生同了一年學。所以有個印象。到秋華公司裡來。和雁生本沒發生甚麼關係。人的情感。有主動和被動而逼入結合的。爲她是藍天蔚荐來的。處處要需要他的保障。所以時常的接頭談話。藍天蔚本是色中餓鬼。勢利小人。便以推荐爲功。時時伸以魔手。莫芳在生活壓迫之下。又失所夫。成無主之花。只好將計就計。拿他作了茶桿。利用他擔當一切的防衛任務。換句話說。也就是拿他當如奴才

便。可是說極啦。對藍天蔚獻媚的無微不至。就是捨面不捨身。乾玩滑頭。臨急而機變。所以把藍天蔚弄的五迷三倒。甘作前驅的走狗。同事沒一個人不知道的。又因公司裡就莫芳這們一塊寶貝。沒第二個女職員。一幫小生荒子。追逐莫芳也不在少數。本來缺者爲貴。在這種場合下。相信莫芳沒說生的美麗。打扮的時髦。就是豬八戒他二姨。也都要作貂蟬般看待呀。而况莫芳浪漫慣了。一顰一笑都能顛倒人欲醉。從到秋華公司裡來。她在總務當科員。管文件的收發及簿記。上上下下。沒一個人她不擦示到。就連科長有時還拿地開開心。取個樂。倒人緣很好。雁生素來瞧不起她。朝天見面。不得不點頭說話而已。可是莫芳同學時候。就知道雁生個性。情高骨硬。富有實學。未嘗戀過一個女性。所以非常仰重他。到一塊來同事。看他仍是落落寡和。不像一般同事那樣下色。更越法敬愛他。每天雖是和男同事們嬉笑無忌。但一見到雁生。當時莊重起來。大凡接一物。交一談。必恭必敬。言行不苟。因而雁生心折。她又是科員。比自己身份高。也就漸漸把卑視她的心理。無形中消滅了。人都是這樣。不管她對誰都是不好。只要對我好。便能換出我愛好的心。不去討厭她。兩個人半年之後。才有些同人的感情了。這種經過。早被藍天蔚瞧在眼裡。便疑惑二人發生了真的情感。日加防嫌。一方面對雁生暗裡攻擊。一方面對莫芳冷笑熱潮。有的沒的。故意給她揭窮愛的迷幕。女人就怕這個。本來兩個人沒有交過一次私語。就沒有愛的萌芽。經藍天蔚這樣一逼。本以爲想給他們揭穿。可以各加

防嫌。打斷情的遊絲。那想竟爲這一逼。弄假成真。二人真個的有了印象了。起了精神的變化。明面莫芳和雁生故意防嫌。暗中眉目之間。色授神與。早結下愛的胚胎。只在心裡用事。雁生是初開情竇。處處顯羞慚。而不在確實的愛她。不過被莫芳挑撥的心緒繚亂。一天好似有大烟癮似的。到時候。不看她幾眼。總覺心裡有塊事。非得見到莫芳。她眼珠那們一轉。嘴那們一抿。微微一笑。心裡才落底了。情是神秘的。是女人就能麻醉得男子。雁生時常自己警戒。不受她的誘惑。可是經不起莫芳一聲一色。又得破戒而再。所幸莫芳並沒有進攻一步。也就是這樣而已。一年多。情感上雖沒有增加。可也沒有減少。奇怪的是。二人見面都要臉紅赤赤的。低一低頭。竟一句話也不接談了。甚麼事是該然。有一次雁生鬧病剛好。才上班。從廁所門外經過。因爲身軀尙未復元。一身軟軟的。扶着牆走。這是個窄夾道。通庶務股的便門。莫芳正從廁所出來。聽外面一路皮鞋响。很怕某一個男同事撞進來要笑。一着急想搶出去。拽着裙子猛的一推房門。哎呀一聲。可巧把雁生撞倒在地。昏迷過去。嚇的莫芳亡魂喪胆。抱住他哭叫起來。警動了各科同事都來營救。看雁生鼻口穿血。忙送到醫務室去。打一救急針。才明白過來。莫芳站在病榻旁邊。撫摸着雁生的傷處。只是緘泣。雁生才知是被她撞了。當時心裡起了一種異常的感覺。她若是故意的。那便是情欲的衝動。或者是想給愛人一個病後初見的安慰。忙不迭的想迎頭一晤。或者也許。想借這個機會故意撞一下。不憚便可以設置進行的階梯。

禍也好下台。翻過來。她若真是無心之過呢。那就是孽緣了。暗裡鬼神先給這門一個小的不祥預兆。雁生想到此。當時跳起。氣生兩脇。抓住莫芳的手。叭叭便打了三四個嘴巴。被衆人拉開。莫芳伏在雁生身上動也沒動。嗚嗚直哭。死挨了幾下。那時藍天蔚也正在場。心中大喜。以爲二人決裂若此。則感情不能收拾了。所以把雁生扶躺下。把莫芳擡走。又婉勸了多時。雁生才回家。又調養了幾日方上班。萬想不到莫芳悲抑難申。又不敢去看視雁生。也病了多日。給雁生來封信。如果恨她。她便要退職。雁生大驚。掏誠給回了一封信。第二天莫芳便上班了。這便是二人傳書遞柬的開始。而咫尺蓬山。徒呼負負而已。藍天蔚就以爲二人是決裂了。又買作一個好人。暗中給雁生和莫芳圓面子。取和。運用他攪絡人的手腕。於是邀請二人吃大菜。看跳舞。北陵駒馬。東山望九。不一而足。在他的理想是這樣。化幾個臭錢。既可以感動白雁生能了解。了解姓藍的爲甚麼拿主任的身份去交歡小書記。我這樣對待人。人還與我爲敵嗎。而也顯得大方。對莫芳呢。叫她看看姓藍的熱心不。她得罪了同事。給她拿錢陪情。是多們義氣。愛她是多們真摯。同時又施行一種手腕。在晏會和遊治之中。想盡方法。一方面叫雁生看出姓藍的和朱莫芳。有密切的關係。使他相信自己不敵。所以和莫芳表示熱戀的態度。使雁生灰心。一方面和雁生表示也很密切。故意叫莫芳看眼裡。使他懷畏。男子到一塊是無話不說的。而且又至好。莫芳當然得在雁生身上加小心了。這一切一切的機謀。都是藍天蔚的權術。雁

生入世很淺。而又素所交往的都是一些正人。那經得起藍天蔚這種懷柔的手段。可是莫芳呢。雖也僅僅二十二歲。別看是個女人。在交際場中。閱歷的人多了。男性的一舉一動。都在她玩弄的掌股之上。所以經驗上是比雁生高一籌。早知藍天蔚的作做了。因爲和雁生從一度衝撞之後。往還好幾封信。都解釋了誤會。料雁生不能被他離開。遂也只好裝個胡塗。馬虎下去。反正處處得用藍天蔚。哎你說東就東。說西就西。要真個的沒有。玩嘴貫米湯。那是一來一來的。對於雁生仍是不即不離。覺得在這種孤獨無偶悲傷的環境下。有雁生這樣一個精神的伴侶。也可以擯絕雜感。而安慰平生了。倒並未涉想到非分上去。從一度在影院裡爲敷衍藍天蔚。說了幾句瞧不起雁生的話。可被他聽去。於是才後了悔。日夜提心吊胆。怕雁生從此絕情。果然在上班後。改了常態。不像以前那樣誠意了。因而日夜惶惶。寢食俱廢。寫了幾次信。總怕碰釘子。也沒敢傳遞。看雁生日日冷落。視若陌人。乃憂思成疾。掛了多日的病假。也沒上班。雁生置若罔聞。每天好像眼前去了一個障礙似的。一天在班上彷彿解了束縛。得了自由。不像以前那樣受拘了。可是一天比一天冷起來。已經到了初冬的時期。司務室裡生上了煖氣。有事沒事的。烏林甫只是嘖咕着蓄菊隱的事。眼看快到陽歷年。再不下手就晚了。雁生被他嘖咕的心忙意亂。只得勉強答應。烏林甫不禁喜形於色。在十月十五這天是下元節。又是個星期六。半天休假。偏趕上外面在落着小雪。烏林甫臨下班時候。再四的叮嚀。叫雁生下午在家等

着。雁生說有事。要到東塔訪個同學。非得三四點鐘不能回去。烏林甫着急道。若不你把我的車子騎去。我在家裡等你。咱倆玩玩去。雁生只得答應。約好兩點鐘在家裡見。二人計畫好。十二點半。雁生騎上烏林甫的腳踏車。離了秋華公司。順着新開河的南沿。一路衝着寒風小雪。從兵工廠後。遙到八里堡。來找他老同學的張好古。可巧沒在家。雁生坐了一會。暖融融。抽一菸。喝兩杯茶。看表快到一點三十分。拜辭了張太太。借一部人名大詞典包好。細在衣架上。把圍巾圍好。一披長袍。又騎上車。從長安街大馬路上。一直向大東關跑來。看天容慘淡。風雪紛紛。那馬路上一摺一摺。雪鱗子疊起。直滾到塔陰角下去。天氣乍冷。雪又越下越大。道上行人很是稀少。地上凍一層薄冰。溜滑。回來偏又是個頂風。兩手凍的像貓咬似的那樣疼。一頂舊皮帽子。也不遮風。腮頰和下顎。以及兩耳。也好似針刺的那樣難受。幸而穿得飽暖。身上倒沒打透。只是兩腿登的發酸。身上在冒着大汗。累的腰腿生疼。車子也找驚拗。不是吊襪子便是跑札。費勁極啦。將到大什字街口。看從路北稻香村裡走出一個女人。一手提一個帶玻璃紙的鮮貨籃。和一小拜匣。那手一扶髦衣的皮領。直穿橫道。向路南跑過來。雁生正慌不擇路。哆嗦着兩手。眼看那女子跑到車前。心一忙。身把一拗。輪下一滑。可巧一陣老北風。叭的一聲。接着咬的啣。人仰車翻。滿地滾着牙梨橘子和蘋菓。一把香蕉也分了好幾處。兩個紙菓匣子摔開了。那美容糕。曹子糕。冰蓼花。大八件。小八件被風吹的一溜滾。兩個破

紙匣子。和一個帶綠色玻璃紙。繫着粉緞繡的柳條籃子。摔的粉碎。早馳出三四丈遠。雁生連人帶車。直壓在那女人身上。看熱鬧的人。吼的一聲。也不顧風雪。忘了冷。圍裹上來。雁生惶愧萬分。忙一登車子。把那女人扶站起來。給拍着身上的泥雪。看把她嶄新一件文青色絲絨的氅衣。右半身髒了一大片。袖肘上也擦破了。下半截露出紫花綠絨袍的底襟。也被車登腿給扯半尺多長一條三尖口子。右腿的米色毛襪和深藍色的鹿皮高跟鞋。也都跌破。雁生像個小使似的。把她周身拂淨。才挺起腰。深深行個禮。一摘皮帽子。頭上像蒸籠似的。冒着熱氣。汗珠子向下直滾。很懇切的道。我一時沒加小心。撞傷了您。請您不必生氣。看看那裡傷了沒有。我們到就近醫院去治。衣服損壞了。到絲房我給照樣做新的。至於糕點和鮮貨。我完全給另買。說着又深深行個禮。可怪那女子。只管怔怔的。在胸前揉着手背。一頂三角巾。也歪了。露出頭臉。只是望着雁生。似驚似詫的。一語不發。雁生又行個禮。一揚臉。也不禁一驚。覺這一個女人。很熟。一時想不起來。在那裡見過。兩個人一打對光。彼此又都一低頭。那女子才道。沒關係。誰也不是故意的。看看你車壞了沒有。你沒傷那兒呀。兩便吧。說着分開衆人。向南胡同去了。圍着的人。哄的一聲而散。地下摔落的東西。早被人揀淨。雁生呆呵呵的。眼望那女子走沒影。才扶起車看看。圈也漂啦。條也斷啦。叉子也彎了。把也歪了。遂無精打彩的。推進就近一家車廠子裡。足修理兩個多鐘頭。看已快到四點。才騎上車。這回不敢快跑了。一

進東城門。看車馬擠的很多。遂下了車推着走。猛聽一聲。表哥。看一羣女學生順城走來。阿麗提着書包。一揪小大驚領子。跑進前又道。表哥。你那裡去來。今天星期六。你不是半天假嗎。雁生道。我上東塔訪一個同學借一部書。你怎麼也這時候才下學。阿麗笑着扯。拉着雁生一隻手。伊又順城向南走來。雁生笑道。圖近便背道。我騎車不好走呢。阿麗笑道。今天我們學校裡。初中班和高中班師範班。三個畢業大考完了。所以都來看榜。你看看我坐了紅椅子。打狼呢。說着哧哧只是笑。雁生也含笑推着車。向校門口走着。看阿麗這樣高興。一定比往常考的近了。所以也很高興。來給她湊趣看榜。這時三一羣。兩一伙。粉白黛綠。倩影翩跹。那大女學生。接蹤從一個學校裡出來。阿麗把雁生拉到校門外。對面城牆根下的一溜牌示架子旁。看粘了三張榜文。下面圍了好多個學生在仰頭而望。有的喜形於色。有的愁鎖雙眉。在風雪之下張望着。雁生把車架好。被阿麗扯着看初中九級畢業榜上。高高的寫着第一名。點着朱筆下三個大字是。烏阿麗。遂不覺一笑。拍了阿麗頭頂一下。悄聲道。恭喜小妹妹。明年入高中有望了。阿麗一拗小嘴一抿。笑嘻嘻的面有得色。於是又看高中第一是宋燕玉。不禁一樂道。胖姑娘這回也拔尖了。忽見有好些個女學生。都回頭冷望了雁生幾眼。雁生才知失口。阿麗道。她不是你師妹嗎。在校裡有名油葫蘆呢。說的雁生和一些同學們都笑。又來看師範的佛兒斯蒂。阿麗指點着。忽見一個女生指着道。來了。來了。你們看。第一第二都來了。說着雁

生也隨衆一拗臉。看校門衆人擁出一個妙齡女郎。蓬臉桃腮。苗苗條條的。蓬鬆着長髮。穿一個小大氅。挾着書包。笑吟吟的走來。雁生一驚。看面龐竟和朱萸芳二影不差。只是身亭高一整。面貌嫩一些。像極啦。就有人擁着笑道。佩秋。你倒底莫爭過那大丫頭。被她搶了頭子去。真叫人憤。那女郎向北一拗臉。便啐了一口。衆人又悄聲道。她也來了。誰也別理她臭丫環。就是考個第一。到那裡。也得低人一頭。說着哄而散。雁生心裡一動。看從北跑來一輛洋車。下來一個女子。抖抖身上浮雪。摘下絨繩帽子拍拍。又掠一掠髮。把氅衣的領一按。低頭欸欸到牌示前來看榜。這時牌架子早躲個乾淨。一班同學們都僵在北面去。斜睨着她。一個上前的也沒有。榜下只有阿麗和雁生二人。雁生猛又一驚。看來者正是重九在東山邂逅的少女。遂不禁呆了一呆。那少女也突然一驚。望了雁生幾眼。臉微微一暈。似乎點一點頭。又微微笑了笑。便掏出一個天藍色羅帕把嘴撫上去看榜。雁生情不由己的也點點頭笑了笑。阿麗看門道了。一撞雁生低聲道。你認識她嗎。她就是全校學品最優秀。性情最孤僻。榜上第一名的白鴻影。第二就是將才出門那個人。叫朱佩秋。雁生這時心裡起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觸。呆呆的順嘴道。她。她叫。鴻影。可。可惜。也。也姓白。那少女猛的滿臉飛紅。狼狽望了雁生一眼。微微一嗽。抽身邁上洋車。頭也不回。一逕去了。衆女生才都啐了一陣笑起來。雁生看看第一可不是白鴻影是誰。鴻影走後。一幫女生才又擁了來。那第二名朱佩秋。也冷望了雁生幾眼。雁

生也疑她和朱莫芳是姊妹了。也聽莫芳說過有個妹妹在師範念書。遂也望了幾眼。忽被阿麗一扯道。怪冷的。我們回去吧。雁生將一推車。忽聽人羣裡叫一聲阿麗。阿麗一回頭。早跑出一個女郎。正是像朱莫芳的那個人兒。望了雁生一眼。一拉阿麗。便跑進校門裡的接待室去了。雁生只得等着。不多時。阿麗笑嘻嘻的出來。那女郎隨後望雁生一笑。跳上一輛洋車去了。雁生把阿麗抱在車大梁上。一撈長袍。騎上車。磨回從大街奔大南關來。一出大南城門。雁生道。方才那個女人叫什麼。阿麗道。她叫朱佩秋。在校裡和我很要好。方才她問我。你姓甚麼。叫甚麼。在那兒作事。我都告訴她了。她說她姐姐病的要死要活的。一天她只顧忙着侍候她姐姐的湯藥。所以一些講義沒有抄。求我幫個忙。明天到她家去一次。晚上請我看電影呢。雁生急道。她家在那裡住。她姐姐叫什麼名。得的甚麼病。阿麗坐在車梁上用眼一擦。嘴一撇道。你管人家姐姐叫甚麼不呢。病不病與你有甚麼關係。男子就這模樣下色。呸。雁生笑了。用下額一觸她頭頂道。你不用冤我。看我回去告訴舅舅。說你胡跑。明天不叫你出門。阿麗究竟是小孩子。忙一拗身攀住雁生胳膊。悠悠的道。好表哥。你別告訴吧。爸爸那老虎媽子臉真吓人呀。你要着領我出去玩。我就不去。大西關松栢胡同也挺遠呢。我還得現找。好表哥你別給我上眼藥吧。雁生點頭一笑。心裡却突增一層傷感。莫芳怪不得這些日子沒上班。爲甚麼病的要死呢。於是一路懷思。勾起舊情。不禁悽然欲涕。到共鳴里的東口。猛然又一驚看走出一個女人。

將一上洋車。望着雁生也一驚。正是在大東關被雁生車撞的那個人。彼此又一照面。似乎都在驚訝着太巧了。雁生一失神。車又撞了去。幸而洋車還沒有拉走。撞在車把上。阿麗咬嚙一聲。便仰在那女人脚下。雁生一慌。把車放下。便扶起阿麗。看車並沒有撞壞。那女人微微一笑。洋車夫哈的一聲。摸摸車把。便拉走了。雁生臉紅赤赤的扶起車。阿麗啞道。甚麼人性呢。看見好姑娘媳婦。就走不動道。這若撞了人家。罵不爛你。說着氣憤憤的。拍拍書包。奔家門去了。雁生才一樂。推車進了胡同。遠遠看烏林甫走來。阿麗早到面前啞一口道。你又來幹麼。烏林甫支着黃板牙一樂道。小妹妹。我給你送好東西來了。快拿去吧。阿麗又啞了一口。進院去了。雁生早叫一聲表哥。烏林甫匆匆忙忙道。啊。你怎麼這時候才回來。快把車子給我吧。我有點事。回來再談。說着接過腳踏車。飛身去了。雁生一怔一怔的。看他形容十分尷尬。不知他有甚麼忙事。遂進了院。隨手把門代上。看阿麗早脫了整衣。和柱兒兩個。每人把個大蘋果。笑嘻嘻的走上來道。表哥。有個女人給你送來好些東西呢。雁生一驚。進屋。烏太太正在堂屋站着抽烟。八仙桌上亂堆着一個鮮菓籃子。兩匣點心。李媽在掃地下的香蕉皮。雁生放下書道。舅媽。誰來了。烏太太笑道。林甫那小子。兩點鐘就來了。說等你有事。不多工夫就來個年青的姑娘。是他朋友姓黃的妹妹。來給你送禮。等你好多工夫也沒回來。將才走。林甫八成送她去了。雁生猛然一悟。回來兩次衝撞的女人像黃菊隱的照片。她無端給我送禮。未免太唐

突其事了。這一定是烏林甫指使的。這叫她哥哥聽我是個甚麼朋友。託點事先打點打點。烏林甫也太小看人了。於是他一肚氣來到東屋。這一來晚飯也沒好好吃。燈下拿起筆想寫一點稿子。只是心忙。也寫不下去。等烏林甫也沒來。於是悶坐了一氣。鮮貨和糕點。早被兩個孩子吃個罄盡。烏雲起偏趕上去外城走貨去了。阿麗在東屋出來進去的。只央雁生帶去看電影。雁生煩了。把她推出門去便關上了。阿麗叫罵一氣。雁生裝沒聽見。遂解衣上床。把電燈閉了。一陣幽思如潮。百感交集。先想一回自己的身世。倚人爲活。作點小事。收入無多。筆墨上所得還不够交朋好友的費用。眼看要到二十三歲了。一無建樹孑然一身。連個家室都沒有。將來倒怎麼成人立業呢。於是他萬緒千頭。百紛待理。繼而又連想到臥病的朱萸芳。衝撞的黃菊隱。巧遇的白鴻影。不覺一陣心亂如麻。彷彿眼前站滿了三個人影。一個在哀啼宛轉。一個在怒目揚眉。一個在幽默着。雁生茫茫無所適從。驟然間。一個鐵鎖郎當。憔悴了花容月貌。一個血染羅衫。斷送了豔骨綺年。那一個。青燈古掛。人在恍惚飄渺之中。正在惋惜。又一變。一羣魔鬼。多是紅粉骷髏。紛紛而來。不禁嚇的大叫一聲驚醒。心裡砰砰直跳。汗雨淋漓看看手表。十二點將過。回思夢境。猶不斷的在戰慄着。於是一夜也沒合眼。天亮睡一小覺。被阿麗在門外叫醒。起來梳洗完。吃過飯。已是十點多鐘。換上一套簇新的西服。披上大氅。戴上禮帽。將要走。阿麗跑來。非要跟出去不可。雁生誑她道。去蹬公司。馬上就回來。午後再玩去。

阿麗才信了。雁生出門便叫輛洋車。一直拉到大西關。來到松栢胡同。找了多時。才看到路北一個角門。門封寫着朱家訓寓。不加思索的。便拍了幾下。不多時出來一個老媽子。打開門道。找誰。雁生掏出片子道。來拜見府上大小姐。王媽啊的一聲。接過片子又道。您先生貴姓。咱家大小姐正在病裡。怕不能接見。雁生道。啊。我姓白。那我就不進去吧。求您把片子給她就知道了。正說着見一個姑娘從上房出來。老遠就道。王媽。把白先生請進來吧。雁生一看。正是昨天見到的朱佩秋。忙欠身。向王媽道。不進去了。說着匆匆忙忙的跳上洋車。磨回又一直拉到大東關來。到大什字街往南一拐。不多遠便到了。籬笆胡同。記得頭二年。和烏林甫來過一次。遂不甚麼費勁。到一家大門之外。先看看門牌。這大雜院。有二十多戶。都是下層階級的住宅。一進院。看亂七糟八一院子。雪堆子。大糞車。地瓜棚子。還有幾輛卸了馬的兜子車。房檐下轆轤破洋車。一院子亂麻人花的在打掃雪。多半是山東老鄉。看進來一個維新人物。都揚起臉在望。一羣大姑娘小媳婦。也都停下鐵鍬和簸箕。釘着雁生。看到誰家去。猛見一個大姑娘。頭上戴着個老狗皮翻毛鷄的帽子。穿個紅色縲腋襖。帶兩隻手悶子。拿一把木鍬。岔腿站在雪堆子旁。穿一條繫腿的綠綿褲。登一双毡窩。蒙着藍布鞋罩。鬍眉詫眼的。從雁生一進來便盯上了。雁生不禁一樂。朝她點點頭。將一張嘴。那女子回身就走。把木鍬往地下一扔。跑進上房緊東頭一個雙間裡去。聽科的一聲。便把門插上了。這時一院子人都怔了。就有的道。哈。

嘆他奶奶。這個年頭大改良。時興小伙子趕姑娘。阿昨天看他在街上把黃九丫撞了幾個翻個。今天又找上門來。咳他奶奶。這不是欺負人嗎。於是衆情汹汹。都怒之以目。雁生微微一笑。到黃家門外。站下身道。黃先生。黃先生。聽門裡一個女人道。你這個人太不知自愛。昨天撞了人家兩次。沒希望你。怎麼又盯上家來。你以爲我是好惹的嗎。滾出去。雁生心裡剛一樂。未等說話。早搶過來幾個山東老鄉。拽着鐵耙。罵罵咧咧的上前便一扯雁生大掌領子。向外一扯。哧的一聲。新上的獾皮。被扯破了一大條子。身子一撲。便栽在地下。哎喲一聲。爬不起來。一個年青小伙子。上前當當便是兩腿跟脚。罵道。咳你鬼損。穿這套洋服皮當個鳥。阿不怕你。又一個道。咳他娘。大天白日。趕家來調戲閨女。拉出去。打。說着又上來三四個楞小伙子。連拉帶扯。你一拳我一脚。把雁生搓了球。雁生本來就瘦弱。那禁得這一陣搯頭風。忙喊着別打別打。我是來訪朋友的。任他喊破了喉嚨。一幫山東哥們不聽那個邪。砰砰。叭叭。把雁生打的蒙頭轉向。鼻青臉腫。順嘴流血。禮帽早落在地下。被踩的泥滾亂球。大鬚被扯的綻破了好幾處。甩丟了一隻皮鞋。一陣氣火上攻。頭一昏眼一花。跌倒在地。任他們打罵。這時那跑進屋的女人。看有人保護。早開門出來。喊道。諸位叔叔伯伯。別打了。小心傷了他。叫他滾吧。衆人才住了手脚。雁生坐在地下。氣的身上直抖。擦一擦嘴。滿手是血。狠狠的望那女子一眼。扎掙爬起。幌了幾幌。一擡頭。冷笑道。好啊。黃東馥的妹妹真厲害。菊隱。我認識

你了。那女子急凌凌打一個寒戰。啊的一聲道。你是誰。雁生道。我是特意來家調戲你的白雁生。說着悻悻的。找着皮鞋登上。又揀起禮帽。在拍身上的泥雪。那黃菊隱大驚失色。啊呀一聲。上前便扯住袖子。噙圓了兩個毛突突的大眼睛。顫聲道。你。你是我哥哥的朋……朋友。怪我不認得。雁生一甩手氣道。我是你賊漢子。誰是你哥哥朋友。再套交情。得打死幾口子了。這時一院子山東老鄉。看錯打了人。個個害起怕來。而且他是來訪黃東馥的。黃東馥是賣膏藥的練把式的。得罪了他朋友。回來必不肯甘休。於是雪也不敢收拾了。都溜溜散啦。婦女們也都躲開了。院裡只剩下雁生和菊隱。雁生恨恨的。咬着牙。又狠狠望了菊隱幾眼。哼的一聲冷笑。回身要走。菊隱扯住他大鬘袖子急道。雁生哥。你是很聰明的一個人。難道無心之惡。你也不能諒解嗎。說時扯住雁生。面容一促。把頭低下去了。雁生當時氣火下去一半。略一因循。菊隱又低聲道。到屋坐一會。哥哥嫂子全沒在家。給你縫縫衣服。擦擦臉。雁生一看。自己被打的也真太不像了。幸而她認了過。氣平了一半。轉過來面子。臉上和身上一們疼。真不知傷了那裡。而且衣帽都髒了。出去確難見人。遂長出了一口氣。一皺肩。胳膊腿都發酸。膀上更疼的要命。臉上只是發火。在這氣火都下去之後。才知道這頓拳打脚踢的。都是不輕。回身不覺一幌。腿一顛。幾乎又跌下去。菊隱一扶。架起他肩膀。才一溜一點的到屋裡來。菊隱先把他扶坐在一張空椅上。雁生一撫臉眼。便哎的一聲。攤下去起不來。望着菊隱竟不

知不覺的。兩眼一擠。落下幾滴淚來。菊隱覺得萬分對不住雁生。於是也心裡一愧。一悔。一掩面道。雁生哥。我對不起你。可惜我念了這些年書。再分腦筋新穎一點。也不至於今天誤會得這樣。你請裡屋牀上躺躺吧。待我把你衣服脫下來。看那兒傷了。治一治就好啦。雁生道。不必費事吧。我擦擦臉就行。你把大氅領子給我縫縫。我還是回去治吧。菊隱不許。在榻勸着。結果把雁生推讓到屋裡去。

第三回 宛轉動芳心牽裳匿帕 奔波勞玉趾熟枕提金

黃菊隱把白雁生扶到東屋裡。先坐在東南角的一張鐵牀上。雁生只是愁眉苦臉的。隨手便往枕上一靠。菊隱又顧把他扶坐起來。盼了大斃。雁生只吵吵腰疼。菊隱早忘了一切男女之嫌。莫由分說。又給他解了領巾。脫去洋服。扒掉襪子鞋。只留下一條小背心。和下體一條褲衩。雁生創痛在身。也忘了一切形骸。也要知道那兒着了傷。好急速治。隱得黃家是開着行醫的小藥舖。菊隱多少能明白一點。於是並沒有推辭。叫菊隱把衣服脫淨。菊隱把他輕輕扶躺下。掀衣服看看。上下身傷了好幾處。只有腰眼上拳大一塊青傷。還有皮鞋踢的釘子印。菊隱皺皺眉。用手按按周圍。已經腫起來。猛然雁生一翻身。抱住菊隱的腕子。哀哀的道。你不要按吧。就這塊疼的很呢。菊隱也一苦臉。忙扯一牀被。給他蓋上。回手撞撞洋爐子。從水壺裡倒半盆水。去兌上半瓢涼的。把手巾潤濕。到牀邊先給雁生擦了臉。洗淨血迹。把長髮又給他攪一攪。雁生此時只疼在腰上一塊脚傷。疼的心慌。哼哼的。再麼也顧不得了。一任菊隱擺佈。菊隱先到小屋藥櫥裡取出七厘散。八寶丹。用開白水調了。又取一些珍貴的藥品。在爐子上熬好。一方面給雁生服下。一方面用鷄翎挑着藥。在他上下身的傷處塗上。把被一扯。一直給蒙上頭。雁生在被裡一陣悶氣。聽菊隱伏在枕邊。低低的道。你睡一睡。出一身透

汗。一會就好了。傷不甚緊要緊。雁生只得答應。哼哼着翻一個身。覺得菊隱把被角又給掩了掩。枕頭墊一墊。便聽不到她的聲息了。雁生在被裡翻幾個身。起先還哼哼的。覺得渾身疼痛。漸漸輕了。心裡只是發熱。覺得頭大如斗。兩耳一陣嗡嗡。便入了夢鄉。不知經過了幾時。覺得一身發火。大汗汪洋。沾濡了被褥。一驚醒來。忙一掀被。不禁呀的一聲。菊隱忙放下針線。跑近前一按被道。別起來。再躺一會。說着在帳子上。取下毛巾。把雁生頭上的汗擦淨。把他兩隻胳膊順在被裡。把頭壓在他胸臍上。然後才望着雁生笑道。再躺一會。等汗自行退去。就無恙了。雁生呆呵呵的。神不守舍。只顧望着菊隱。怔怔的不知置詞。菊隱挺起腰。一涼髮又笑道。悶甚麼。覺得我梳了頭。洗了臉。換一身乾淨衣服。不像打掃雪那時的潦倒嗎。這有甚麼奇怪的。說着又一笑。仍然坐到對面椅子上去。縫補雁生大氅領子。雁生出了一會神。慢慢偏過臉。目不轉珠的。只是在望着菊隱。看她坐在南窗下一張太師椅子上。把一領禮服緞大氅鋪在襟前。右腳登在椅子底下的橫枱上。一腿担在膝蓋上。平伸着左腳。挑着縫衣兩襟和袖子。左手按着領。右手按着一針一線的在縫綴着。窗上一個針線簍。看她低頭目不邪視的。不時把針向髮邊磨一磨。雁生猛然心裡一動。一手墊在眼下。細細描摹着菊隱的一幅補裘圖。不禁一陣幽思綺感。似淚如潮。湧集到心頭以上。看她一頭髮。並不十分黑。既稀且黃。然而不散不亂。搯兩個扁盤。覆在頭後。圓圓的臉。薄薄撲一層粉。肌肉停勻。形容

豐滿。兩眉雖然很重。不禿不豎。斜長飛入髮角。那一雙比秋水還清的眼神。襯着深長的睫毛。越法顯得黑白分明。鼻正唇平。額豐而額廣。雖不是上等人材。也有幾分清秀之氣。穿一件碎花絲絨旗袍。上身披着丈青色毛衣。脚下也挽了一雙嶄新的過膝毛襪。穿一雙繫着花結的綿禮服靴鞋。真是秀而不媚。頗有林下之風。於眉宇間。隱然有一股豪爽之氣。沒有一些兒冶容蕩態。在一針一線的工作着。忽然一停針。一抬頭。雁生忙一合眼。菊隱笑道。怎麼樣了。雁生啊的一聲。臉一紅。將一欠身。擁被坐起。猛聽房門外一陣車鈴响。有人叫道。菊隱。菊隱答應一聲。也沒動地方。雁生一驚。聽門一動。一陣皮鞋响。進來的不是別人。烏林甫一推中門。便咳的一聲。顏色乍變。那一對母豬眼睛的溜圓。乾嘎吧幾回嘴。沒說出話來。菊隱慢騰騰的抬起頭。一扶大鑿停下針。代搭不理的欠身一笑道。林甫哥。北炕上請坐吧。雁生坐在牀上。將穿一個襯衣袖子。一邊穿一邊笑道。表哥你太瞧不起人了。菊隱這點事。也直得給我送禮嗎。我們都是知己的朋友。這叫我多下不去呢。菊隱也太俗氣了。菊隱忙接口道。雁生哥。這件事你不要怪我呀。雖然我急於謀事。還沒想到煩你。是林甫哥哥願意我到你們公司裡去。依我哥的意見。雖然和你祇見過兩三次面。彼此都是道義的朋友。當面託託。或者不至於拒絕。依我呢。就乾脆給你寫封信。附去履歷。相信你有盡力的可能。一定能幫忙。這是他。說着。一指烏林甫又道。他說現在的人情。人面不如豬頭。先把人情送到。一定能肯賣力的。這着我給你

體。我一者爲急願謀一個職業。一者爲林甫哥的盛意難却。不得已才給你送禮去。費幾個錢倒是小事。我覺得這樣一作。既侮蔑了你的人格。而也卑鄙了我自己的行爲。回來暗中揣想。你若是梗介之士。我的事就不用希望了。你若真是那等不吃飯不幹活的人呀。說實在的。我還不屑用你呢。菊隱說完。胖粗臉紅站起身把大鑿一抖。又各處看看。便扔到牀上去了。雁生還坐在被裡。剛披上襯衣。聽了菊隱說這一行話。目定口呆。乾望着烏林甫作聲不得。菊隱在地下撞撞爐子。添上幾塊煤。又坐上一壺水。烏林甫兀坐了多時。才一提洋服兩襟。摸摸領花。散了大鑿。從洋服小兜裡掏出一條花絹手帕。擦擦鼻窪。先望了菊隱幾眼。菊隱眯也沒睬。給二人都倒了一杯茶。回身站在門旁一面立鏡下。摘下髮辮子。拿一枝木梳。兩手對鏡在梳着。雁生一偏臉。可在鏡內和她打個照面。菊隱也沒迴避。該梳還是梳。也一眼一眼望着大鏡裡。雁生在扣着衣鈕。猛聽烏林甫道。你作甚麼來了。幾時來的。沒見着她哥哥嫂子嗎。雁生啊一聲。登上洋服褲子。下地繫着腰帶。便坐在菊隱縫衣的椅子上提鞋。烏林甫又道。就她一個年青的女人在家。你又和他初次見面。怎麼好意思脫了睡呢。隣屋看着不雅。這若叫哥哥嫂子知道。我成了甚麼朋友啊。臉往那擱。說着望雁生便冷然一笑。雁生驟然面紅過耳。將要說話。菊隱一眼瞧見了。一回身望着烏林甫也一聲冷笑道。林甫哥說話。總是帶邪詞。我又不是養漢。把他招家來偷竊。怕甚麼隣里和哥嫂呢。哼。交朋友哥哥不胡塗。我也不傻。他……雁生忙把昨天

怎樣兩次衝撞。回去怎樣才知就是菊隱。看到送禮怎樣的過意不去。今天親身來謝。怎樣被隣里加疑。痛毆負傷的話。詳細說了一遍。烏林甫顏色才稍稍變過來。雁生已經穿好衣服。坐着喝茶。便研究怎樣給菊隱婉轉。烏林甫只是打岔。不是問菊隱考沒考大學。就是問黃東復幾天買賣如何。菊隱哼哈的。欲在立椅上背手。低頭。只朝着地下兩隻脚前尖。這時火爐很旺。東窗玻璃上。又射進一大片陽光。屋裡溫度驟然加強了。雁生坐着。頭上只是往外津汗。不好意思再去拿菊隱的手巾。自己便在身上各兜裡去摸手巾。都摸遍了。分明記得那條繡鴻雁的羅巾。是塞在貼肉的衣袋裡。一時竟翻不到。於是起來坐下的。又在各兜裡翻了個八開。也沒有。心裡一陣情急。汗落的更多了。到牀上拿起大氈。各兜都摸便。仍然不見。不覺望了菊隱一眼。菊隱故意在牀上疊被。那一張蘋果臉。不知爲的甚麼。像巴掌打得似的。紅了一個新鮮膩美。拗拗着臉。把紫花被疊起。慢騰騰的。按一按十字絨繡花扁枕頭。順手從懷裡拉出一條素帕。背着烏林甫的眼光。扔給雁生便出屋去了。雁生靈機一動。臉望望烏林甫。兩隻賊眼瞪的。像個牛眼似的。兩手扶着北炕沿。探出長脖子。拖着大下巴。狠狠釘着呢。遂不覺臉上也一熱。披上大氈。拿手帕擦一擦汗。便披在裡兜裡。烏林甫也站起身。一掩大氈道。走啊。看快到兩點了。雁生啊的一聲。拿起禮帽。看已刷洗得乾乾淨淨。遂又故意延坐了一回。彈一彈灰。菊隱進來道。二位多坐一會吧。哥哥嫂子。四點上下鐘就回來了。我這就做飯。雁生拿着帽子

只望着烏林甫。烏林甫道。不。不。我們有事呢。說着又讓雁生道。走啊。雁生望了菊隱一眼。菊隱一低頭。雁生便道。好吧。東馥兄回來。給我謝謝。知己弟兄。用不着客氣。我能幫忙的地方。一定用力。我改日再來。菊隱也啊的一聲。把二人送出大門以外。行個禮便抽身回去了。烏林甫推着車。和雁生到大街口上。又往上頭走了幾步。雁生和他說了幾句話。烏林甫總是不哼哈的。到大東城門外才道。雁生。你先回去吧。我到小河沿一個朋友家還有點事。晚上到你那兒去。雁生答應着。喊來一輛三輪車。便坐上回家去了。烏林甫騎車上。往南一陣飛跑。從順城街往東一拐。邊過中學堂。不遠又到了籬笆胡同。推車一直進了大雜院。人們都認得。他一天都跑破了門。所以沒人注意。到黃家門外把車支上。推門便進屋去。聽屜裡問一聲。誰。烏林甫早跨進了東屋裡。菊隱正換衣服。坐在牀上。把臉一掠掠。掩着懷一齊身下地。穿上氈窩腿帶還沒有繫上。一扯襯腋襖前大襟道。你又來作甚麼。烏林甫笑嘻嘻的。脫了大衣。把水獺帽子往北炕上一扔。假近牀邊。一扶菊隱肩頭。惡皮涎臉的。親親熱熱。叫一聲。妹妹。菊隱一閃身。狠勁把烏林甫的手一推。跑在立櫃下。一聲冷笑道。你太不知自愛了。真個的。我不好意思洩露你的行爲。和咱家綿長了數年的交往。你怎麼不知改悔。反到日趨的高迫我呢。非得把我弄上手不可嗎。烏林甫又笑嘻嘻的湊到近前。接過菊隱的手道。妹妹。你真個就那樣狠心薄情呀。我追逐了你三四年。恨不得把心都扒出給你。那管你說一句愛我的話。就是假

意。我死也甘心了。說着眼圈一紅。擠咕擠咕掉下幾個淚來。漸漸一屈膝。跪了下去。菊隱一甩手。哈哈一笑。將一動身。烏林甫就勢一撲。摟住她大腿。把頭便往她大襖前襟下一拱。用力過猛。菊隱站腳不住。當時一仰。跌在就地。烏林甫大喜。伏在她身上。抱住頭便吻了一口。菊隱大怒。扎掙着連抓帶撓連打帶咬。烏林甫才哎喲喲的撒了手。菊隱一翻身。噔的一腳。把烏林甫登個倒仰。撞在立櫃上。才脫身爬起來。跑到外屋。便操起切菜刀。又進來。氣的粉面焦黃。一口銀牙咬的嘎吱嘎吱響。披頭散髮的。喘着粗氣。一身抖擻着。小聲道烏林甫。你這個喪盡天良的禽獸。你抱蹲時候。養在咱家。吃穿存站。那一樣虧負了你。我哥哥把你作親兄弟般看待。又費了數年的心血和精力。教給你藝業。你不飲水思源。反恩將仇報。從我十六歲。你就調戲。一直到現在。我再分是量小的人。早叫哥哥攆你了。既怕寒蠢。又怕哥哥傷心嘔氣。才敷衍到現在。你竟一日甚一日。又和白雁生設下圈套。把我弄到你們一塊去。都安的甚麼心。告訴你。姓烏的。想擠姓黃的丫頭一根毛。透透牙。今生也是作夢。比登天還難。再逼我。咱倆就小刀子見。說着氣憤憤的。叭的一聲。把菜刀。直砍在北炕沿上。靠門一站。拿眼窺着烏林甫。烏林甫倒抽一口冷氣。扶着立櫃站起。長歎一聲。落下兩行熱淚。一掩面泣道。妹妹是我錯了。你不必生氣吧。哥哥而後。有過必改。菊隱心一痛。也淚雨紛紛。移身坐在北炕頭上。嗚咽着低聲道。林甫哥。但願你不要忘了朋友的義氣。不要爲一個女人。和我哥

哥墳了交情。我還不和你親妹妹一樣嗎。說着二人對泣了多時。烏林甫看看三點已過。怕黃東嫂夫婦回來。堵在屋裡不好看。遂擦擦眼。披上大氅。戴上帽子。菊隱也沒言語沒送。他一個人垂頭喪氣的出來。騎上車。離了黃家。飛一般的不多時來到第一商場裡。尋到黃東嫂賣膏藥的攤子。見到的人那有幾個。黃東嫂面色饑黃。瘦弱堪憐。又來了瘡子班。圍一件破羊皮襖。歇在高桌腿上。抱個夾打戰。黃大娘一個人。一身小打扮青帕包着頭。繫一條牙青色小綢子圍帶。紅褲子綠襖。翻纏着一窄窄的三寸金蓮。在裏三截棍。一陣稀溜嘩啦。才招來了幾個人。叭的一聲。一甩狼尾一側身。一展臂。一彈腿的工夫。地下碗大的石子。被打的紛紛亂碎。圍着的人才叫一聲。好。黃東嫂欠身。扎揸着站起。從高桌的皮匣裡抓出一把膏藥。用手一捻。強聲極呼道。諸位。有壓疼的。腿疼的。風濕。寒串。歷久不治的惡瘡惡症。癰腫。發背。人面瘡。血漏。以及滾了馬跌傷。五金打傷。買一貼回去。管保立見功效。倘不好使。將錢退回。今天晚了。這就要收桌。五毛錢一貼。買一貼送一貼。來。來。那位買。看他喊着。把膏藥送到周圍人的面前。都一幌頭。人也漸漸散了。喊了多時。才賣了兩份。黃東嫂嘆一口氣。把膏藥往皮匣裡一揀道。收拾回去吧。黃大娘答應一聲。包起十八般兵器。可巧烏林甫到了。黃東嫂大喜道。賢弟來正好。帮你嫂子收拾收拾吧。烏林甫答應一聲。便幫着黃大娘把東西放在平車子上。黃大娘笑道。你沒到咱家去呀。九丫作甚麼呢。烏林甫哼的一聲道。去啦。昨

天她給我那缺大德的表兄弟。爲找事送點禮去。那成想今天又勾上了門。我一進屋。那不成才的白雁生。在菊隱的床上正穿褲子呢。我也不知怎麼子事。便趕緊躲開。跑這兒來了。黃東馥正收拾皮匣。啊的一聲道。林甫。你說甚麼。黃大娘瞪了烏林甫一眼。打岔道。那是他說小九子在家睡覺呢。於是把話把打掉。烏林甫把腳踏車放在平車子上。幫着黃大娘推出了商場。順馬路一直往東。到東北轉角子。拐向南。直到老警察廳門前。烏林甫才取下自己的車。臨別告訴黃東馥道。菊隱姑娘大了。這時代不好。找點別的事作。不必叫白雁生和她在一塊了。黃東馥點頭。烏林甫又掏出五塊錢道。這幾天買賣不好。你先拿化去。黃東馥點頭一笑。把錢收起來。才和他太太一直推到街口。看菊隱正在十字街頭張望。黃大娘叫一聲。老九。菊隱早笑嬉嬉的跑上前。替下她哥哥推着車子。不多時到了家裡。黃東馥一頭滾到裡屋炕上去不管了。姑嫂二人把東西搬下。架起車子。才到屋裏來。菊隱忙給打了水。先擰一個濕手巾。遞給她哥哥。然後黃大娘才洗手淨臉。菊隱又沏一壺茶。才繫圍裙。掏飯炒菜。忙了一陣。冬天的天短。將到五點鐘便黑了天。於是在北炕上放上桌子。捻亮電燈。侍候着黃東馥吃飯。黃大娘和菊隱。也一同吃完。收拾過去。外面便天黑了。於是一家三口坐在燈下喝茶。黃東馥掏出今天賣的膏藥錢。有個七八塊。連烏林甫那五圓。一併交給菊隱道。米還有多少。面子還有嗎。菊隱笑道。這些日子爲哥哥鬧病。我沒蒸窩窩。怕哥哥塞心。肚腹不好化。連糲米也沒常煮。只

釘那點大米。這一頓就包圓了。還有二升多小米。四五斤白面。够明天吃的了。後一半天再買。黃大娘看看洋日歷笑道。呦。房錢今天到日子。沒來取來呀。菊隱剛答應一聲。沒有。見西屋房東老太太來了。黃大娘笑着讓坐。沒等她開口。菊隱便點出十二塊錢。笑道。大娘。給你這個月的房錢。房東老太太接錢在手。又笑道。他黃大哥呀。現在甚麼都是貴的。你這兩間房子從下月起。每間長兩塊錢價。這年月沒法子。如惹就住。嫌貴呢。那你們再另找房子住。菊隱望了望黃大娘。黃大娘笑道。房子不是冬三月都掉錢嗎。你怎麼還長呢。房東老太太把神一繃。老扁嘴一撇。身子又一拗道。他黃大嫂啊。你可別那們說。於今晚的事情。你們常在街上跑躑。應該知道。蹲空心地有多少。沒說房子長價。將來喝口凉水還得上秤稱呢。就我這個大瓦房。到明年的這時候。只少每間也租現在的兩折。黃東馥不耐煩道。好啦。好啦。住房子打房錢。你說多少是就是了。別爭競啦。那老太太婆才搭訕着去了。黃大娘又問煤還有多少。劈材够不够。菊隱告訴還能燒幾天。黃東馥歎道。我總是病不離身。你嫂子又將要臨盆。一天賣幾個錢。還不够房錢火錢。眼看大年根子的。可倒怎麼好。連藥本都賺不出來了。烏林甫比我還窮。這兩個月。就算今天給了我五塊錢。而後的日子倒怎麼過呀。東西一天比一天貴。真沒法子。說着長出了一口氣。黃大娘在一旁也乾皺着眉。菊隱道。哥哥不必發愁。妹妹手裡還有幾十塊錢。等白家雁生哥給我找妥了事。就好了。實在沒辦法。先把我那盤打字機賣了。

還可以下來幾百子。哥哥。你不要愁吧。黃大娘。忽然笑道。那姓白的有一二年沒來了。菊隱臉一紅道。今天來了。我也不認識。還鬧得五鼓喧天的。幾乎沒出了舍。遂把雁生怎樣相訪。老鄉怎樣誤會。怎樣撕打負傷的事。說了一遍。却隱下烏林甫這姦一層。黃大娘啼啼笑了。黃東護道。白雁生和我並沒有近交。以烏林甫介紹。以前他來過兩次。若覺得沒把握。就不必強人所難了。而且於今晚的人。誰愛交沒用的朋友呢。菊隱答應着。夜深才都息燈就寢。從這天起。菊隱竟失了常態。一天呆哈哈的。總是心忙意亂的。坐不安。站不牢。白天除了做兩頓飯。甚麼活也拿不上來。夜間一上牀。便覺得有一個人身旁躺着。只是呻吟。夜夜合不上眼。一連三四日。都是這樣。心裡便慌了。對鏡照照。自己形消骨立。幾日工夫。憔悴得清瘦可憐。連飯都吃不下去了。幸而體格素來健壯。又強支持了兩天。這天黃大娘也看着慌了。臨走叫她請個先生吃劑藥。菊隱漫應着。在早飯後。換上衣履。把門鎖上。告訴隔壁王大嫂給照看着。忽忽忙忙到街口上來。進一家絲房。借個電話。拿簿子一查。撥了號碼。不多時裡面有人道。喂。那裡。菊隱嚇了一跳。聽是烏林甫聲。遂就故意放濁了喉音道。白先生在公司嗎。烏林甫道。他病了六七天沒上班啦。你是那兒呀。有事嗎。菊隱又一驚。啊啊兩聲。放下電話。出門便跳上一輛洋車。喊着快點。大南關共鳴里。洋車飛一般的。不多工夫。便拉到了烏宅門首。菊隱一陣心忙意亂。扔給車夫幾毛錢。便在門上。叭叭拍了一陣。李媽出來一看。認識上

來送過禮的。以爲又是爲求表少爺謀事而來。因笑道。黃小姐。菊隱慌慌張張的道。白雁生在家嗎。李媽道。在家呢。病啦。不能起來。咱家太太領少爺和大小姐也都上街啦。您請屋裡坐呀。菊隱也沒等讓。大踏步。一直進了上房。看當屋地沒人。西屋中門在扣着。遂不加思索的。邁進了東裡屋。看北面牀上。躺着也一人。似乎睡着了。遂嚇了一跳。定一定神。才看出是雁生。瘦得也人。忙放輕了脚步。李媽也跟了進來。菊隱悄聲道。不要驚動他。等他自已醒來再說吧。李媽一笑。送上一碗茶。便出去了。菊隱坐在雁生牀邊。看他氣色。雖然很是蒼白。倒不像有特殊的病症。蓋一牀紫緞子被。直壓到脖根上。在鼻端和頰角上。都津津爲往外吐着。碎珠也似的汗。地下爐子的火。也燒得正旺。那牀頭一對扁枕頭。竟被他頂偏了。菊隱望了一會。坐在他身旁。把手伸進被裡。摸着雁生手腕。便經心在意的試試脈。摸完這隻手。又漸漸伸進去。輕輕的。想摸那隻手。把被頭向下拽一拽。歛身將一附體。猛然雁生一睜眼。哼的一聲。菊隱動也沒動。望雁生一笑。便去試那隻手的脈。雁生兩手一搥。兩眼發着怪光。鼻孔直是閃。白氣吁吁的。禁住菊隱。放出顫弱的喉音道。我。我又作作夢嗎。菊隱心裡一慌。勉強含笑。伏下身。偎在他胸前。左手扶着腦後。右手探出去。把兩個洋枕頭給輕輕擡起來。才笑道。雁生哥。你作甚麼夢呢。雁生定了定神。面上稍稍看到一點血色。悄悄縮回手。把身子往裡又一靠。臉便漸漸藏到枕邊去。一側身。把腿拳起。漫漫着頭。一聲不响。枯澀的眼角。似

乎在濕潤了。菊隱又一笑。抬起身。掠一掠髮。抓過雁生右手。又摸了四五分鐘。才低低的道。還是心病。明天管保你起牀。雖有點急火。用不着吃藥。幹麼心事那們重呀。說着又微微一笑。望着雁生一咬下唇。雁生望望菊隱。悽然道。你怎麼也瘦得這樣。菊隱驟然臉一紅。拗過身去。雁生不知不覺的心血一熱。遍體如焚。當時出了一身透汗。頓覺頭目清新。一身如釋重負。捱被坐起。笑道。菊隱我病好了。菊隱忙一欠身。跑開了數步。當時漲紅了面皮。珠汗浸透。濕透了重衣。倚在寫字台上。再不敢近牀邊一步。雁生將要披衣。菊隱急道。出了汗不是玩的。還是躺下吧。雁生好似奉了聖旨似的。啊一聲。又欷下了。可巧李媽進來送水。菊隱道。你把那爐火押上吧。你家表少爺嫌熱呢。李媽答應着。壓上碎煤。拉開汽眼。屋裡才清涼了些。李媽出去後。菊隱的汗。也漸漸散了。兩個人。你望望我。我望望你。都一笑。拗過臉去。默默了多時。菊隱看看手表。起身道。雁生哥。我要回去了。雁生一抬頭道。關於你的事情。那天從你家出來。我便到宋科長家裡去。實在沒辦法。秋華公司這個位子。有多少人等着。他女孩宋燕玉新畢業。派到外城去當教員。不愛去。所以竟等這個事。當然旁人誰也沒希望了。等慢慢再給你想法吧。菊隱道。你不用着急。早晚都可以的。雁生又歎口氣道。宋燕玉也不會打字呀。她怎麼硬要作這個事呢。菊隱猛的道。誰。宋燕玉。雁生道。是的。你認識她嗎。菊隱道。可是胖胖身停。圓圓的臉。雙眼薄皮的。赤紅面子。厚厚的嘴唇。有點兜齒。走道

一栽歪一栽歪的。師中新畢業的。那個宋燕玉嗎。雁生道。對啦。對啦。你怎麼認識她。她就是我的科長的小姐。也就是我老師的女兒。你認識嗎。菊隱不慌不忙的道。她和我們近隣王郁芬是親戚。王郁芬和我在大成中學是同年級。介紹她作個朋友。在今年暑假期中。因為我自己有盤打字機。在家閒着。她託郁芬想買。我捨不得賣。現在那部萬能機。足值一千多塊。後來她又託王郁芬。要跟我在家學。暑期一個月。給我六十塊錢。開學後。每天中間教兩個鐘頭。每月給三十圓錢。學好了算。我答應了。因為都是朋友。又有王郁芬一面。大爽我作個整人情。一個錢不要。搭點工夫。不是甚麼。到現在還時常上咱家練習呢。誰又知道她就是你老師的女兒呢。烏林甫見幾次面也不認識她。那她若等這個缺。我就不必希望了。雁生大喜。翻身坐起道。好了好了。等那一天咱倆到她家去一次。好。好。好。她能讓你呢。燕玉是很錢氣的女子。既和你有這層關係。當然她能成全了。而且她家也不准指她掙這幾個錢化。有門有門。說着笑嘻嘻的。便要穿衣服起來。菊隱笑着跑近前一按。兩腮的酒渦一暈。低頭便瞪了一眼。悄聲道。不許動。雁生啊啊的笑着點頭。便躺下了。伸手在襯衣袋裡一掏。笑嘻嘻的扯出一方素帕。送在鼻子聞。菊隱臉一紅。伸手便奪。雁生往懷裡一代。翻身連菊隱的手壓在胸口以下。啼啼只是笑。菊隱低聲道。想不道你原來是個賊。累我找了好幾天。吃不下飯。睡不着覺。今天若不來。看見是你偷來了。簡直得把我憂慮死呢。你還我吧。說着便又一摻雁生。故意氣憤憤的。

却不十分使勁。雁生早累的吁吁直喘。抱着菊隱一隻手。央告道。你把人家的東西偷去。這個還要搶回。太不平等啦。菊隱笑着縮手。低低啞一聲道。誰偷你甚麼來。血口噴人。也不怕作孽。笑着彈了雁生一眼。帶上角巾。咳嗽一樂。一撫嘴。道一聲。故得拜。一點頭。出門去了。雁生忙喊着。菊隱。菊隱。人已去遠。遂不禁嘩然一笑。所病若夫。翻覆玩弄着菊隱的一方素帕。又不禁一樂。看上面也備看一些玩意。籬畔花香。三徑欲晚。那枝枝葉葉。頗爲生動。角上也有兩個小字。菊隱。雁生愛不釋手。披衣坐起。下地幌了幾幌。到南窗下寫字台上。把素巾鋪平。研好了墨。新泡開一枝淨尾狼毫。濡好墨略加思索。一陣筆墨龍蛇。寫完哈哈一笑。剛把筆放下。猛聽院裡一陣笑聲。嚇的一哆嗦。一拉抽匣。把手卷忙舖在東西上。看墨迹還沒有乾。很怕污了。輕輕把抽匣推進去。阿麗早讓進兩個女人。雁生來不及上牀裝病。郎當着睡衣腰帶。赤着小腿子。拖拉着一雙鞋拖。將跑到牀邊。阿麗早讓進兩個人來。雁生只得回身招呼。阿麗嘆的一聲。放下東西。手一指似驚似詫的道。表哥。三四天你起不來牀。拉屎撒尿都得我扶你。甚遲今天起來了。好人似的。你不是托懶裝病呀。雁生嚇的一樂。朱萸芳笑着。點點頭。便一注目。雁生道。你好了呀。少聽。上班沒有。萸芳道。謝你掛心。起來好幾天了。打算明天上班呢。說着又給她妹妹介紹。朱佩秋望雁生便一樂。雁生臉一紅。忙分頭讓坐。萸芳便坐在寫字台旁的小藤椅上。朱佩秋也放下手裡東西。坐在對面。阿麗忙着拿烟點火。李

媽送來了茶水。雁生坐在牀邊。偷望莫芳幾眼。看她面頰微白。瘦損了玉貌芳容。歛在寫字台上。朝不勝衣。雁生十分憐惜。莫芳笑道。昨天藍天蔚去瞧我。才知你病了多日。今天和妹妹連到街上買點東西。倒沒打算來看你。在中街上可巧碰到烏小姐。我不認識。妹妹直讓她們。又直讓到這兒來。所以馬馬虎虎一順腳便來了。說着溜了雁生一眼。雁生一笑道。來就來了。我既不是老人。又不是小孩子。幹麼買那些東西。莫芳笑道。那是你表妹妹給買一半。借光的乾妹妹給你買一半。我連個綳字也沒花呀。雁生望佩秋一笑。點點頭。佩秋臉一紅。一拉阿麗道。妹妹你也在這屋住嗎。阿麗雖是十五歲的小姑娘。已經春機發動。情竇初開。朝天和雁生耳鬢廝磨。不無愛好的心腸。猛聽佩秋這們一問。截中了芳心。以爲她是故意的挑逗。當面羞人。所以驟然間紅飛玉頰。汗漚運腮。似羞似氣的道。你家若有個表哥。也和你在一塊睡嗎。甚麼人性呢。說話也不怕大風吃了牙。惹的莫芳和雁生都哈哈笑了。佩秋也當時臉上浮起一朵紅雲。究竟大了幾歲年齡。強鎮定住笑道。你不要發歪呀。我拿你當小孩子呢。就是和你哥哥在一個牀上睡。那又有甚麼關係。阿麗小嘴一撇道。小孩子。隔壁馬二姐今年才十六歲。孩子倒三歲。說的哄堂大笑。佩秋一拉她手笑道。我是問你在那屋住。我到那兒坐坐。看這屋也沒咱們多言的地方。叫他們倆歲數大的可勁談吧。說着又望雁生一笑。雁生溜了一眼。暗笑道。這丫頭比她姐姐還會玩滑頭呢。來不來就拉牽了。因也附之一笑。阿麗笑道。你早說呀。爸

爸出了外城。媽和小弟弟又去串門。我們到西屋玩去吧。於是把佩秋伴走。東屋只剩下了萸芳和雁生。雁生欠身笑道。你身體輕輕的。又走了些道。上牀歇歇吧。萸芳一笑擺手道。不必。客不欺主。你也病剛好。還是你躺着吧。不要累着。又得使人……說着把話咽回去。臉微微一暈。低垂粉頭。掩映花容。又那們微微一瞥。雁生心動。無限幽思。感她過去的愛戴殷殷。而今爲一語傷人。累得纏綿牀褥。多日沉疴。若不爲她妹妹機警。傳知了消息。一張片子反魂丹。那能起來這樣快。於是憐愛交并。前嫌頓釋。因也微微一笑。萸芳俯首弄衣。脈脈不語。倚在寫字台上。只拿眼溜着雁生。雁生有點難爲情了。起身幌了幾幌。好容易扶到門框。萸芳忙一抬身道。幹麼。走動嗎。我扶你吧。雁生忙喊道。阿麗。來扶我上外頭去。萸芳忙一退身。聽西屋答應一聲。阿麗走出來。扶持着雁生出去了。萸芳坐在小轉椅上。看寫字台上。一架帶罩的座燈。一個光影燦爛的金鼎。一個筆筒。一個墨水壺。一個海綿盂。另外一個鋼綠書架子。幾部平裝和洋裝的書籍。旁邊一個大講義篋子。偶然翻開一看。原來是一些稿紙。都是蠅頭小楷。標題是哀情小說。雁南飛。因一時好奇心勝。又一拉寫字台的抽匣。不禁心裡一動。看一方素絹手帕。繡着朵朵黃花。枝枝葉葉。臨風吐豔。映雪含芳。真是閨中妙手。幾日工夫。能織成這樣的纖巧。生動。看中角上。繡兩個豆粒大的小字。筆法挺勁。字態娟媚。細看才辨出是。菊隱。萸芳不禁酸氣攻心。昂頭想一想。自己自言自語的小聲道。菊隱是

不是女郎小字呢。啊。他。別有此戀。怪不得對我冷冷的。可惜我一片痴心。爲他死去活來。他不愛我呀。萸芳想着不禁心一灰。潑潑淚下如雨。自己迷惘了一回。雙手扯着巾角。只是呆望。看上面還題着墨迹。字若嵌花。也格外的風流活動。將要細看。阿麗已扶進雁生。匆忙之下。塞在袖裡。

第四回 白眼看他蕭娘施慣技 黃金誤我神女作知音

朱萸芳拉開寫字台的抽匣。發現一方大素帕。顯繪精工。知是女人御物。覺得白雁生情有別屬。不由一陣哀怨攻心。淚如雨下。方欲細看。烏阿麗扶着雁生登廁回來。匆促之中把這一塊手帕。塞在袖裡。忙一擦臉。裝作看窗台上插瓶的晚江西臘。又故意欠起身。捏着花梗送到鼻尖上去聞。雁生進來笑道。你希罕就摘一朵去吧。萸芳也沒回身。背臉站在南窗下。撫弄着花瓶。低吟道。長門自是無梳洗。何用珍珠慰寂寥。吟着淚隨聲下。這時阿麗早跑回西屋去了。雁生面色一慘。到寫字台旁。兩手扶着轉椅的靠。很柔宛的道。萸芳。你不要處處感到失意。一個人的幸福。不准都在牀頭。你雖然早失所天。眼前還有你的愛兒。在幾年之後。成了人。不也有終身之靠嗎。我希望你不要悲傷。放開懷抱。達觀一點。將來很有希望呢。萸芳抖的一回身。兩手背着。靠在窗台上。雲髮一蕩漾。一聲苦笑道。你。你也有希望呀。雁生也一笑。故意拍着座墊上的浮塵。漫不經意的道。那當然我有希望啦。萸芳冷望兩眼。拿起手皮句把壁衣扣上。一語沒發。到外屋喊道。佩秋。我要走啦。雁生一怔。不知萸芳爲甚麼事。驟然返了性。說走就走。遂也忙跟到中門外。將叫一聲。萸芳。見佩秋早從西屋內出來。朝雁生便一樂。阿麗猶在拉扯挽留。雁生道。佩秋。這就回去嗎。佩秋望望姐姐。紅眼八擦

的。啼痕宛在一拗身已向房門走去。才一點頭道。啊。白先生。我們再見吧。說着到東屋拿起大衣戴上帽子。便追出房門。只有阿麗和李媽相送。姊妹倆到大門外作別。將一出胡同口。莫芳早已冷淚沾胸。珍珠滿點了。可巧來一輛馬車。佩秋喊站下。把莫芳扶上去。向大街走來。莫芳只是抽抽噎噎的泣不成聲。佩秋低低問道。你怎麼的。他甚麼話衝撞你嗎。莫芳也不作聲。撫着嘴。一脚登在倒座上哭了一道。佩秋不樂意道。這是何苦。病剛好。一們要出來看他。偏又惹了一肚子氣。着急上火。不是自己找罪受嗎。也沒見你這個人心死。人家是黃花郎。你又是個寡婦。又有孩子。一們死纏。你是能嫁她呀。扯那個心管麼。好好作點事。把孩子耐大。還有名有績的。胡扯八拉。再弄的人不像人。鬼不像鬼。糟塌身板。那多那少。我勸你回心吧。莫芳兀的啞了一口。拿眼一夾。用手狠勁又推了一把罵道。騷科子。你滿嘴噴甚麼。再胡說八道的。別說我擰你。回去告訴你爸爸。罰你跪一柱香。佩秋一笑。才不言語了。不多時到大西關的松柏胡同。一進院。便聽上房有人說話。是藍天蔚聲音。莫芳一皺眉。二人進了上房。到東屋看老父比往日很是精神。坐在牀上。陪藍天蔚說話。於是二人都行了禮。藍天蔚笑道。我們公司裡今天是個例假。所以我方來看看你好了沒有。好了明天好上班。眼看快過年了。沒甚麼大不了的病。就上班去吧。也省得成績不好報。你們科長。那天不問我幾遍。莫芳脫了整衣。笑道。勞你駕。再給我掛幾天號。過完年。初五六再上班吧。說着望藍天蔚便嫣然一笑。

這時佩秋早跑到她父親朱家訓面前。問長問短的。在用刀打着從街上帶來的蘋果皮。一丫一丫的往她老父的嘴裡送。朱家訓老臉婆婆。看看愛女。只是嘻嘻在笑。告訴把小玉抱來。坐在膝頭。又一陣哈哈大笑。在抓梨奪棗的。這一對白叟黃牙。竟在牀上打起架來。惹得一屋子人連兩個老媽子都笑了。莫芳道。天蔚。請西屋坐吧。於是二人來到西屋。藍天蔚一把扯住莫芳的手。擠坐在小沙發上。望望門外。低聲道。晚上咱倆到大中飯店去呀。看看上海新到的。少女歌舞團。據報紙上宣傳。男女明星八十餘人。張翠紅。陸露明。小巴狗。馬露芬。尤光照。湯顯令等。都來了。莫芳不禁哈哈一笑。用手指一戳他額角。啐道。虧你是白字老先生。也不打聽打聽。人家的是大名鼎鼎的。張翠紅。陸露明。馬露芬。尤光照。你念那去了。小巴狗。湯頭令可不知是誰。藍天蔚笑着點頭。又一握莫芳的手道。出去消遣消遣吧。晚了就不用回來啦。莫芳一皺眉斜了藍天蔚一眼笑道。別儘核計美事啦。人家病剛好。上次街都強扎掙着。陪你樂一夜。那不是玩命。你留留我吧。說着一欠身要站起來。藍天蔚驟然一擁。一邁腿。壓住她下身。動不得地方。莫芳笑着推。藍天蔚笑着嘻嘻兩手一搗。猛聽門一動。佩秋嘖的一聲進來。把臉一板。裝沒看見。便去拉北窗下八仙的抽匣。嚇得藍天蔚忙離開了身。莫芳也滿臉飛紅。站起冷望了他一眼。藍天蔚如坐針氈。如芒刺背。羞的無地自容。偏是佩秋不知在匣裡翻甚麼。稀溜嘩啦的。呼叭。把抽匣推進去拉出來。一聲响。也沒動地方。莫芳道。你找甚麼。佩秋

等了一會。也沒抬頭。很粗燥的道。我找那把刮臉刀子。說着叭的一聲。把當中的抽匣推進去。又狠勁一拉左邊的。用力過猛。嘩啦一下子。抽匣落地撒了一地東西。佩秋竟粉面飛霜。霞顏掛雪。也不知那來的氣。並不彎下腰去收拾。竟而臉上一陣青白不定。拿高跟鞋腳。踢的那那都是。一地下零碎東西亂滾。她還氣呼呼的踏着東西。咒神咒鬼的罵道。瘟大災的刀子。沒有你。我就不要臉啦。莢芳又是氣又是笑。忙一繃神。暗中給藍天蔚遞一個眼色。藍天蔚會意。拿起帽子道。莢芳我要回去了。於是三腳兩腳的出來。王媽把大筆和手杖送來。也沒顧穿。往肘上一搭。匆匆出了房門。莢芳送到院裡一轉屏風。才低聲道。天蔚你下次。少來幾路吧。佩秋那丫頭。性質很古怪呢。今天被她撞見。保不准告訴爸爸。又得三天三宿不開晴。罵個死去活來。有事等我約會你吧。藍天蔚點頭作別。坐車去了。莢芳回到上房。也沒敢到西屋去。佩秋一連鼓了三四天氣。也沒和莢芳說話。莢芳只好曲意承迎。在處處轉化着。到過了小年。佩秋才轉過臉。開了晴。一天嘻嘻哈哈的。忘了這瑯子事。在新年過破五。初步這天上班。看到雁生。也不知那來的氣。總是不愛理他。偏是雁生不識相。總務科一天跑破了門。也不知那那們些公事。每一體的。總是拿眼望着莢芳。有時笑了笑。莢芳裝沒看見。也不理他。一直到午後四點下班。同到廁所裡水池子去洗手。二人湊在一處。莢芳仍然是冷冷的。連眼皮撩也不撩。雁生看看左近無人。拿過莢芳的胰子。在手裡搓一搓。低低笑道。你怎麼也學了扒兒手。把人的

東西偷去。這些日子。還沒使够呀。萸芳容色乍變。一挺腰。兩手一甩。鼻子不是鼻子。臉不是臉。一把把胰子從雁生手裡奪去。啐一口道。是人不是人。少和我說話。我作賊也偷不到你名下。說着手也沒擦。拿起胰子盒。出去還把門使勁一摔。雁生這個揜揜皮挨的。耳而發燒。當時憤愧欲死。所幸沒等二個人見着。心裡倒多加上一個警惶。微微吁了一口氣。擦擦手。回家飯也沒好好吃。半夜多沒睡着覺。最後想開了。自言自語的道。我何苦爲她而生煩惱呢。於是放開了一切。從此便又有些和萸芳疎遠起來。可是萸芳大面上是這樣。給雁生一個釘子碰。也未嘗不是擒縱之術。暗地監視着雁生。反而一天五次八遍的。跑破了經理科的門。和同事們嬉笑歡容的。在媚動着他。以爲雁生漸漸的。還要來附就自己。那時候。便可以捉住不放鬆了。豈知雁生二十三年。獨情不偶。孤清自令。輕易看中一個女人。一縷情絲。一二年來。似被萸芳挑動了。更又在東山上遇一個白鴻影。爲同性之嫌。而又不她她底蘊。雖相愛悅。究屬不可能。從結識了苦葫蘆。一心似醉。兩意如痴。默默中早引爲同調。隱有接近之心。對於萸芳。也不能忘情。然而知道沒好的結果。加上種種關係。向來就未曾敢接近一步。這次被她一甩。更失意了。他並不是登徒子。好色者流。而又不曾角逐於商場之上。那知道女人玩弄男子有種種的手腕。一頓一硬一啼一笑。都是工夫。萸芳這樣一來。雁生倒認爲她是。安心和甩男。友。和旁人獻媚。使看着眼氣。以逞一時之榮。所以不但不屑附就她。反而如鸞似鵲。一天像個僕

子似的。精神方面。似也不大舒服。莫芳着不下去。一方面疑他別有所戀。真個的把自己拋棄了。一方面又覺出雁生不像有外遇。反而可憐他不會施手腕。不是情中之賊。因而漸漸心裡軟了。就附着和他說話。雁生也總是和和氣氣的。無愧容情語。可是一句玩話也不吐了。就是眼睛也板了皮氣。不再像以前那樣對愛克司光。藍天蔚時時在考查着。有時約兩個人出去玩。雁生總是托故不去。莫芳強他。雁生便說被舅舅看上了。再要去閒逛。便要擡出去不留食宿。所以害怕。不敢出門。莫芳也只有罷論。一天雁生到東塔臨完張好古。拜年回來。一進大東邊門。不禁嚇了一跳。見菊隱從道南一家當舖裡出來。手拿一張印藍字的毛紙。大概是當票了。低頭在數手裡的錢。出門向西慢慢的瞷着。雁生在馬路上心裡一慘。從旁影看着她。面色灰暗。比從前又憔悴了不少。毛蓬蓬的頭髮。在腦後梳一個短辮子。仍然穿着那油禿禿的舊襪。褲腿上也破了兩處。露着棉花。鞋拖拉被拖拉的。凍的直抱夾。不時的把兩手抱在一塊。送嘴上呵呵。蹣跚的跑了幾步。雁生叫道菊隱。菊隱一站脚。一回頭。見是雁生忙兩手一垂。行個禮道。雁生哥。啊啊。你哥哥在家呢嗎。菊隱略一沉吟道。在家呢。雁生也沒細問。便道。我就去。給您家拜年去。說着便向前走。菊隱在身後一步。一路二人也沒說話。到什字街口。雁生低着頭。竟走了過去。菊隱站下脚。呆一呆看雁生已走過胡同口去。只管低頭在瞎撞。菊隱情不由己的站下脚。叫一聲。雁生哥。我要回去了。雁生猛然一回頭。啊的一聲。望望街道。轉

回身一拍腦蓋。笑道。要命。怎麼幾天沒來就忘了道路啦。菊隱也悄然一笑。到雁生身旁道。雁生哥今天對不起。我不能讓你到家裡去。雁生一怔道。怎麼的。嫌我下午登門。顯着不恭敬嗎。菊隱道。不。我哥哥現在病裡。不能陪你。嫂子將臨產不幾天。暗房裡非常髒。既沒法待客。而又怕你年青的人忌諱這個。雁生哈哈笑道。沒關係。沒關係。你哥哥鬧病。我應當去瞧瞧。你嫂子添小孩。我更應當去賀喜。有甚麼忌諱的。你怎麼也迷信嗎。菊隱也微微一笑。二人一同到籬笆胡同大雜院裡。一到東頭房外。便聽一陣人哼聲。小孩呱呱聲。菊隱已面色慘變。盈盈欲滴。搶前一竄門。雁生進屋。菊隱也沒知聲。雁生一直進了裡屋。不禁也心裡一慘。看破狼破虎。黑洞洞的。北炕上躺一個黑瘦的漢子。正是黃東馥。炕當中臥一個白胖的嬰兒。黃大娘坐着給擦青屎。聽門一响。抬頭一看。雁生勉強笑着行個禮道。黃大嫂過年好啊。得兒子大喜呀。黃大娘定睛一瞧。哎的一聲道。這不是白叔叔嗎。二三年沒見了。貴人。貴人。請坐吧。黃東馥住了呻吟一個臉。雁生又行個禮道。大哥好。黃東馥啊一聲。又望望雁生。略點點頭。顫聲道。你請坐。雁生看屋裡箱籠桌椅。都沒了。立鏡立櫃。以及一切上次來看到的傢具什物。都不知移到那裡去了。就剩地下一個洋爐子。旁面堆一小堆煤球。幾把秫秫拌子。再就是一個小櫃檯。和一台打字機了。望望外屋。除了吃飯傢具而外。也沒了十之七八。遂不禁一歎。只好坐在菊隱的牀上。菊隱在外屋倒札裡。始終也沒出來。黃大娘直讓着吃烟呀。喝茶呀。被

孩子拿的也動不得地方。雁生連道。不客氣。不客氣。因問了黃東馥幾時得的病。黃大娘幾時添的小孩。黃大娘一皺眉道。他以前關了一秋癩子。剛見好。又關了這一場氣惱傷寒。兩個來月了。也不敢上醫院去治。怕視為傳染病送隔離所去。又怕給字封門。所以每天偷偷叫漢醫。錢都化的上千了。也沒見效。憑甚麼都賣淨了。大年初一。我又添這個孩子。昏住了脚。生意也沒法去做。菊隱又年青。唉。真把人愁壞了。黃大娘說着。雙眉皺成一線。在抱着孩子哺乳。雁生怔了一會。才道不用愁。大哥好好養病。天氣一天比一天暖和。我看還是到醫院裡好。就是送隔離所去。也沒關係。治的總比漢醫強。而且也省錢。黃大娘歎口氣道。僂兄弟。住院一天也得好幾塊。到那籌這筆錢呀。說着又嘆了兩口氣。忽見菊隱從倒札裡出來。在外居逗留一會。捧着三個飯碗。低頭進來。放在櫃檯上。便從檯上摘下燂靈料水。一眼也不抬。黃大娘道。沒看見來客嗎。菊隱手微微一笑。低聲道。在街上遇見。他和我一塊來的呢。黃大娘便笑了。雁生心裡一憐一愛。似喜似悲。看菊隱已洗了臉。薄薄拍一層脂粉。頭髮也重梳了。一層水光。在腦後編一個橫辮。盤在衣領之上。雖然沒換衣服。似乎打掃得乾淨一些了。先捧一碗白水低頭送在雁生面前。雁生一欠身。菊隱捧着竟未往牀上放。背着黃大娘的眼光。低頭眼皮一動。從深長的睫毛裡望着雁生。低聲道。你吃茶。又微微一笑。雁生望望也報之一笑。雙手接過水碗。便放在牀沿上。菊隱回身。又給她哥嫂每人斟了一碗。便退到外屋去了。背在北面倒札的板壁

上。背着手。眼望着門口。不時的舐一舐嘴唇。交叉着兩腳。一眼也不往屋裡瞧。動也不動。站的地方。正對着雁生。北炕上一點望不見。雁生只要一抬眼。便可從中門上。看到她的半面。端着水碗。喝了一口便要望望。留神看菊隱也彷彿在眼角一溜一溜的。可始終也沒偏一偏臉。似乎覺察出雁生是在望她。一皺眉。一咬下唇。胸脯一起一落。兩臂一抖。歎了一口無聲的氣。頭低下頭。在地上把脚一搓。又一揚臉。才歎出聲來。雁生不覺心裡一痛一酸。眼角一澀忙也一低頭。喝一口水。忽聽黃大娘道。白兄弟沒看見烏林甫呀。雁生啊的一聲道。他請一個多月假了。現在還沒去上班。黃東霞正哼哼着。一偏臉喘道。你打聽那個喪盡天良的禽獸。說着鳴作一團。黃大娘微微一笑。便去替他捶背。雁生臉一紅。心裡也一跳。也沒敢問下去。於是又沉寔了一抬頭。看菊隱正睜眉詫異的聽着。一看雁生望她。又忙把臉拗正了。雁生道。我今天來。一者給大哥大嫂拜年。二者爲妹妹的事。打算後一半天我和她同到宋科長家去一次。或者也許有八成希望。咱們公司裡。聽說要用一批女職員。這一來倒有個好機會。黃大娘將一笑。沒等說話。黃東霞一揚臉道。謝謝老弟吧。我妹妹死巴巴的。一點不通世路。念十二三年書。將來嫁人她不渾蛋就行了。我不用他揮錢。老弟不必分心了。哥哥謝謝你吧。雁生一怔。抬頭望望菊隱。菊隱站在外屋。後屁股靠在板壁上。弓弓着腰。左手扯着襟襖的前襟。右手拿個白粉筆頭。一陣亂劃。完了一挺腰。一轉身。兩手扯着大襖貼邊。朝雁生一注目。又一

低頭。然後才抬起頭。一笑。雁生也不覺一樂。看她襖襟上寫三個字大的字。勒不得。送點點頭。菊隱提褲子。三把兩把擦淨。又拍拍粉筆灰。雁生一笑。把右手中指往嘴上一豎。點點紅唇。鏡的像兩個橋墩似的。微微嘶的一聲。手又向外一擺。雁生會意。忙欠起身掏出皮篋。取出一指鈔票。數一數留下兩張。到北炕邊道。大哥。這有八十塊錢。帶你隨便買點甚麼適口的吃吧。這二十塊錢給小姪作見面禮吧。說着放在炕上。便一扣整衣鈕。黃大娘咸又紅道。幹麼。叔叔這大的破費。黃大娘望了一眼。麴聲道。給孩子的謝謝。其餘的急道叫叔叔收起。雁生拿起帽子。笑着就走。黃大娘喊道。老九。來把你白哥哥的錢給他。菊隱在外屋答應着。便急進屋。雁生笑着把門一帶。到外屋用子一攔。菊隱。笑道。我拉屎你讓我回去嗎。菊隱笑。瞪了一眼。便一把雁生。搶進裡屋。抓起那八十塊錢。趕出來看。雁生已到院裡。等她赶到院裡。雁生已出大門。菊隱嚇了。匆匆忙忙的。又趕出大門。兩頭望望。那有雁生的影。不覺一陣芳心無主。垂一般的向胡同口追來。還破口喊着。雁生。雁生。一失神。腳下被冰塊子一絆。身子向前一撲。聽呀的一聲。雁生從一空門道裡跑出來。上前攔腰一抱。菊隱嚇的媽呀一聲。幸而手將着地。算沒跌着。扶住雁生站起。早驚的脖子粗臉紅。一推雁生。一擺嘴。睜了一眼。一手拍膝蓋上的土。一手握着錢。直起腰。直起腰。半天才緩過一口氣。雁生急道。跌那兒沒有。也兩手給她在揉着被挫的手。菊隱一甩膀子。低低笑道。你真胆大包天。大面上竟敢公然捏女人的

手。這若叫我們老鄉看見。又打你個紫茄子色啦。說着又啼啼一笑。望了雁生一眼。雁生也一樂。撒開手。二人往胡同口走來。菊隱又道。給你。咱家雖窮。尙不缺你這八十塊錢使用。收起來吧。雁生笑道。你真服從你哥哥的命令。我告訴你一句話。男直終窮。女直寒。我這是不濟富。難道不好用嗎。或者怕欠人情。談不到通財之誼呢。菊隱臉一紅。把錢擱起。低聲道。只好瞞着哥哥。留用吧。雁生又道。你真不想作事了嗎。是你哥哥不願意呢。可是另有其他的原因。菊隱默默了多時。眼看到十字街口。才吞吞吐吐的道。你幾時有閒工夫。雁生道。明天星期六半天。後天禮拜。我向來沒事不出門的。有事嗎。菊隱站下了。低頭用脚只是踢牆陰下的積糞。胡同口老北風呼呼的。凍的二人臉上青一塊紫一塊的。菊隱只是羞羞縮縮的。有話似乎不好開口。雁生道。你有甚麼難事。只管說。若是用錢化。除了我的正餉一個字不敢動。按月交給舅母外。年前算下一筆稿費三百多塊錢。現在還有一百多。若用你都拿去。後一後。二月中。還有晶晶報的稿費也快清了。用個幾百。還不成問題。若是想作事呢。越快越好。一半天我和你一同去宋家一次。現在沒過春節。拜年也不算晚。你有甚麼話只管說。菊隱又扭妮多時。才道。我後天到烏家去找你再說吧。雁生略一沉吟。一皺眉道。我舅舅很頑固。我表姝又很刁黠的。我看沒如我在大光明影院樓上等你吧。菊隱急道。我不去。被熟人看着。怪害臊的。雁生一笑道。好吧。後天我就在家等你。不見不散。快黑啦。我要回去了。菊隱點點頭。

眼看他坐上三輪車。一直跑沒影了。菊隱才思思量量回到家來。沒敢進裡屋悄悄在倒扎裡。燒水煮飯。猛聽她哥哥叫一聲道。老九。還沒回來嗎。菊隱忙答應一聲道。啊。哥哥。我早回來了。現在掏飯呢。黃大娘道。錢給他了嗎。菊隱慢吞吞的答應了一聲。便收拾放桌子吃飯。揀過去天便黑了。侍候着哥嫂睡下。已是十點多鐘。自己放下帳子。把牀頭小電燈捻着。上牀脫了衣服。在枕底翻出一把當票。款在枕上一皺眉。一頁一頁翻着。看自己四季的衣服全當了。就贖冬天的。這八十圓也不够。而且贖出來又怕哥哥追問那來這些錢。也是難題。於是籌思了一夜。早晨把飯作好。看已九點多鐘。看看裡屋北炕上。大人孩子。尚在熟睡。遂洗一把臉。梳梳頭。輕輕把門帶上。出了大雜院。不多遠到一家門外。輕輕拍了幾下。不多時出來一個老媽子。叻的一聲道。黃小姐這早就來了。有事嗎。菊隱低聲道。你小姐起來了沒有。那媽子回頭望望。鬼鬼祟祟的悄聲道。天亮才回來。現在睡呢。菊隱一笑道。我等一回再來吧。說着回家。做好飯菜。黃大娘才起來。十一點多鐘吃完飯。菊隱又去問一次。還是沒起來。一直到午後兩點多鐘。菊隱跑了三圈。才見着那位甚麼局長的小姐。王郁芬。人家正收拾得地地道道的。燙着飛機式的髮。眉描得長長的。臉撲得白白的。嘴唇抹得紅紅的。穿一件窄小抽肩的西服上身。毛襯衣領上扣一個金鍊金珠的花球。繫着短裙。登一雙紫色細高根皮鞋。在小腿子上。一溜偏鉤。套着帶高腰子的本色飛機鞋蓋。正在披着一件毛織絨的大衣。鵝絨織成的英雄帽。和手套。

以及細皮的手囊。都在茶几上放着。一見菊隱進來。便戴上帽子。和手套把皮囊往袖上一拷。很驚訝的道。這們冷的天。你怎不穿大衣呢。有事嗎。菊隱委委縮縮的道。郁芬姐。我有點事情來求你。現在我想出曉門。爲哥哥的病。把幾件衣服都當了。想借你幾件裝裝臉。郁芬一皺眉道。行是行。還有幾件都不甚新啦。就是穿。也得現收拾。冬天衣服就我身上這套。我現在就要出門。怎麼能脫給你呢。菊隱道。不。我明天午前用。到這個時候。也就給你送來了。郁芬慨然道。好啦。我今晚若是回來。打付老媽子給你全套送去。若是晚了。明天你上家來取。大概你鞋帽都沒有了吧。菊隱臉一紅。低頭不語。郁芬假近身。並肩坐在躺椅上。菊隱只是長吁短歎的。郁芬低聲道。菊隱。你總是那們倔強。若是聽我的話。經濟環境。也不至被壓迫到這步。現在……說着用眼一撩。又微微一笑。從手皮囊裡掏出一枝香烟。在拇指蓋上敬敬。又取出自來火點着。鴨子腿一擰。仰在椅靠。狠狠吸了兩口。一揚脖。一手挾在脇下。一手挾着烟捲。在吐着一個個的烟圈。菊隱驟然泣下如雨。慘聲道。姐姐。我不如你自由。父母去世。一個弟弟靠不着你。你我同學六七年。你是知道我的守舊家庭。假便那們一做。只圖幾個金錢。快樂一點尋不着。哥哥知道。不把我活埋了。也非氣死不可。而且我。我現在。已已經。有。有了……菊隱說着。聲音漸漸低下。一扯大襟前襟。泣不可仰。郁芬一探身。拱着兩隻膝蓋。把手囊往懷裡一壓。挾着烟捲笑着。你你有了甚麼。有了愛人了嗎。菊隱越法抽噎起來。

郁芬又道。可是年前在你們院子挨打的那個人嗎。很漂亮呀。他姓甚麼。多大歲數。在那兒住。是秧子。是學生。可是作事的呢。菊隱泣道。他就是盛傳一時的名小說家。雲中子。本名白雁生。係海南縣人。比我大三歲。在實業大學本科二年沒畢業。父母雙亡。寄養在本城南關舅家裡。在秋華紡織公司作點小事。月薪倒不多。三四十圓錢。稿費平均收入。每月也掉不下三二百塊錢。和我哥哥是朋友。他很口強的。很要臉的。若知道我爲生活所迫去作那種生活。非拋棄我不可。所以屢次辜負姐姐的美意。我就是窮死。也不敢違背胞兄的庭訓。模糊變偶的血誠。說着又哭了。郁芬歎一口氣站起。把烟掐了。因道。菊隱。你還用錢使不。拿去幾。菊隱也站起擦擦臉道。謝謝姐姐。不必了。昨天他來。給了我一百塊錢。爲留給哥哥入院費。所以沒敢賒號。才來和姐姐借衣服。郁芬看看手表。匆匆忙忙的道。就那們的吧。我現在還得出門。唉。我也是沒辦法呀。你看父母去世。無多資產。我自己好說。弟弟誰養活呢。唉。混一天算一天吧。於是二人出來。郁芬上車一溜去了。菊隱回到家。忙這。忙忙那。天就黑了。吃飯睡覺。第二天老早。剛燒開飯鍋。便到王家來敲門。老媽子出來笑道。呦。黃小姐來了。我正要給你送去呢。咱家小姐昨晚兩點鐘就回來了。菊隱大喜。告訴不要驚動郁芬。老媽子送出一個包袱。菊隱也沒敢開看。捧到家裡。當時洗臉梳頭。穿戴起來。渾身上下。一樣也不少。就連手皮包都拿來了。當時換完。看看日頭將鑽出嘴。約摸不到七點鐘。聽聽哥哥正在熟

隱。逡伏在北炕黃大娘的耳邊。低低叫了幾聲。黃大娘一咕碌爬起。怔肩怔眼的。只是望。菊隱附耳說道。嫂子。我出次門。有個同學代信說給我謀點事。我去去就來。哥哥專問。你給我美言美言。飯已經燒開鍋了。溫水在爐子上呢。黃大娘點頭。也低低的道。這是你抽的衣服嗎。菊隱道。不是。是我借郁芬姐姐的。昨天我忘告訴你了。雁生哥那八十塊錢。我給他。他擺頭不要呢。在街上又不能拉扯的。他一逡坐車去了。我看先化一步。哥哥好了再還他。也可以的。雁生那像烏林前那樣禽獸。交這樣朋友。不至於傷心的。黃大娘點頭。菊隱把錢交給她嫂子。只帶幾個零錢。匆匆出來。一到大門外。不禁嚇的一縮。看不遠的胡同口上。一個人徘徊着。正是雁生。遂咳嗽一聲。急走了幾步。雁生正嘶嘶哈哈的。兩手插在大篋兜裡。整整着皮領。在地上躡腳。猛見菊隱出來。不覺大喜。一按獺領。便迎頭走來。菊隱一擺手。雁生忙又轉回身。往大衙走去。到十字街口。又站下身。回頭回腦的。菊隱在後。手又朝北一指。雁生遂沒走大衙。直穿入路北的窄胡同裡。才放慢了脚步。菊隱在後隔了三五十步遠。只拿眼瞞着雁生。掬一個手帕撫着嘴。也跟進了窄胡同。又轉了幾個彎。二人才趕到一塊。菊隱只管低頭不語。心裡砰砰直跳。一眼也不敢望雁生。雁生也毛騰騰的。賊目流星。只是左顧右瞻的。兩個人爲愛神的驅使。竟迷惘了心智。不知所從。那像以前到在一處說話那樣隨便。躲躲閃閃的。既不敢在一塊走。又很怕離遠了。這樣相持着。幸而大清早晨道上人少。又是個背胡同子。風颼颼的。

天上在落着清雪。眼看要到小東關大街。雁生一老臉。望了菊隱幾眼。菊隱也放慢了腳。只是低頭撫着嘴。雁生臉先一熱。悄聲道。咱倆上那去呀。說着便站下了身。菊隱也停了腳。在地下踢着浮雪。頭也沒抬。那有以前那樣豪氣。說話也出出探探的。剛有蚊子聲大。多時才道。你隨便吧。雁生道。下頭不遠天香廟前柴草胡同。老烏家去吧。他家就有一個老父親。到那坐坐吧。菊隱陡然揚起臉道。誰家。烏林甫嗎。不去。他都把我坑苦了。說着一咬牙。雁生想一問道。飯館子這早還沒開門。怪冷的。那去呢。菊隱急道。不會找個旅館先坐坐嗎。雁生一笑。二人到大街上。又走了不遠。叫輛馬車。一直拉到城裡的優惠大旅館來。開了一個房間。茶房領到二樓的第十二號。進屋裡。二人才放了心。茶房捻着電燈。打開汽門。遞來茶水。手巾。河出去了。雁生把門一扣。看看表。才七點三十五分鐘。因一笑道。還早呢。說着脫了大氅。和帽子一同掛在衣架上。看菊隱背站在東窗下。獨自抱着提囊。手撫着嘴。動也不動。雁生近前笑道。菊隱。房裡很熱。脫了大衣吧。菊隱也沒作聲。站了多時。身上是覺得熱起來。漸漸冒汗。爲怕髒了借的衣帽。迫不得已。把大衣脫去。將汽門緊了兩轉。把燈閉了。又做開窗上的透風眼。屋裡溫度才平和了。回身坐在一張沙發上。掏出手帕擦擦鼻凹眼角。一聲不作。也不望雁生一眼。默默的捋起左邊的西服袖子。拗拗着胳膊。半側着身。用右手在不時的搔搔左臂上豆大一個朱痣。而不時的還要吐一口唾沫。用手攏勁抹幾把。彷彿也不解癢。雁生坐在對

面。另一個小沙發上。看看笑道。屋裡不冷。你把衣服脫下來大搔一陣。不就渾癢了嗎。菊隱臉微微一暈。放下袖子。揚起臉笑道。你說甚麼。我不懂。說着面色漸漸一沉。山桃李溫容。而變成冰霜冷色。真就脫了西服上身。剝掉毛背心。把襯衣袖子一挽。互抱着兩肘。仰在靠上。擰擰着腿。揚臉眼皮一撩。望着灰棚上的漆花。在乾舐着上下唇。越發顯得兩瓣櫻桃鮮紅美豔。態度恬然。不像在道上那樣靦覷了。雁生心裡一蕩漾。留神看她左臂上那一點紅痣。圓圓的有豆粒大小。既紅且豔。印在肉皮上。並不像普通的痣迹。多少要突起一些兒。這個不然。竟好像畫塊朱記似的。顯然奪目。遂不禁一驚一歎。而又半信半疑。呆呆望着。目不轉珠的釘在她藕一般的粉臂上。覺得她這一身肌肉之美。實爲北地佳人的特資。而揣測那一點朱紅。猛然熱血一湧。一欠身便抓過菊隱的手。低頭便吻。菊隱氣道。幹麼你欲乘人之危嗎。

第五回 要與證將來靈魂肉體 不堪論已往天理良心

白雁生一捉黃菊隱的手腕。送到嘴頭上便吻。菊隱當時面色一變。猛的一挺身站起。森然厲色的道。幹麼。白雁生。你也學無賴。欲乘人之危嗎。說着掠掠着臉。圓睜俊目。氣的身上立抖。摔碎了銀牙。嘎吱吱三響。兩臂在哆嗦。可是被人捉住的一隻手。好似觸了電流。麻木不仁。早已失了知覺。一任雁生緊緊的摀住。吻了多時。用舌尖只是舐着那塊紅記。連吻帶吮。只不釋口。菊隱也熱血一湧。頭上嗡的一陣。足跟一軟。身子一顛。卜登一聲。又坐在沙發上。右臂往搭手上。拐。頭一頂。左手就是被人扯掉也不管了。心裡似驚似立。如醉如痴。初次得到愛人這樣親切而又真摯的熱烈表示。說不出是愉快。可是羞縮。心裡一陣酸甜苦辣。不知是甚麼味道。接着哀感頭鬢。也不知自己怎樣才好。竟抽抽噎噎的枕在胳膊上。兩肩一聳一聳。哭泣起來了。雁生擎着她這一樣雪藕也似的外臂。在那塊紅迹上。舐了多時。又吐兩口唾沫。拿領巾狠勁擽了幾把。那塊豆粒大的紅記。不但稍退其色。而更像經雨的榴花。倒越法鮮豔起來。不禁哈哈一笑。朗聲道。一經把握從今後。何處相逢驗守宮。菊隱猛的一抬頭。溶涕治淚。慘促了花容。一身抖顫着。手一縮。哀怨神情。一聲苦笑。恨恨的道。人貴知心。異性的接觸也不是偶然的。我一個孤哀的弱女。在這種身世飄零之下。認識了你。滿想倚

玉攀藤。得到提攜和補助的安慰。你不能諒情。拿我作路柳牆花般看待。無禮的衝動。思欲乘人之危。虧你是個出色的英雄好漢。我錯了。我錯了。說着起身便穿衣服。雁生大驚失色。又一堆菊隱的襟袖。惶惶的道。我並沒有失禮呀。偶而見你的處女貞血。奇心所感。一爲捉試。假使我沒有一點情感作用。我連看都不看呢。你怪我嗎。說着也面色一慘。悽然欲涕。菊隱心裡一轉。又猛一轉念。把牙一咬。一推雁生。冷望了一眼。撇着嘴。啐一聲道。滾點。拉拉扯扯的。我既不是妓女。又不是招待。隨便的任你玩弄。我要走了。說着便穿西服。又去摘大衣。站在立鏡前扣鈕子。却慢騰騰的。偷眼望雁生。呆呵呵的。握着兩手。死站在當地。頭上青筋暴起。汗像豆粒子那們大。往下直滾。面色青紫得吓人。乾在吧嘴。身上也不斷的在顫動着。菊隱倒抽一口冷氣。忙一轉身脫了大氅。往沙法上一扔。忽見雁生淡然一笑。一擊掌。當時還過了面色。頭一點笑道。菊隱。是我不是了。而也是我錯了。二十三年沒得一個知心的女友。不敢濫用其情。從認識你。神思顛倒。一心似醉。晝夜思維。倘不見棄。有感情濃厚的一天。將引爲終身的伴侶。我是個傻子。想不到祇種下片的相思。原來你是一個無情的女子。我現在懊悔已晚。求你原諒。不過有一件事我要聲明。我既不是爲愛你。才給你謀事。也不是乘你環境不良而誘惑你。我誤認了情人。是沒生的恥辱。你不要誤會了。我是蔑你的人格。從今我願改過。求你口頭留德吧。關於你的事業一層。你親自向宋燕玉去說。十有八成能行。就是不行。

後幾天我們公司裡一定貼出招考的廣告。你去報名。我正管人事。也決對取你。我知道你的環境不好。上宋家去沒錢。我再給你留下幾十。說着一掏皮夾。菊隱猛的上前一把他胳膊。把臉貼在他胸前。失聲而痛。雁生一扶。一閃身笑道。菊隱。你也是受完了中等教育的女子。未能涉足情場。我不知道。但你總該能了解男女的立場。你這個樣子。是表示愛我嗎。菊隱哭着撲。又攀住雁生肩頭。一頭頂在胸坎上。泣道。我愛你。我早就愛你。雁生哈哈一笑。掏出一疊鈔票塞在她西服袋裡。又一閃身笑道。強摘瓜不甜。我逃出一切隱衷。顯見是向你討哀憐求愛。這種近於追逐和懷柔的男子。你不是卑鄙他嗎。菊隱像瘋鼻似的。又攀住雁生。偎近了身。鼻涕一把眼淚一把的連聲道。不卑鄙。不卑鄙。永遠的不卑鄙。雁生猛的一推。啐了一口。扳起臉道。以往你不愛我。等我討你的愛。你才來愛我。這種女人。我偏不愛。你不卑鄙我。我還卑鄙你呢。遠點。我回去養養精神。還留將來貢獻給真正愛我的人呢。說着又一推。菊隱撲的栽倒。爬起來披頭散髮的。血淚模糊。也不哭了。把牙一咬。向雁生直抓過來。雁生嚇了一跳。看她兩眼通紅。兇神似的。倒抽一口冷氣。連忙退避。門又扣上了。一時無處可躲。菊隱體格素來矯健。又是一口氣勁。趕上前一把抓住雁生的前襟。惡狠狠的一拽。登一聲。按在就地。雁生本來就文弱。那撕掠過她。嚇的屁滾尿流。哎喲一聲伏在地下。菊隱左手按住他後脖頸。右腿跪在地毯上。揚起右手。拳頭像擂鼓似的。咬着牙。鼻孔裡只是呼哧。一聲不响。

在雁生後屁股上。大腿胖肉上。這頓捶。打的雁生哼一聲喚一聲的。只是哀告求饒。好妹妹。手下留情。別打了。你說怎樣就怎樣。哎喲。可疼死我了。這回半月也養不好。再有誰給我治。哎喲喲。你心真那們狠呀。還若給你當漢子。像打兒女似的。一輩子也得是你的下坡。哎喲喲。你還打呀。菊隱本來是氣無所洩。打了他一陣。心就軟了。聽他哭哭啼啼這一哀告。早破涕爲笑。左手一摺他脖頸。又微微一按。雁生哼的一聲。嘴一吃土。又哀告的道。好妹妹你撒開手吧。我有話和你說。不要說了正事。菊隱偷偷一笑。又在他後屁股上捶了一拳。陪道。你還和我玩手腕不。雁生忙道。不了。不了。抓你手是故意看你不上火。你若不生氣。我好大胆的和親近。你若翻臉。我好借這個機會。道出我的心事。我冤你損你。是逼你向我認饒。那想你我更有道眼呢。像個潑老婆似的。把人往死搯。還不撒開手呀。菊隱剛哧的一樂。又用脚一踏他小腿子。打了兩拳。雁生又哎喲的起來道。你怎麼還不消氣呀。都怨我一個人嗎。進門你該將膝膝讓口你的真操。拿肌肉拱撥人。把人捺上火。你又故意裝起正經。敷衍道黑的派人家不是。容許你拿方人家。不得不老實實的向你陪情。就不許人家也拿方你。你那就不是手腕嗎。菊隱又打了一拳。低聲陪道。你瞧。我打漏你腕眼子。雁生忙小聲道。不囉。不囉。你別再玩手腕啦。都不是孩子啦。你何必還來這一手。我就是不該說。原來你是個無情的女子。那一句。也未屬不是想逼你先說出牽裳覓帕一層。我好再愛情上男子的立場。你未自己服饒。

竟玩硬的打罵逼我說出口。這能說不是你的手腕嗎。菊隱嘆味一笑。一撒手陪道。安知你說了這些不也是手腕的一種呢。誰老再玩滑頭。就得被天打五雷擊了。說着把雁生扶起。可怪挨了半天打。下半截只有點麻木。倒不甚感痛苦。起來揉揉屁股。弓弓着腰。只是撇嘴。菊隱笑着給他拍身上的土。雁生一把把她推個倒座。氣呼呼的。坐在床沿上。惡狠狠的瞪了幾眼。罵道。損丫頭。恨不恨的捶你一頓。菊隱爬起。剝淨上身。拉了裙子。退下鞋蓋。咬着牙。身上比將才更伶便了。往雁生身上一撲。潑嬌潑痴的一頭滾在懷裡。還直嚷着。你打吧。你打吧。我不要命了。雁生又嚇了一大跳。將要起身拒敵。看菊隱如嬌鳥依人。投於懷抱。那眼波一動。巧笑倩兮。方知他這回不是惡意了。把將要跳出腔口的一個心。算安定下去。方之擁。聽驚人壁上的鐘聲。嚙嚙的敲了十下。菊隱一扶雁生兩頰。一注目笑道。我這樣的淪落下去。賣笑於人。像不像個野妓呢。若果真是個野妓。你也能這樣的垂愛於我嗎。雁生嘩然一笑。一擁菊隱。在交着頸頸。沒說你不能淪落到那步。就是真爲環環逼迫。非操那種賤業不可。只要你永遠的愛我。我們的靈魂決不能爲肉體而消彌與泯滅。我是不會拋棄你的。菊隱亦驚亦喜。又一倚俯首於懷。擺弄着雁生的領巾。竟低低的念道。人生散聚。百年猶且暮耳。何用作女兒哀泣。此後妾爲君貞。君爲妾義。兩地同心。即仇讎也。何必旦夕相守。乃謂之惜老乎。雁生剛一樂。菊隱又哀哀念道。聞君克饒舊盟。意願斯慰。妾此身不二。之死靡他。奩中珍物。不著蘭膏。

鏡裡新裝。久豔粉黛。君似征人。妾作蕩婦。即置而不御。亦何得謂非琴瑟哉。念罷。淚俱下。把臉藏在雁生西服襟內。雁生笑道。你幾時被蒲小鬼迷住了。叨出這些哀怨之詞。痛人胸臆。哎。菊隱。我們今天是歡會呢。可是苦離呢。說着一溜臉。潸然淚下。菊隱揚起臉泣道。雁生。你如果愛我。就能推情到我哥嫂身上。現在我的家庭。已經困苦到極點。憑甚麼都賣淨了。當完了。還有好幾百塊外債。一天哥哥的醫藥費無處籌措不說。就是吃燒。眼看也接濟不上了。我哥哥若去住院。每天沒十塊錢不行。家裡生活。每天沒三五塊錢。也是難維持。我就作個小事。月入三五十。眼下這個難題也難解決。所以我愁的要死。哥哥若好着。從前那個月不賺個千千百百的。而今簡直針扎不動。一點辦法沒有。你能設法幫我幾月不。哥哥好了再還你。我也知道你不是富有齣。好在是當地人。總比我們活動一點。說罷又哭伏在雁生懷裏。雁生呆了多時。顫聲道。菊隱。你不必悲傷。你兄嫂就是我的兄嫂。我不能看你爲難。我兜裡那是一百八十圓。先拿回去。趕緊送哥哥入院。一切經濟方面。我負全責。二月中我還有一些稿費三百出頭。等我早晚就通融一下。先期提出。如不能時。我表妹阿麗手裡有錢。成于我也能哄得出來。菊隱一驚道。她是小孩子。翻臉一時。就是和你感情怎麼好。她的錢你萬萬使不得。雁生道。這你不必管。反正我補助你充足就是了。最好你作個小事。進幾十。總是充裕一些。菊隱還是絮絮叨叨的囑咐。不要用阿麗的錢。並兼告訴雁生應拘男女之嫌。和她疏遠一點的好。雁生笑道。

來不來你就撥酸了。菊隱笑着低頭道。你借她的錢。就得感她的情。你忘了聊齋上神女的活。求人者常畏人。受人求者常驕人。她若要挾你甚麼事呢。你說你答應不答應。不答應又欠人家的情。答應了我怎麼……菊隱說完把話咽回去了。賺了雁生一眼。雁生哈哈一笑道。你料出意外了。只揣度旁人沒揣度自己。若翻臉過來這件事。拿我比阿麗。拿你比我。那正應了你所說神女的話。你是求人常畏人。我是受人者常驕人了。人世則無往還之必要。而你成個甚麼人。我成個甚麼人。情感云乎哉。俗云。用人者不疑人。被人用者不怨人。才是正理。看不得你心眼比我還多呢。菊隱譔味一笑。才點頭謝過。嘻嘻哈哈一陣。最後議論到上宋科長家去。菊隱道。我不去。我若安心求宋燕玉。直接也行。求王郁芬也行。早說話了。最好你提一聲。使她知道是我就行了。她若不忘情。不省我一個女人醜顏求人而遺汗赧嗎。雁生點頭稱是。最後菊隱又告訴他。不可常往東關去。以免嫌疑。有事拿電話聯絡。同時告知了王郁芬家的電話號碼。魏媽就便找。雁生一一答應。站起偶而一笑道。你這套西服怎麼沒當呢。菊隱臉一紅道。實告訴你。頭上脚下完全是借王郁芬的。若不然。真出不來門呢。雁生心又一折。菊隱穿好衣服。看已到了一點。才匆匆的喊來茶房。付完錢。二人出了優惠大旅社。雁生給她叫輛一輪洋車。先回去了。然後一個人像喝醉了酒似的。一溜歪邪。向南關走來。一出大南城門。才想起只顧和菊隱扯了。連早飯還沒吃呢。又走了幾步。想到到家吃去。省一塊錢便可以接濟菊隱一

塊的難處。將一到胡同口。猛見烏林甫從家門出來。垂頭喪氣的。身上也十分襤褸。穿個擺定學生服。大驚也沒套。車子也沒騎。戴一頂便帽。穿雙張老虎嘴的破皮鞋。臉上灰拉拉的。鬍子挺長。好像將出牢獄似的。損氣十足。兩手插在褲兜裡。嘴啣一枝烟捲。圍一個小圍脖。郎當郎當的。頭也不抬。雁生叫一聲。表哥。烏林甫才一怔。拔出手捻了烟頭。支着黃板牙一笑。點點頭道。表弟。你那去來。我等你半天。連晌飯還沒吃呢。雁生一皺眉道。你不是病了嗎。我去你家幾次也沒見你。舅舅又聾。也問不出個頭腦。鄰里多不知道。你怎麼作踐這樣。烏林甫打了一個唉聲道。一言難盡。你兜裡還有錢沒有。咱倆到飯館子說去吧。雁生道有錢。於是二人到大街路東一家飯館裡。要了酒菜。慢慢喝着。烏林甫道。近來你沒到黃家去呀。那損丫頭的事。你給謀了沒有。雁生看他問的突然。同時想起在黃家。聽黃東馥說過。你打聽那個喪盡天良的禽獸幹麼。雁生在道上聽菊隱也說過。他都把我玩苦了。細想黃家鬧到這地步。或者多少和他有點關係。因想着便心眼一活動笑道。我和她家沒有近交。你若不託我給她謀事。這點子東西。上次我那能去挨那一頓侮辱呢。後來。你又告訴我不管她的事。我便始終沒去。當然她的事也押下嘍。烏林甫連喝了幾杯。酒有八九分。在座上幌幌當當的。兩手一扶桌面。一打前失。一臺脖子捶捶胸脯。才向雁生道。你是我表弟。而又對我十分好。錢是錢。人是人。我真感激激你。有話不能瞞着你。我也不怕你笑話我了。實對你說吧。黃東馥。是彭澤縣的武

評事。有一身硬工夫。家大業大。好袖交天下英雄好漢。把家資耗盡。娶了一個走江湖的女子。劉都賽爲妻。就是現在這個黃大娘。當初年青時便漂亮極啦。能高來高去。也有一身硬硬功夫。而且攻於內經善曉歧黃之術。就是十幾年前。在南方一帶著名的女飛賊雲裡桃花劉都賽。因爲犯了案子。被官家撲去。黃東馥劫牢反獄。把她救出。才帶着一妻一妹來到關外。改邪歸正。指實藥寶藥爲生。男女感到會武術的人。心性便豪橫。所以叫她妹妹上學堂。棄武學文。那想那丫頭。雖然不會把勢。身體也格外強壯。高中畢業。當了多年的女學生。一點也不通世故。不但不會溫柔。性格總是那樣倔強。比她哥嫂還厲害。可有樣好處。肚裡能裝事。好壞不出口。就是太死性。就拿我說吧。和她哥哥處朋友。好幾年。她對我一點情義沒有。還不如她同學的。當野妓那個王郁芬。和我還有一腿。她那簡直就沒門。難弄極啦。烏林甫說着一筋鼻子。又一幌頭。喝了一大杯。一咧嘴。雁生心裡不悅。反而哈哈笑道。你歇了一兩個月工。損到這步份。就是爲的這個嗎。說着也喝一杯酒。又追問下去。烏林甫道。黃東馥近一二年來。運命不佳。總是鬧着癩子病。他女人大肚螺鍋的。也拉不開架。所以買賣不振。我感他前二年的好處。差不多每月都補助他個三塊五塊的。一半也是想討菊隱的好。我這些年沒有老婆。早就看上她了。湮存她三四年。她連一點情義也沒有。所以我才急了。當初我抱躡時候。她看不上我還可以。現在我已經當了助理員。月入五十多圓。她仍然不願意我。我暗中向她求多少次婚。都遭

她拒絕了。你說這了頭可恨不可恨。雁生又哈哈大笑道。俗語說。能穿朋友衣。不佔朋友妻。就是朋友的妹妹。也不應當調戲呀。而況她無意於你。表哥你這們作是錯了。如果你們倆都願意。家庭再沒甚麼問題。還可以挽出人來說合。那能強逼人爲姦呢。烏林市一皺眉道。唉。表弟。你聽我告訴你。在年前你被打那天走後。我又回去了。求她好事。被她動刀動槍的。我沒敢上手。後來我一再勸。咱倆都哭了。她又把我好勸。我假意說學好。其實。我已經被她迷住了。那能死心。臘八那天。我到她家去。她喜笑花容的。告訴我。林市哥呀。今天是臘節。哥哥早備下了酒肉。叫我告訴你今晚上來吃。我便大喜。幫她做好酒菜。晚上黃東馥回來。便一直喝到小半夜。兩口子都醉了酒。我便意的喝醉了。菊隱很是疼愛我。便在外屋的倒札小炕頭上。鋪好被褥。扶我去睡。我摸了她幾把。她笑嘻嘻的也沒生氣。我便以爲她回心轉意愛上我了。看我躺下。她便出房去小解。我悄悄起來。閉了小倒札的燈。只穿一條小褲。便溜進東裡屋。看黃東馥兩口子醉的像死人似的。早睡着了。我沒敢直接上她的牀。便一頭鑽在她牀底下等她。不多時她回來了。閉了電燈。當時房裡黑暗了。只有她牀頭一個小電燈亮着。看她上牀放下帳子。聽一陣。拉襪子。解腰帶。脫褲子。剝布衫的聲。又鋪被。又拍枕。好多工夫。才把小電燈捻滅。沒聲息了。我在牀下聽聽。她只是翻來覆去的。一直聽到下三點。她才睡着了。我悄悄爬出來。站起身。輕輕一掀帳子。一股香味。當時慾火難禁。摸索着爬上牀去。

揭開被。我便一撒。雁生啊的一聲。酒往上一湧。當時脖臉通紅。圓睜着兩眼。只撐望着烏林甫。烏林甫正說得津津有味。吃水長滴。大舌頭勒勒的。又道。哎呀。那身上肉皮那個細嫩。就不用說啦。只一貼臉。那股子香氣。就是馬上死了也甘心。我將要那個。你說那丫頭楞不楞。在夢中一個鬼子登鷹。我冷不防她一脚踢在小肚子上。驚不住哎喲一聲。仰下牀去。不好了。把黃東馥和劉都賽同時驚醒。那想那丫頭。一聲沒响。把電燈捻着。我才現了原形。這時她一家三口。誰也沒敢高聲。都跳下地。看是我。黃東馥大怒。便道。把他弄死。趁黑天煮了留過年吃。說着就來抓我。菊隱哭哭啼啼的來拉。劉都賽也勸。黃東馥只是不拉倒。我因為從前也和他學過幾年把式。一時情急。不管三七二十一。一口急勁。黃東馥在病裡。劉都賽又有身孕。而且都在酒後。所以被我三拳兩腳打倒。也沒顧穿衣服。提着褲岔。逃命出來。跳過牆。又被巡夜的警察追了老遠。才跑到家裡。幾乎沒有凍死。回家穿上衣服。沒敢在家站脚。怕黃家尋仇。所以一屁頭。連夜跑下屯去。在你大表姐家過了一個年。病到初幾。才能起來。昨天回來。聽聽黃家沒消息。今天才敢出頭來尋你。打算借幾個錢。作套衣服。憑甚麼都撒在黃家了。這樣怎麼上班呀。烏林甫說完。只是唉聲歎氣的愁眉不展。雁生呆了多時。歎道。表哥。我也不能深勸你了。就希望你學好吧。不必擔心。早晚上班。好好作事吧。我聽東關人說。黃東馥病的要死。他女人又添了孩子。窮的要命。再沒人和你尋仇的了。關於菊隱。你若想人家以往的好處。存

點天理良心。不必追求了。放鬆一步吧。那不是積德呢。烏林甫哈哈大笑道。這們一來。我可不怕了。只是那丫頭。我實在……。說着只是咋嘴。雁生起身算了飯賬。解下腕上一隻二十四開金瑞士錶。交給烏林甫道。表哥。你拿去充當幾十圓零花。我這還有二十塊錢。等早晚我和阿麗給你借一頭二百的。再換衣服。你若是冷。就先把我這件大衣披去。說着連錶帶錢。和獺領鶴絨禮服正面的筆衣。完全交給了烏林甫。烏林甫千恩萬謝的。也沒讓讓。揣起錢。帶上錶。披上大衣。便點着了一枝紙烟。又給雁生點一顆。二人才出來。雁生自己回家去了。烏林甫心滿意足。肚裏也飽了。身上也煖了。兜裡又有了錢。一路高高興興的。坐着洋車。回到家來。一進屋。看那一間小窩窩裡。黑洞洞的。盆是天碗是地的。他七十來歲的老爸爸。正哆而哆嗦的打包袱。烏林甫沒好氣的。罵道。你這老該死的。又作甚麼天。屋裡也不收拾。弄的這個髒動。烏雲石本是個犢子。前清作過一任典史。老來無能。沒攤着好兒子。一年十有八九。在三個女兒家住。在家裡活受罪。一天笨手笨腳的。做兩頓飯都費勁。竟買大煎餅泡開水。一芋芥頭和大葱吃。牙口又不好。肚腹也不消化。時常穿箭桿稀。回家一個年也沒好過。冷一頓熱一頓的。連餃子都沒落得吃一個。老人家。十有八九口頭饞。好容易把兒子盼回。才打算仍然到女孩家去享幾天福。吃點年酒年茶。所以正在收拾東西。看兒子回來。便道。孩子有零錢沒有。給我幾角。坐截火車。到你二姐家去。你好好上班作事。別再一門耽誤工。正事又沒招落了。烏

林甫啞道。你走就走吧。囉哩甚麼。我沒錢。一潑尿遠。沒五十里路。還坐火車水車的呢。走吧。走吧。說着便往外推他父親。烏雲石顛而打撒的道。天黑了我是打算明早上走。烏林甫才不知聲了。次日天一亮。便把他父親攆走。自己到街上小食。吃個酒足飯飽。又給雁生打個電話。再請三星期假。回來又在家睡了一天。便出去看電影。聽戲。逛小落子園。聽大鼓。沒三天工夫。把這二十塊錢化個罄淨。正在轉兜。想出去當手錶。可巧晚上雁生來了。烏林甫躺在炕上裝病。雁生一把掏出一捲子鈔票。給烏林甫扔出十張票道。這錢和阿耀借的。你做點衣服吧。及早上班。烏林甫答應着。留心看雁生手裡只少有三二百塊。遂又哀求着。借了五十。雁生只薄薄。穿一件洋服大氅。走後。烏林甫又有了精神。上街來找娃娃朋友馬二混。馬二混是小東關天齊廟著名的青皮。朝天價以賭徒爲生。這晚上。正在家和一個人抽大烟。等養好精神。好出去耍。一看烏林甫來了。大喜道。好了。好了。老烏你怎麼才回來。過這半年。簡直被小西關藍大個。把我贏苦了。今夜合合把。撈撈稍去吧。烏林甫一笑。硬躺下抽烟。笑道。王麻子。那有好人沒有。我這幾天驚的直上火。起了一身臊疙疸呢。上審子我又怕大春頭子稱鱗症。王麻子燒着烟笑道。就怕你老沒錢。大洋充足。滿地桃花水。沒膠深呢。烏林甫哈哈一笑。揣出一百五十塊錢。往炕上一擰道。大爺有錢。一會玩去。王麻子眼一熱。便給馬二混遞一個眼色。馬二混在地下笑道。我聽說大東關的那位美人兒。在也基飯店當了事令。還踏羨仁旅館。

個銜。全城長勝飛的都歸她調遣。等會我們去一次好嗎。完了再到藍大個那兒摸點去。王麻子笑着拿烟槍一揷烏林甫嘴脣道。那個傢伙。不和你也有那們一火嗎。烏林甫一樂。咕嚕嚕一口氣抽了兩泡。馬二混和王麻子也都抽了幾口。三個人才一同坐車到也基飯店裡來。還不到十點。看裡面樓上樓下亂麻人花的。聲音聒耳。無限抑揚。這不是甚麼真正像樣的大飯店。祇不過是一個旅館的別名而已。三人一直上了二樓。茶房早過來笑着一點頭。把三人讓進一間極精緻的房頭裡。王麻子笑道。我們當家子在這兒沒有。茶房低聲道。誰。郁小姐嗎。王麻子點點頭。茶房一皺眉道。諸位小點聲。這幾天查的非常緊。爲敦整風化起見。當局嚴禁暗娼活動。名旅館都抓的雞飛蛋打。不是住拘留子。就是罰金。那才緊啦。所以帶粉子味的。都斂了跡。並不敢出頭。那位郁小姐。交際那樣好。手腕那樣活。昨晚偶而到這兒望望。還被查店的打了兩個大脖溜。非要帶去盤查不可。多虧咱經理出頭。承認是嫡親的妹妹。才保下來。一路哭回家去。這們緊。誰還敢知法犯法。找罪作呀。王老爺。對不起。慫恿。窩子去吧。現在也挑釐了。烏林甫一皺眉道。你沒法把她找來。就近若有好的也行。不要緊。犯不了事。茶房一伸舌頭道。我可不敢。民隨王法草隨風。過幾天稍稍鬆下來還可以。正在抓的緊時候。一夜查四五回店。連抽大烟抓去都得打三年苦力。罰一千塊錢。你憑大洋錢。活拉拉的要玩女人。抓住打不死你。也得脫一層皮。我當個小茶房。可犯不上爲你碎了飯碗。王麻子使一個眼色。馬二混掏出半張

票。往茶房手裡一塞。笑道。這位老客。是販毛貨的。新從口外來。你方便吧。那不是修好積德呢。茶房見錢。如蠅子見血。只要錢沖。急切找不着人。就是把他八十歲老媽。扎掛上。糊一層花臉。出來供客他也幹。當時一笑。握着錢低聲道。這個時候。真不好辦。店裡是一點門沒有。而且她們也不敢出門。等我拿電話問問郁小姐。請她給這位老客想個辦法吧。說着出去。王麻子笑道。怎麼樣。我說沒錢不行吧。倒叫馬二哥化了五塊錢。這回老烏你有希望了。你去赴陽台。我們不能跟你去聽響。想法得上梁山捉蝎子去呀。馬二混在地下。兩肘互抱着。眼一斜。嘴一撇。脖子歪道。今天當了十塊錢的號。抽了五塊錢大烟。就剩那五塊打種的錢。又給老烏作了皮條費了。有啥要去呀。說着一推便帽沿。一搔腦袋。左腮一皺。嘶嘶一咧嘴。抽了幾口冷氣。王麻子望着烏林甫。烏林甫笑迷迷的裝不懂。可巧茶房進來。含笑竹聲道。郁小姐這個臉賞大了。說不必找旁人。請這位老客。直接到她公館去吧。在大東關籬笆胡同。六零六號。極表歡迎呢。烏林甫心裡一跳。想起黃家的事。便有些猶疑起來。茶房道。我就給叫洋車去。烏林甫剛說一聲。等等。茶房早出去了。王麻子笑着向烏林甫作個揖道。財神爺。你大會九天仙女。也得想法叫兩個跟班的佔點仙氣呀。不好捨捨善。扔個塊而八毛的。我們也玩玩去。烏林甫一笑。掏出那捲鈔票。拿出一張十圓的道。你們倆分去吧。馬二混不悅道。老烏。從小的弟兄。誰都知道誰。現在你怎麼也舉這樣了。這……王麻子忙遞一個眼色。笑道。多少

是人心。要知道十塊錢。不押來成千成百呢。烏林甫也覺有些過意不去。在人家抽了一頓烟。在這兒人家面不改色的。先拿了買笑錢。這朋友難得。所以一咬牙。又扔出一張。二人才一笑。分着拿起來。烏林甫詭詭叨叨的。把一百三十塊錢分開。三十塊錢一份。一百塊錢一份。分揣在大篋兒裡。王麻子小眼睛瞪的像個豆似的。看他把大篋披好。那茶房又進來了笑道。這位老客真福氣。郁小姐已經親身來接你了。現在就到。烏林甫忽又想起王郁芬那樣的美麗。那樣的溫存。遂不禁小心眼裡一癢癢。早忘了那是黃家可畏的一條道。一高興。好似已經在擁抱着一個美人兒在調笑在顛倒。拿起帽子。便要走。茶房道。房錢那位付呀。王麻子道。我給。我給。多少錢。茶房道。二號房間。一間每天是五塊錢。小貴隨意恁那。王麻子毫不吝惜。隨手掏出那張帖。烏林甫看不滿意。下樓怕他再多勒索。遂在大篋兒兜裡。掏出那三十圓的一捲。扯出一張。撈給茶房。茶房謝了。領着三人下樓。到門口。聽那都一響。一輛嶄新汽車馳過。到隔壁的旅行社門前站下了。茶房低聲道。郁小姐來了。烏林甫早注上意。看果是王郁芬坐在車裡。正從後窗上向外望。不禁喜興欲狂。一提大篋領子。忽然王麻子近前一摸獺皮。兩手一撫的工夫。又拍一拍笑道。你在那弄的。毛沾了這大一塊。說道扒拉下一塊烟紙。烏林甫笑道。這多是在馬二哥家抽烟時挑燈沾上油了。於是二人都一笑。烏林甫向二人一點頭。一手插在衣袋裡。一手捏着大衣皮領。毫不客氣的。到汽車旁。郁芬早一推車門。烏林甫一彎腰。上車便坐下了。

汽車當時開走。烏林甫豎着大衣領。一頂大沿便帽。也遮住了半臉。一道。二人也沒說話。不多時到了地點。郁芬先下車。便去門上按電鈴。烏林甫下車。這回大方了。給車夫一張票。啞的一聲開走。不多時門燈一亮。魏媽出來開了門。郁芬才嬌滴滴的一聲道。老板請進。烏林甫哼的一聲。仍然在搯着大氅的領子。進了院。郁芬佯傍着到上房裡來。一路跨着胳膊。到東屋臥室裡來。烏林甫一甩大衣。一扔帽子。哈哈一笑。摟住郁芬便吻。郁芬嚇了一跳。掙扎着急道。你怎麼又來騙我。去年被你姦宿了一夜。一個綳子沒化。儼着跑了。我要不看黃家面子。那能容你。今夜你又來了。這不是誠心和我搗亂嗎。說着氣呼呼的。去脫大衣。烏林甫上前一拍她肩膀。笑道。寶貝。你不是賣的嗎。怎麼能說我姦宿呢。郁芬一回身。掠掠着臉道。呸。我是賣的。但賣到價錢。我出賣我的肉體。可不出賣我的靈魂。肉體就是罪惡。有錢的人來玩弄我。正是消他的金錢。買我的罪惡。金錢消的越多。買的罪惡越重。你本是個窮光蛋。沒有金錢。而硬要往身上找罪惡。你得怎麼死。說着氣呼呼的。脫了外衣。坐在躺椅上生氣。烏林甫哈哈笑道。金錢消在女人身上。就是買罪惡。你竟不知。貪一分金錢。也是增一分罪惡呢。既然你出賣一次肉體。是消滅一次罪惡。那我就讓你消淨了。成個善人吧。郁芬啞了一口。抱着膝蓋。把臉一拗。烏林甫笑道。看我沒錢嗎。你瞧。說着一捋衣袖。露出黃登登的金練子表。郁芬一驚。忙一欠身。烏林甫笑道。值不值二百。說着又一指道。你看那擎衣纒領。鶴絨襪子禮服呢。

函子。值不值千而八百的。說着。便一聲冷笑。郁芬臉一紅。蕪弱的意智。被他幾句話而煽動了。

第六回

借地撥青皮生財有道 開門揖白相家賊難防

烏林甫在王郁芬家住了一宿。一直睡到傍午。二人起來梳洗。嬉笑一陣。郁芬又特意的備了很豐富的菜飯。款待着他。在飯後二人喝着茶閒談。烏林甫打聽黃家的近況。因爲二人這一夜情投意合。所以無話不說。烏林甫又把和菊隱的一情一節。都告訴了郁芬。並兼求郁芬從中周旋。設法拉攏她。也下水才好。郁芬笑道。你死了心吧。從你闖下禍逃走後。她哥哥病的要死。她嫂子又養孩子。不能出去作生意了。甚麼都賣掉了。窮的底朝上。現在又好了。嫂子也滿月了。哥哥又去住了院。也吃上了。穿上了。你叫她下水。那不是作夢。若叫我說呀。你喝口涼水。押押心火吧。人家有了情人了。這們幾天。供給得都上了萬啦。烏林甫猛然一驚道。她有了情人。郁芬一笑道。對啦。人家那個人呀。那樣都比你強。論臉子。論學問。論品行。論事業。論那一樣。也比你強勝百倍呢。她愛你。哼。別不知害臊啦。說着便又掩口一笑。烏林甫呆了多時。怔怔的道。你知道她那個情人是誰嗎。郁芬道。不但知道。而且還見過呢。可就是沒說話。烏林甫急道。是誰。是誰。你說呀。郁芬略一因循。笑道。聽說就是你的表弟。那位白雁生先生唄。烏林甫啊的一聲。頭上青筋突起。臉上由紅變紫。由紫變青。一剎時。變爲蒼白色。氣的渾身立抖。呆住在那裡。只是望着衣架。雁生的大氅出袖。郁芬只是笑。又

嘲一句道。那倆個人到一塊才班配呢。你見着不眼氣呀。那個情敵你敵不了啊。烏林甫霍的跳起。一擊罵罵道。這個小雜種。還和我玩花面呢。她媽的。能叫表哥的靴腰子。旁人更不用說了。小白臉子真沒良心。尤其是要黑臉的人。肚裡總有十八套橫簫。真鬧不了他。媽的。黃九丫也賤皮。不得。我倒可以。怎麼又愛上那個癆病鬼。起來一根。爬下一條。也是窮光蛋一個。靠筆管。怎麼能堵上喉嚨眼。她不是他媽瞎眼。這兩個不要臉的東西。我非得想法。得弄得弄他們不可。郁芬只是笑。聽噹噹鐘敲了十二下。已到中午。郁芬殷殷動動的。侍候着烏林甫穿上大衣。戴上便帽。樂脖子便吻了一口。笑嘻嘻的。又把他推坐在躺椅上。往懷裡一滾。烏林甫一肚子臭氣。早從腔眼子放出去了。擁着她嬉笑了一陣。便從大氅左兜裡。掏出早豫算好。剩下的那一張票。塞在郁芬手裡。郁芬看是十塊錢。當時臉一紅。撒開手道。你這不是開玩笑嗎。吃的。喝的。搨開在外。就昨晚上一籃子鮮貨。還是十二塊錢買的呢。我沒陪過人通宿。只點一點卯。那一次不得賺百八十的。這十塊錢。你不是誠心和我要蘑菇嗎。別有。我是指這個的。拿身子當地種。誰再分有一絲生路。那捨得父母的遺體。任人去蹂躪呢。烏大爺。都是熟人。恁也好意思出這點血呀。烏林甫一立楞眼道。你要多少錢。住二等窩子。官價才七圓五角錢。連稅都有了。你這個買賣是金的。是銀的。給十塊錢。還不信足嗎。再要沒有。說着。甩袖了要走。郁芬急了。喊道。魏媽。魏媽。猛然叭的一聲。闖進一個老太婆。迎頭便是一個滿

臉花。罵道。損小子跑這來揩油。我抓住你。叫黃大娘來收拾你這個王八蛋的。說着直撲過來。和郁芬兩個人。竟把烏林甫拽倒在地。那魏媽像隻母老虎似的。烏林甫竟不是對手。只好央道。撒開。撒開。我有錢。我有錢。郁芬狠狠打了幾個嘴巴。才放開手。魏媽雄糾糾的。拍腰當門一站。小矮個子。一身肥肉。只是哆嗦。挽個小捧垂髻。繫着圍裙。氣的直呼呼。郁芬也披頭散髮的。半身是土。跑掉了一隻鞋。在一邊氣的臉上煞白。烏林甫看脫不得淨身。只得又在兜裡去掏那一百塊錢。猛然心裡一跳。只掏出一個紙捻。那一百塊老頭票。已不翼而飛。當時嚇得一矮。打開紙捻一看。上邊鉛筆寫幾個草字。麻子暫借來日還。烏林甫傻了。自己後悔。不該在馬家露白。給他搭上眼掏去。王麻子自來是白錢賊。有神偷之號。這可怎麼好。沒錢償野妓債。她若真喊來黃大娘。我就沒命了。於是想着。不覺一哆嗦。脊梁骨酥的一陣。越尋思越怕。郁芬厲聲道。怎麼的。痛快點。若不然我這就打電話。通知官方。說你搶進局長的私邸。來窩姦小姐。怕問不成你個無期徒刑。說着怒氣沖沖的。便到寫字台上。去摸耳機。烏林甫慌了。上前扯住郁芬的手道。別忙。別忙。說着急三忙四的解下手腕上的表。連赤金扣索。捧着送在郁芬面前。陪個小心道。王小姐。留下這件東西。權當個押頭吧。早晚我拿錢來贖。郁芬心裡一喜。故意一推。氣道。我有的是。誰希罕這個勞什子。拿回去。我又不是當舖。沒人希望你來贖。沈突突的。白給我都嫌勒手脖子呢。烏林甫沒法。只好又道。送給你作個記念還不行啊。我不

要了。真個的。一夜夫妻百日恩。你就一點面不開嗎。郁芬暗暗一笑。給魏媽遞一個眼色。魏媽上前把眼一瞪道。老娘給你講個情。或者跪下扣一個頭。或者叫一聲媽。就叫你滾蛋出溝。滾他娘的利落。烏林甫迫不得已。朝郁芬作個揖。叫一聲。媽呀。你饒了我吧。說着又一屈膝。郁芬嘆口氣。一拗險。魏媽上前一把扭住他耳朵。烏林甫縮脖縮肩。支牙咧嘴的。兩手抱着頭。直被扯出大門以外。又被魏媽一脚踢的一溜滾。聽得的一聲。院門關上了。烏林甫這場氣受的。有冤無處訴。起來拍拍土。暗罵了幾聲。王麻子害人不淺。平白的管野鷄叫媽。得小幾輩。可他媽把人作踐苦了。我得罵這丫頭幾句。烏林甫正徘徊在大門口上。扒門縫往裡望望。猛聽東頭一陣笑聲。一個女人道。你倒抬住呀。又一個女人道。你管幹甚麼的。烏林甫一驚。一看嚇得亡魂喪胆。原來是黃大娘和菊隱。姑嫂倆出來倒饒水。他一見影。身上一哆嗦。轉身就跑。一口氣到大街上才放下心。兜裡連個綳子也沒有了。怨氣攻心。想回去找王麻子算賬。大小東關沒多遠。那消十幾分鐘。也沒回家。一連來尋馬二混。將進大門。聽上房一陣哈哈大笑。王麻子啣着烟捲跑出來。一拉烏林甫手道。老弟。太對不起了。烏林甫袖子一風。氣道。公鴿子別套啦。你都把人傾苦了。王麻子又是一陣大笑。馬二混也笑着出來。三人捉肩把烏林甫拽到屋裡。看南炕上擺着烟傢伙。在小銅盤裡。放十多個烟泡。馬二混的老婆孩子都在北炕上。摸小魚子呢。烏林甫將要發作。馬二混笑着早把他按躺下去。王麻子一掏腰。叭的擲給烏林甫

一捲子錢。眉毛一揚。微笑道。謝謝財東。昨天晚上借你一百二十塊老頭票。半夜工夫。整塲回十折也開外呢。一夜工夫。給你加倍半的利息。你還說甚麼。烏林甫一見到錢。那一肚子烏氣。早消到爪哇國去了。當時精神突長。也不顧抽烟。拿錢一數。整是大洋三百塊。這一喜。真是眉歡眼笑。涕淚交流。早忘了他姥姥家貴姓。下地連向王麻子作了幾個揖。都哈哈笑了。馬二混道。昨夜真幸運。只推了兩方。就成了八百多塊。後來又推了幾把。算撈回千三四百塊錢。藉這時氣。晚上再去撞撞。老烏昨夜你舒服呀。烏林甫嘻嘻笑了。一搔頭。把和王郁芬的經過說了一遍。都哈哈笑了。王麻子道。那塊表不必要啦。先給她熱火盆抱幾天。不忙。藉這個緊娼時期。怕她落不到咱手裡。後來利用她。也是一個生財之道呢。於是又都笑了。才都躺下抽烟。馬二混道。這幾天真緊。禁烟比禁娼還厲害。私土竟賣一百塊錢一兩。早上強託人買十個泡。抽吧。烏林甫道。這若不抓一抓。小年青的儘都爬大烟館了。連我都上了八分癮。這一來我真得忌呢。王麻子歛在他身上笑道。老烏。我勸你辭了那個損事得啦。幹甚麼不吃碗飯呢。一天死釘釘的。到時候來。到時候去。受那個限制。我算玩不了。馬二混也道。老烏若和我們在一塊。真又多一個帮手。何愁不前途發展呢。烏林甫怔怔的道。我不作事。指甚麼吃呀。王麻子哈哈笑道。老烏到底小孩子皮氣未退。來不來就怕扎脖子。眼下就有三個生財之道。怕你沒那個本事。沒那個胆量。有的話。保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大烟和娘們。別看怎麼緊。也愛用

不盡呢。烏林甫心眼一活動。也着實羨望着二人的生活太舒適了。因而向王麻子求救。那三樣生財之道。馬二混笑道。都是沒本錢的買賣。白手來財。烏林甫驚道。幹麼。出去當胡子搶嗎。二人一笑搖頭。烏林甫道。當小偷嗎。王麻子笑道。老實告訴你。窩娼。聚賭。走黑道。那一樣不是爺台幹的。烏林甫一伸舌頭道。咱可不敢。那一樣都犯法。現在政治。一天比一天刷新。你當還像以前舊時代。隨你橫行八道嘍。我勸你們也趁早改行。覓個正當職業吧。犯事。都了不得呢。馬二混和王麻子。都哈哈笑了。從這天起。三個纏在一起。除去娼館。便是妓館。熱鬧場。時有三人出入。二月裡的時光。一天比一天暖和起來。春頭子又早。早已雪融冰解。入了陽和時候。烏林甫多日也沒上班。雁生來找了幾次。也沒見着。馬二混和王麻子。糾纏着烏林甫。一直把千數多塊錢弄淨。才想又設法來財。這天春風很高。晚上風息了。竟下起濛濛小雨。這是初次的雨水。還帶着一半春寒。三個人又損了。王麻子把一頂水獺帽子當了得三十塊錢。每人揣着一張貼。馬二混首倡道。今晚上再到藍家撞撞去。我每回覺得不損到極點。不贏他錢。這回再試試去。王麻子和烏林甫同聲贊許。於是在馬家吃完晚飯。天便黑了。三個人。一同出來。到小東門。搭一截汽車。不多時到小西關的抱腳寺胡同藍宅門口。看門燈通亮。三人一按電鈴。當時有人一拉門上小洞。啊的一聲道。馬二爺來了。說着打開大門。讓進三人。馬二混在前領着。一直越過正房。從東夾道裏進了後院。便聽到一陣呼盧喊雉之聲。達於

戶外。出出進進的。一些賭客。互相嘍咕着。三人一進屋。看。哈。黑壓壓一屋子。五間後照房。左一伙。右一伙。炕上的。地下地。八仙桌上的。有的滿面風光。腰纏紫纒。有的垂頭喪氣。兩手空空。望着瞇眼咋嘴。兩個年青的女人。打扮得花一般的美麗。提着錢口袋。來回直竄。見三人進來。都驚聲一囁。叫一聲馬二爺。於是三人看看。有打麻將的。摸紙牌的。支骰子小色。押黑紅寶的。都非所好。於是到南炕上。看圍着二三十人。有坐着的。站着的。蹲着的。還有坐在窗台上。登在炕沿上。看熱鬧的。稀溜嘩啦喊着。斷。斷。不要二板。要長三。媽的。露了一點紅。配六套。整口。蛾子閉。損氣。損氣。衆人哈哈一笑。莊家賠了個通。又來兩方。莊家始終沒起點。馬二混看出門道。叭的把十塊錢往初門上一摔。莊家一打色。十過。人家有押五十塊大頭尅的。也沒摸一摸。一揭兩瞪眼。圍看的人。都啊的一聲。馬二混大喜。原來是王爺到了。莊家無聲無响的。這回就賠這一百六十塊錢。其餘天門末門。還剩錢。第二方又都下了注。就有的說王爺屁股後出窮小子。於是都押到天門和末門上去了。馬二混佔了獨門。把本錢連贏的。共二十塊。都下上了。王麻子也扔上一張票。這回色子又是個十過。馬二混拿着牌一摸。哈哈一笑。一翻。衆人又一怔。看又是一個大點。地扛。天牌都見了。只有對子管。可天門起了一對五點。末門起了一對虎頭。莊家是了七捧。又賠了通。把牌一推。喊着。破了。破了。那位接手。於是又另換個推的。這時馬二混贏了四十。王麻子贏了二

十。只烏林甫還是那十塊錢沒下注。躍然一思。遂又押了幾方。馬二混和王麻子。竟贏了三百多塊。烏林甫也押來了三倍的本錢。於是都大喜。莊家五百塊錢又破了。兩個女人來齊錢。馬二混順手扔給兩張大票。一挽袖子。一推便帽。笑道。我推五百塊錢的。諸位捧一場。說着坐在地下板凳上。便洗牌。王麻子在一旁照注子。烏林甫給點着錢。頭兩方還平和。後來越推越水。只賠錢。不見轉注。王麻子有點冒大汗。最後一連兩方賠出。莊家錢。還有幾十了。這時三個人的錢都拿出來了。馬二混又洗了牌。烏林甫道。隨色走吧。王麻子看看。天門四份就三百八十塊錢。末門五份一百六十塊錢。初開三份。正是百圓的三張大票。一共七百四十塊錢注。再點點莊家錢。只剩七十圓整。因而頓口無言。馬二混捏着色子。略一沉吟。就有的道。全要不要。够賠嗎。烏林甫一時憤起。一搥腰道。要。要。打色子。馬二混也一口氣。叭的一色。打個對穿。送完牌。一圍子人都注上了意。天門先翻開。一個小老板。一拍腦蓋。衆人一看。是天地不配。也不算小。四個大點。末門是五點配長三。五六窮一。初門是二板配六套。三家都沒有大點。就有的笑道。這回該莊家吃通了。那有十里路沒人家的。於是衆人都注莊上。馬二混。一咬下唇。先拿起一塊牌。右手拿着。左手食指一捲。斜三豎六。知道是個九點。心中大喜。驀把兩張牌一合。挺起腰。皺皺着孫悟空的嘴唇。瞪着一對小蛤蟆眼。左手握着兩扇牌。九點在上面扣着。右手姆指一按。送到面前。輕輕一捻。看下面那張稍稍露出兩個白邊。這時

王麻子和烏林甫。分站在馬二混左右。都伸長脖子。抵抵齜嘴。拖着下巴。眼睛瞪的像盞盞似的。一看下邊的牌露了白。都道。好飛。馬二混又輕輕往下一按。露出當中的白來。三人不禁喜興如狂。馬二混又把牌一掉個。又輕輕一捻。樂極啦。哈哈一笑。看也和那頭同樣的露出兩個半圓的白點。王麻子笑道。不用看了。那張牌一定是個大五。我說呢。撈稍却在這一把呀。烏林甫笑道。這回反過稍。可不怕了。馬二混笑着把牌一放。吼的一聲。哄堂大笑。三個人注目。當時驚得面如土色。那是甚麼大五。原來是虎頭鑽酒筵。黑鬼子進京。整二十點。那個正倒。就連初門的閉十也敵不過。人家是長牌閉。有個二板。這好傢伙。莊家也是閉。虎頭是短牌。若是長牌。也好欺一個點。這一來。死輸沒贏。於是三人都傻了。看剩七十塊錢。賠那一門也不够。怔了一會。馬二混一順色。一抹額角道。對不住。先把這十十給各位分了吧。下欠等回頭再找。說着一欠身。就有人媽的一聲。站身一把扭住道。朋友。要錢的都是混混。沒有眼子。輸了錢想法找局東家穿喚呀。怎麼拍屁股走呢。你看。那一個贏的能放你。說着一連站起十多個賭徒。把三人扭住。吵成一片。當時房裡亂了營。都住了賭來觀望。兩個女人喊這個喊那個。那禁止得住。猛聽一聲咳嗽。進來一個黑長漢子。衆人都喊着道。別打架。別打架。局東來了。那人哼的一聲。身後帶三四個保鏢的流氓。邁進屋來。看那爲首的。黑臉大個。歪戴着一頂鑽天錐的小帽頭。紅疙疸白鬍鬚。嘴裡啣三四寸長一個琥珀嘴子。穿一身大緞子半截夾褲。

褂。繫一件雪青色縲綢子腰帶。脇下插一支手槍。脚下穿一雙膠皮靴子。進來便一抖雨衣。從人接去。大踏步的走來。一些賭客都不作聲了。還有人扭住馬二混和王麻子不放。忽然烏林甫叫一聲。藍主任。那人一怔。哭道。哦。原來是你。也來耍了。這時贏錢的人。看他們和局東認識。略賭不了錢。都撒開手。藍天蔚道。怎麼回事。打起來。老馬。怎麼這些日子才見呀。今天又有了彩頭了嗎。馬二混道。得了。要栽倒你這兒啦。遂告知了一切。藍天蔚溜了烏林甫幾眼。笑道。我手現在也很緊。我新娶那三太太手裡倒有錢。就是太小店了。連我向她借。都得拿東西押。還賬時候。還得給大加一的利。你們有值錢東西沒有。說着又用眼溜了烏林甫一眼。原來烏林甫從雁生的大氅上身。黑白日滾。這幾天熱了。又沒錢使。正想當去。今夜又因下着小雨天涼。所以披來。看藍天蔚直是往那上望。便有些覺警了。馬二混也明白啦。王麻子道。老烏。就你的大氅還值幾個。先押一押救救急。回頭推回來再贈。烏林甫死逼上梁山。脫下絨絨大衣。早過來兩個女子捧着。藍天蔚裡外看看笑道。好像白雁生穿的那領呢。倒值千數多塊錢。於是手一揮。一個女人捧着去了。不多時送來一捲老頭票。馬二混一數。大喜過望。看十圓一張的整是一千塊。烏林甫一伸舌頭。心中後悔。若早知道值這些錢。進當舖只少能寫一千五。出賣最低也賣兩千。這個財沒發着。太冤氣了。怎麼給他押輸贏賬呢。於是心裏一陣懊悔。亦無可如何。藍天蔚把衆賭徒安撫下。又看了看大伙。才帶人去了。馬二混開付了上回輪

的。還剩下三百三十塊錢。把三十圓零的給了紅子。又推這三百塊錢的。這回變了四扇的牌九。真是人窮地撒賴。竟一口氣不出來。沒半點鐘工夫。又輸了個罄淨。一溜色。把牌推了讓位。三個人垂頭喪氣的。也無心啼哭。兜裡空空如野。看已快到十二點。離了藍家。到街上。路靜人稀。還在濛濛下着小雨。三個人徘徊着。無精打彩的。到電車道上。看一家小館。還沒落幌。王麻子忽然一笑道。走。吃點再說。馬二混和烏林甫吵吵沒錢。王麻子道。不要緊。我能寫出賬。於是三人進去挨門坐下。要了酒飯。看沒有幾個飯客。王麻子低聲道。這早晚。我們得到那兒揀點洋落去呀。你們雖有熟練。馬二混低頭只是在想。烏林甫猛然靈機一動。就想起可恨的三個人來。因低低說道。我倒有三下。門徑很熟悉。王麻子忙道。那關。隨街不隨街。烏林甫道。第一下是我盟兄黃東馥家。王麻子連連撮手道。不行。不行。別去捋虎鬚。他窮丁當不說。他老婆誰不知道。是我們行裏的祖宗。偷他。那真是屁眼拔罐子找屎了。不行。不行。烏林甫又道。再有王郁芬家。我兩次出入。門路很詳細。可去得嗎。王麻子又擺手道。行是行。將來還有用她時候。怎麼好意思偷她呢。馬二混忽然道。大南關你叔叔不是秦長號的老板兼財東呀。他待你怎樣。烏林甫道。別提啦。我借一個子都不行。啊。還不如我那表弟呢。得工夫真能措一點油水。就是太不够人了。現在又割了我靴腰子去。真把人都恨死啦。王麻子眉眼一動笑道。我們今夜就光顧光顧他家吧。於是議決。三人吃得酒足飯飽。王麻子附二人的耳邊說

了幾句。馬二混頭頭先起來。問跑堂的道。就近有賣烙餅的沒有。你們這飯我吃不下去。跑堂的道。南拐角上有。怕也關門了。馬二混便溜出去了。烏林市裝買烟捲也溜出去了。剩下王麻子。一個人還在要酒要菜的。留心看。就把門的一個管賬先生。正在過賬。還有一個跑堂的侍候着。因一招手道。跑堂的。去。給我兌一碗高湯。多加點味之素。和小材料。就來。快點。跑堂的答應一聲。沒顧喊。連跑帶顛。鑽進後灶房去了。王麻子一欠身。抓兩個饅頭往跨兜子裏一掖。故意幌幌常常的。一扶門框。嗚嗚吐吐的向櫃桌上一撲道。先生。我求你件事。嘩啦一聲。把算盤子碰掉地下。那先生剛一抬老花鏡。嚇的一咧嘴。一彎腰的工夫。麻子聽的一聲。穿出門外。撒腿就跑。天上猶在落着雨。道上稀稀扔幾個人。也都在用袖子蒙着臉奔竄着。雖有警察巡視着。也決料不到有白錢賊。王麻子撞了多時。遠遠看馬二混和烏林市。在一家上板的雨搭下避着。連打一個手式。三個人匆匆的。到大西門外。看對面來了一羣巡夜的。三個人一分身。或前或後。從順城的破爛攤進去。到工夫市上才聚在一塊。於是都相與一笑。王麻子又掏出偷的饅頭來。三個人一邊笑。一邊走。嚼着東西。穿過小南關。一直奔共鳴里來。這是大南關交界了。烏林市指點着。到烏雲起的房後。看是一個窄胡同很是冷僻。又在雨夜裏。一棒子也打着個人影。早都入了睡鄉。只東北牆角上。有一盞電燈。也在昏濛着。王麻子就地摸一塊石子。一擡手。叭的一聲。真準。當時小巷裏黑暗如漆。看看。烏家的甌牆。有一丈

來高。伸手摸不着牆簷。馬二混往牆下一蹲。王麻子踏上肩頭。扶着牆。馬二混也扶着地。漸漸挺起身。王麻子攀牆頭。便騎上了去。馬二混照着又把烏林甫送上去。王麻子肚皮朝下。橫伏在牆稜子上。兩脚朝外。馬二混站在牆下牢牢握住。烏林甫騎在王麻子背上。握住兩手。王麻子一低頭。烏林甫一個珍珠倒捲簾。折向牆裏。脚沒着地。王麻子兩臂將被一墜。牆外馬二混往下一拽。烏林甫早撒開手。兩脚落地。王麻子又縮回身。來個大翻個。這回頭朝牆外。和馬二混搭上手。牆裏有烏林甫把着兩腿。王麻子不至竄遊。肚子一鼓氣。一咬牙。身子才向下一贅。馬二混握着他兩手。脚登着牆。等他上了牆。撒開手。烏林甫早把王麻子接下去。於是二人又接手。把馬二混取下來。三個人才低低一樂。看上房四間。都在亮着燈火。房後亂七八糟的。堆一些柴草和破什物。烏林甫領着馬二混和王麻子。悄悄伏下身往前從暗摸着走。聽西屋碎叭的。接着笑聲。好似都沒有睡。三個人一驚。先到東頭雁生的後窗外。從玻璃向裏望望。屋子通亮。一個人沒有。於是又望望堂屋地。李媽也沒在倒扎裏。西頭是兩間。外屋是阿麗住在隔壁裏。也沒踪影。於是三個人大喜過望。又到西裏屋後窗望望。原來烏雲起。烏太太。雁生。阿麗。四家坐着打牌。小弟弟柱兒已睡了覺。李媽站着在侍候烟捲和茶水。一家數口。藉此消磨無聊的雨夜。北風令。烏太太的莊。對門是雁生。地下碰了一對西風。吃了餅子兩套老少付。手裏三個發財人單吊一個蛋滿貫。上家烏雲起。是餅子一色。門前清。坎三餅滿貫。

烏太太的莊。碰一對東風。手裏還有一坎白皮。么二四五六的餅子。對紅中麻將。三餅濤張。出來也是滿貫。阿麗的牌更好了。地下碰一對么萬。碰一對九條。手裏有一坎雙蹤腳的北風。南風和二餅對搗。和了也是滿貫。不想上家打完牌。伸手一抓。哈哈一笑道。佛到。惹的她父母都笑了道。這丫頭。手真硬。把把不離佛。阿麗眉眼一動。瞞了雁生一眼。一咬下唇。在崗上過一顆。看是三餅。遂略一沉吟。怎麼的也够了三台。看看地下的牌。叭的摔出二餅去。烏太太一怔神。雁生微微一笑。烏雲起也一動容。烏太太伸手一抓。摸來個七餅。看看地下。前兩圈下家打的么餅。雁生吃的。烏雲起一們往下打條和萬子。餅子一個不吐。就知他作牌了。上家阿麗是雜牌。核計核計。這七餅下不得。又是生張。盼靠來個八餅。再開出二餅臭張。由一頭叫。變成三頭叫。也是個美事。遂不加思索的。提出么餅。便打出去。阿麗哈哈一笑。一把搶去。推倒牌。拍起手道。貫了。貫了。我滿了四把貫了。烏太太和烏雲起一驚。看可不是。北風兩台。佛一台。叫么四餅。那說不是貫了。遂都一笑。一推牌。沒說的。開付錢吧。阿麗樂的手舞腳踏。收着錢。一塊兩塊的。死三嘴。兩毛錢一嘴。正莊兩塊六。旁莊一塊二。這一把就是五塊錢。雁生面前四張牌尙未推倒。給阿麗數着錢。阿麗一邊接錢。一邊笑道。你叫甚麼。雁生一笑。阿麗一歪脖。看他四張牌。一坎發財。單吊的正是么餅。不覺臉上一熱。雁生早把牌推倒。阿麗驟然心慌起來。別看她人小。心眼更全便。忙一拗臉。站起身道。李媽。我要

方便去。說着從雁生身邊磨擦而過。到外屋去了。雁生一笑。於是洗牌。阿麗回來才鎮定住了。在桌下不時的不是腿便是腳。總要碰雁生一下。又故意欠身挪挪椅子。裝作躲避的樣子。雁生暗道。不好要應了菊隱的話了。我和她偷着借了兩回錢。她白日晚上不離東屋。這回無心中我讓她個滿貫。來不來就動手動腳的了。又一回想。不能。不能。她是小孩子。才十六歲。懂得甚麼。於是把心安下去。洗牌時候。阿麗一把一把。垛牌。瑪牌。巧極了。總是和雁生碰着手臂的。於這一圈牌。烏雲起一連坐五把莊。烏太太又連和一把。把雁生和阿麗幾個錢都贏回去了。才收桌。阿麗早頭頭跑外屋隔壁裡去。李媽收拾完牌。扶持着老兩口子睡下。西裡屋閉了燈。帶上門才出來。扒隔壁望望。阿麗穿身小衣服。正在燈下。對鏡子拍粉。因而一笑。也回西屋去收拾睡覺。雁生回到東屋單間裡。看已兩點多鐘。一陣眼角發澀。脫了便睡。忽想起忘關了門。提着褲子將到中門。見阿麗匆匆跑來。已到門外。雁生大驚。兩手一扶門。阿麗猛的一撫臉。便往裡闖。雁生嚇得心駭無主。一推又砰的一聲。把門插上。才合合着腰。跑到牀邊。忙把燈一閉。身上不住在抖顫着。聽阿麗在門外。輕輕推了多時。才沒聲息了。那窗外的雨聲浙瀝。敲碎人心。房裡灰暗如死。只有壁上的鐘。的打的。打的。在敲記着雁生的心事。翻來覆去。一夜未敢合眼。天亮起來。打算早點上班。免得和阿麗相見難乎爲情。聽外屋李媽也起來燒火。沒敢叫她淘水。自己從暖壺裡倒水。洗把臉。中門始終沒開。從窗上望望。外面天

晴了。地上很是泥濘。遂打開小風格子。透透空氣。想換套襯衣。向來幾個皮箱鑰匙都在阿麗手裡。又不敢從她要。找根洋釘想把鎖撞開。將到屋角上一摸皮箱。不禁呀的一聲。看橫櫃上並排兩個皮箱。保險鎖頭。完全被人擰掉。遂大驚失色。一揭箱蓋。嚇得亡魂喪胆。裡面空空。一些四季值錢衣服。沒了一件。當時面如土色。一拉櫃門。又大哭一聲。天哪。跌坐在地。看幾牀光緞子被褥。和老人留下一些舊箱底。完全被人盜去。因忘了一切。坐地嚎啕大痛起來。驚醒了烏雲起和烏太太。李媽在堂屋不知甚麼事。叫了半天門。雁生才打開。烏雲起和烏太太穿着睡衣過來。急問道。怎麼了。怎麼了。一進門看箱箱櫃櫃都在做着。也都一驚。雁生哭道。舅舅。舅媽。東屋昨晚失了盜啦。看把我的東西都偷了去。值好幾千塊錢。這可怎麼好啊。說着大哭不已。烏雲起和烏太太也大驚失色。帶着李媽。在東屋看看。門沒壞。窗沒開。牆也沒窟窿。房裡只丟了兩箱一櫃的東西。旁的沒動。烏雲起急道。快去看看緊西屋。阿麗那屋。李媽到倒札裡都偷甚麼沒有。烏太太和李媽匆匆去了。雁生猶自在痛哭不已。烏雲起道。昨夜打完牌回來你就睡了嗎。雁生哭道。沒有。半夜我也沒睡覺。這一定打牌時候丟的。烏雲起一皺眉。各處看看。烏太太和李媽來了。都說不少甚麼。只保險櫃裡丟了八百塊錢。烏太太說着冷冷望了雁生幾眼。雁生當時又一驚。住了哭。正在擦眼。烏雲起急道。那保險櫃重百多斤不說。外人也知鎖的對嗎呀。而且鑰匙在阿麗手。外賊那能偷得去。說着一躁脚喊道。阿麗。阿麗。見阿麗從

西屋哭來。兩眼紅腫。披頭散髮的。依在烏太太肘下。烏太太低頭道。麗兒。別怕。對你爸爸說實話。打你有媽媽呢。烏雲起大怒。抓起一把篋箆道。快說。烏麗哭道。表哥兩次抱着我哀告。說他有一個朋友病的要死。沒錢治。兩次我給偷了五百。前幾天他又哀告我。說朋友錢化沒了。向我借。我不答應。表哥哭了。跪下給我三個頭。起來又抱我作幾個嘴。我心一軟。又給他偷了三百。他還借去我一付金手鐲。四個金釧子。兩付金鉗子。一個金項圈和佩鎖。這這是實話。說罷痛哭不已。烏雲起氣的火冒鑽天。大罵一聲好畜生。你辦得好事。氣死我了。說着卜登坐在椅子上。氣的突突直戰。面色如灰。雁生早掩面而泣。跪在地下。一聲也不敢出了。烏太太道。你這小子越學越壞。年前甚麼是把禮帽丟啦。年後又甚麼把大擎手錶借給林甫啊。儘是撒謊。又騙阿麗一個小孩子家。八百塊錢倒是小事。那們些金首飾。有六七兩重。你都弄那手啦。雁生哭哭啼啼的掏出當票。交給了烏太太。看才當幾百塊錢。稍稍放下心。烏雲起打一個喉聲。雙淚齊下。一拍大腿泣道。死姐姐給我扔下這們一塊累。這不用說。再慣下去。一點家底不都得蕩盡呀。又偷出去這們些東西去。你趁早給我滾蛋吧。若知這意外的遭遇怎樣處置切看下集便知。

長篇
小說

血濺黃花

下集

天籟生著

第七回

好自攝珍感郎情似海

爲人作嫁憐妾命如羅

白雁生被外家逐出。連早飯也沒吃。含着眼淚。只穿隨身一套衣服。半鋪行李。兩個書篋。坐在洋車上。一路悲哀。進了大南門裡。思量着只有大北關橫街的羨仁旅館。離秋華公司近一些。遂催着洋車。拉到大北關來一出大北門。聽身後噹哪哪一陣車鈴响。一個女子聲音。十分嬌曼。喊着道。從大街上走。又聽一個山東人道。哈。到高等學堂去。從這兒老鐵道口胡同過去。近的多哪。那女子又道。我叫你從大街上走。你就從大街上走。說着又噹哪哪一陣車鈴聲。一輛洋車跟在雁生車後。雁生雖然聽的很詳細。也沒往心裡去。看夜來的春雨。馬路上尙在潮濕。一些街上行人和作買賣的。都在道兩旁走着。太陽出來一竿多高。半街陰影。不勝春寒。雁生打了幾個寒戰。覺得兩臂上起了無數雞皮疙瘩。抽幾口涼氣。表也沒了。不知現在甚麼時候。因一路頹傷。坐車拐到橫街上來。到東頭路北一家旅館門前站下。猛聽身後又一陣鈴聲。一個女人喊道。站下站下。我買點東西。雁生一回頭。當時一怔。看那女子姍姍下車。望了雁生一眼。便進路南一家鮮貨局子去了。雁生呆了一呆。坐在車上抱

着書篋。扶着行李捲。偏臉望着她。竟忘了下車。看她進百貨局打個旋就出來了。正是意想不到的白鴻影。穿一件銀灰色料子夾大氅衣。裡面套着陰丹士林布大衫。穿一雙古桐色絲襪。五眼男式的黑之藏皮鞋。夾一個玻璃紙編的紫色手囊。秀髮披肩。繫一條鵝黃色麗女帶。臉上並沒有拍脂粉。天然的妍顏與俏麗。面泛桃花。腰肢楊柳。那一段風流婀娜。無限窈窕。在氅衣翻領上。佩一顆教職員的徽章。出來又望雁生微微一笑。彷彿略略點一點頭。便握着手囊。邁上洋車。雁生正呆望着。那洋車夫。不耐煩道。哈。到啦。雁生啊一聲。才提着兩個書篋下車。洋車夫給搬下行李。雁生猶自顧望着白鴻影。鴻影車已馳向東去。也在西頭回腦的。雁生一直看她到衛生醫院後。進一個學校去了。才一陣迴腸盪氣。忽忽若有所失。提着書篋。看看車夫抱着行李。邁馬路的邊石。因為道上多少還有一點泥濘。腳下一滑。被衝石又一拌。撲的栽了一跤。搗了書篋。不禁哎喲一聲。把右手姆指挫了一下。當時麻木起來。起來。揉揉看也沒甚麼大傷。遂進了義仁旅館。早過來一個茶房招呼。接去行李。提進櫃房。雁生付了車錢。到櫃房裡放下書篋。告訴叫給開個小房子常住。茶房遂領着他樓上樓下看了好幾處。都不合意。最後在禪院。孤孤的隅角上。有半間房。雁生才看相當了。因問多少錢一個月。茶房道。這個房頭不在定價一內。是櫃上從前一位官賬先生住的。現在他走了。你看合式。好說。我們旅館裡。所有房子。樓上一二等。每間每天是五塊三塊。樓下三等單間每天是兩塊錢。這房子不够一間。然而

你看。設備得很潔淨。又朝陽。就照三等價減半。每天一塊錢吧。你老長住。等和管賬先生核計核計。每月還能省幾塊。雁生看屋裡雖然窄小。倒也雅緻。床帳小寫字台。立鏡。電燈。甚麼都齊全。因和茶房講個七難八倒。共二十塊錢一個月。管一切水用。小費在外。議妥。雁生又問伙食。茶房道。沒有下伙。旅館裏有廚灶。差不多都是現成現要。有的論頓。論天。也有學生和作事的。在這裡連住得吃論月。一天兩頓。也許白飯。也許饅頭。四個菜一個湯。四個人一桌。每頓八角。每天一圓二。每月三十圓整。雁生道。好罷。等再核計。你把行李搬來吧。茶房去了。雁生又到櫃房。給公司打個電話。請一天假。遂回房鋪好行李。把應用的書和紙筆墨硯擺好。茶房送來水。又洗過臉。忙了多時。喝一口茶。才到街上吃早飯。兜裡還有幾十塊錢。在街上一家小館裡。要了兩盤燒麥吃了。回到旅館就十二點多鐘了。右手姆指一們跳疼。看已紅腫起來。想拿筆寫點稿子。手只是不受使。到下午吃晚飯。更腫的厲害了。看被連帶的手背和手掌。紅宣宣的溜明展亮。一按一個坑。五指都拳不回来了。才着起慌。到街上。買點藥塗上手托着。十分痛楚。於是筆墨生涯。從此作廢。夜來一個人躺在牀上。百無聊賴。看頭上一盞二十度的燈泡。也紅暗得令人焦悶。偏是躺的那張牀。只要一翻身。咕呀呀三响不說。硬登登木板擦的。上面只一層氈帶。鋪一條綿褥子。十分格人。那像在家裡。軟顛顛的大銅牀。上面一層草墊子。一層毛氈。一層鷄毛口袋。一層褥子。那樣溫暖。那樣舒服。屋裡寬寬綽綽的。

一百度大泡子。那有一點惡味。那有一個老臭。這可倒好。越思想越睡不着。越睡不着老臭越咬的荒。一盞燈昏昏沉沉。一張牀冷冷清清。那個愁人勁極啦。手上還一個點疼。於是翻來面復去。百戰聊箱。起來瞞下的。只是折騰。多半夜又沒合眼。想想自己身世。爸作故。沒有倚靠。寄居舅舅家裡。又被趕出來。被盜損失了好幾千塊錢東西不說。阿麗小孩子又給掀露了秘密。弄得自己倒成了非姦盜的角色。右甚麼臉再回去。作點小事。月間收入三十五圓。去住店不夠吃的。皆賣筆墨。下幾稿費又都支淨了。現在又把手跌這樣。看十天半月拿不得筆。兜裡還有三二十的。幾天就完。化淨可怎辦呀。那有投奔。誰是我的真朋友。就身上穿的衣服了。眼看一天比一天熱。拿甚麼換呀。於是他自己越尋思越沒路。整整悲哀了一夜。早晨起來。頭重身輕。強扎掙着梳洗完。看旅館給預備的馬蹄表。將將八點三十分。離上班時間還有半點鐘。遂戴上帽子。也想不起吃點心了。一出門身上直打幌。兩腳沒跟似的。向西一路蹣跚。托着受傷的手。將到書街街頭。聽哧的一聲。一抬頭。見白鴻影。夾着手囊。匆匆從南而來。拐向橫街。看看雁生踏一駐足。一注目。便往東下了。雁生也精神一提。拐向北胡同裡。不多會就到秋華公司。簽完到。可巧朱黃芳也將到。一見面大驚道。雁生你怎麼了。一天不見瘦得這個樣子。有病嗎。手也怎麼了腫那個樣。雁生眉一皺道。前夜在家裡打盹失了盜。一夜沒睡。昨夜間。舅舅把我趕出來。到旅館裡便跌傷了。昨夜又沒睡。怎麼的我瘦了嗎。黃芳也一皺眉。將要問他在那

兒住。可巧又來了同人。遂就分開了。雁生到庶務股來。看股長梁世書還沒有來。只有科員杜若衡在座。遂問了早安。梁世書也到了。杜若衡問道。老白你怎麼了。雁生一笑。坐下去便翻抽匣拿公事。當差的給送來茶水。梁世書向來是好好老先生。看雁生有傷病在身。遂道。白先生。你不必忙了。叫杜先生替你吧。你上醫務室看去。雁生答應着。杜若衡笑道。你道不。昨天你沒來。公司裡有三樣事施行。你看看吧。說着抄過通知簿子。雁生揭開一看。二月中最近的一案。三款。第一樣是。查經理科庶務股人事僱員白雁生。成績優良。克盡厥職。着進級科員。仍管人事。月給俸六十圓整。此示。雁生一看。不禁喜形於色。暗暗慶幸。自己正愁沒路。這又多進了二十五塊錢。身份也提高了兩步。真是極泰來了。因而精神一爽。又看第二款是。照得本公司。刻須採用女職員兩名。一任打字事宜。一任書記事宜。着人事係按考試規定。即日張貼佈告。招募前來。切切此示。雁生又一喜。暗道。菊隱有望了。又看第三條是。查庶務股助理員烏林甫。玩忽職事數日曠工。實有碍公務進行。着即開除。以儆效尤。此示。年月日。秋華公司經理。兼紡織工廠長。商大可。雁生一驚。看已施行。無法挽救。也只得罷了。遂分頭拜謝股長。科長。廠長等。完了又到醫務室治手。塗上藥。又用白藥布兜上。在午間休息時間吃完飯。司務室裡沒人。都出去遊戲去了。雁生身上只是發癢。頭也一們沉。手也在生疼。遂仰在轉椅上。昏沉着。猛然想起一事。伸手拿起桌上的耳機。撥了號碼。不一會聽道。咳。那裏。

我是王公館呀。雁生聽是一個女子聲音。遂道。勞你駕。把黃菊隱請來說句話。那女子道。唔。您貴姓呀。雁生道。我姓白。忽然那女子格格笑了道。哦。你是白雁生先生吧。雁生一怔道。哎。是的。你是王小姐嗎。勞駕。勞駕。郁芳笑道。沒客氣。沒客氣。你等一等。雁生擊着耳樞子。敲在椅上。足等了多時。聽裡而道。喂。喂。雁生忙道。誰。菊隱嗎。裡面笑道。她上醫院去了。有甚麼事。你告訴我。回來轉她吧。雁生神氣一頓。十分懊喪。因道。王小姐求你分神。回來告訴她。急速到秋華公司報名。得暇時候。最好是晚上。到我這兒來一次。我現住在大北關橫街東頭的義仁旅館。在院八十一號。郁芬道。好吧。回來我告訴她。雁生放下耳機。十分焦悶。強支持了一下晌。到四點下班鈴响。便頭頭離了秋華公司。看門房裡出出進進。一些報名的女人。絡繹不絕。望望沒有菊隱。遂一直向南關走來。一出通天街口。便是橫街。巧極了。又碰着白鴻影下學。步行回來。鴻影望雁生跨綳帶。便一驚。略站一站脚。一注目。雁生也不覺心裡一熱。情不由己的點點頭。微微一笑。鴻影也微微一笑。點點頭。掏出一塊天藍色手卷。一撫嘴。嫻嫻扭向南大街去了。雁生一陣幽思綺感。像喝醉了酒似的。顛三倒四。在思索着白鴻影。從在東山邂逅以來。繫諸寤寐。又幾次相逢含情脈脈。她也知不知道和我同姓呢。像這樣的女人。既生得丰姿秀骨。而又態度安詳。言行不苟。更兼情深似海。那怕她不是一個四德俱備。知識高尚的女子。可惜與我無緣。空勞夢想了。想着。一抬頭。見從東又來個女

人。行色匆匆。帶着白衛生呼吸囊。穿一件紫花絲絨旗袍。披着丈青色編花大毛衣。向路兩旁只是望。雁生大喜。一招手喊道。菊隱。菊隱。身子一撲。又栽了一跤。身後呀的一聲。叫着。雁生。雁生。你倒小心點呀。說着把雁生摻起。這時黃菊隱也到了面前。相見之下。容色乍變。氣一看。原來是朱更芳下班一路跟來。扶起雁生。便給他拍襟上的土。拿眼矚了菊隱幾眼。菊隱顫聲道。你怎麼的了。瘦得這樣。手幾時傷的。爲甚麼不珍重一點。雁生打一個唉聲道。到旅。

吧。來。我給你們。介紹介紹。這是朱更芳。我的同事。這是黃菊隱。我朋友的妹妹。二人見了。勉強客氣幾句。各懷心事。在冷望着。朱更芳道。你叫個車吧。雁生一指道。到了。於是領着二人。進了羨仁旅館。到後院。茶房給開了門。打來洗臉水和茶水。更芳毫不客氣的搗了手巾。送給雁生。雁生一個手擦完臉笑道。朱先生你是客。坐坐吧。更芳一笑。便坐在一張小椅子上。翻看雁生的稿本。拿眼溜着菊隱。菊隱呆呆的站在雁生的牀脚下。只是望着他那傷手出神。雁生笑道。也不冷。在屋裏你把毛衣脫了吧。說着一拍褥子又道。你坐下。菊隱怔呵呵的。啊一聲。脫了毛衣。摘下嘴兜子。便往牀裡一扔。死登登的坐在牀沿上。一聲不响。低頭兩手互相在握弄着。雁生欹在枕上。因有更芳在側。不好向菊隱說甚麼。更芳很自然的。笑道。你就爲失了盜。你舅舅也不至於把你趕出來呀。雁生臉一紅。半天才道。是的。還有別的原因。不過……說着望菊隱歎口氣。菊隱頭越壓低下去。更芳又

笑道。這兒不舒服又費錢。若不搬到咱家去吧。閒房子還有。雁生一笑道。謝謝。住幾天再說吧。莫芳又道。你沒充足嗎。住旅館一天耗費不小呢。說着打開手皮囊。便拿出五十塊錢。扔給雁生。雁生一驚。臉一紅。欠身磨下地站起道。莫芳。我有錢。你收起來吧。你寡夫失業的。又有孩子。一個月才掙幾個錢。我不能用。我有的是化驗呢。這時菊隱一怔神。才狠狠的釘了莫芳幾眼。莫芳臉一紅。斜了雁生一眼。拿起氈衣和手囊。笑道。雁生。你覺我是虛情假意嗎。可是有這位黃女士在座你不好意思呢。雁生臉又一紅。只是不受。莫芳揀着要走。菊隱才起身道。雁生哥。朱女士的美意。你可辜負了。雁生才把錢收下。莫芳笑着作別。雁生要送。菊隱一攔道你歇歇。我給你送這位女士吧。莫芳一笑出來。雁生心裡也一樂。菊隱遂送出朱莫芳。到院裡莫芳笑道。黃女士家在那關住呀。菊隱道。大南關。莫芳又道。念幾年書。菊隱又道。大成中學畢業。莫芳一驚。繼而笑道。怪不得有絕妙挑繡的工夫。原來工廠門將出來呀。菊隱臉一紅道。朱女士幾時看過我的成績。莫芳一裡摸出一方素絹帕道。這不是您的成績嗎。雁生送給我的。你看看上面。還有他題的字。莫芳沒事。給把字繡上了。再也敵不過你的針線。說着送過來。又一笑道。你二位真是白頭到老。對好秋侶呢。菊隱臉像巴掌打得似的。一陣火辣辣的熱。這時已到旅館門外。菊隱接過手帕。站在馬路邊上。打開一看。可不是自己贈給雁生的是那個。上面的黃花鶴冷艷。綠萼鬪寒姿。籬畔香飄。枝頭色動。

上面繡着幾行草字。血色絲絨。在白絹面上特別着眼。挑繡的工夫也不弱。筆風盡露。開架適當。一筆一劃。些微不苟。看着不禁一驚一喜。一疑一妬。看上款是。菊隱愛贈。書此以紀。下款是。庚辰仲冬。雁生拜筆。當中是一首五言律。

不與繁花伍。逸然讀自清。風高地勁節。歲晚草寒英。淡艷閒無意。孤芳對有情。東籬如可託。霜雪訂同盟。

菊隱看完呆了一會。看朱萸芳不知何時竟不辭而別了。於是心裡一疊勁。暗惱雁生用情不專。既愛我而復愛她。更將我的東西轉贈於人。不知秘密。雖然待我好。那保得住他不見異思遷。而喜新厭舊呢。使我造成整個的悲哀。可如何是好。我若排擊朱萸芳。那便是我用情的偏僻。故意奪人之愛。我若一味糾纏着雁生。那又成了片面的追遂。得來的愛情。也不是自然的。哎。他和她的情感。若是我濃厚。我爭也是無益。何況不是強迫的。若是雁生果真愛我。朱萸芳。怎樣邀媚他。怎樣煽惑我。我和雁生的結合。是不能支離的。我心裡暫存上這塊事。觀察雁生的動靜吧。菊隱存下這個心理。把手卷藏起。回到書齋裡來。可巧茶房送來兩份飯。雁生坐着相等。菊隱一笑。不勁聲色。二人吃完飯。漱過口。天便黑了。雁生身上只是發燒。紅頭漲臉的。躺在牀上。手也一們跳疼。不時的哼哼兩聲。菊隱坐在他身邊。細問他爲甚麼搬出來。手怎麼挫傷的。握着手在溫存着。歛下身覺得他熱的烤人。才

一驚。給他試脈。雁生。把怎樣和阿麗哀憐。怎樣打牌。失盜。阿麗怎樣揭穿了秘密。怎樣被逐跌傷的一情一節。告知菊隱。菊隱潸然淚下如雨。握着雁生的手道。苦了你了。把我一家救活。你落得這般地步。傷病在身。窮居旅邸。我的心怎麼下得去。你到我家去養幾天吧。好了再上班。關於你屬濟我的事。哥哥不知道。以為是嫂子籌的錢。我也沒敢告訴他。嫂子全知道了。就等哥哥出院後通知。關於你我的婚事。大概不成問題。說着哭伏在雁生的胸前。雁生撫摸着她的柔髮道。菊隱。你不要悲傷。我不礙事的。現在我又長了二十五塊錢。手裡再不幾個。够生活了。你回去好好像備豫備功課。等下星期一。好去考。我不能到您家去。嫂子雖然知道你我發生關係。旁人看着。總是不相當的。黑了。你自去吧。菊隱含淚道。不。我得給你打藥去。通知嫂子一聲。侍候好你再回去吧。秋華公司的事。去不去都可以。哥哥日見病好。等出了院。我家就不愁了。雁生驚道。這個旅館。你住那行。而且前樓上。都是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。上下直竄。叫人核計。你不是跟着賣味嗎。菊隱臉一紅。伏下身道。我怎麼放心走呢。說着偏臉貼在雁生胸前又哭了。雁生泣道。若不然。你到櫃房注上店簿。姓名。年齡。籍貫。住址。都寫清。和我的關係。寫未婚夫婦。來往理由。寫看護病人。菊隱臉又一紅。啊的一聲。臉又一假。臂一攏。在淚花搖碎之中。相視一笑。菊隱才披上毛衣去了。雁生一個人躺在牀上。思前想後。倍覺愁慘。那身上一陣比一陣熱。燒的只是發昏。手也在剝着剝着疼。五指一點

也不敢動。解下看看。腫的像葫蘆似的札撒着。手指蓋都青了。於是一陣惶駭。盼菊隱如命。眼看她出去了一點多鐘。快到十一點了。也沒有回來。身上只是發緊。嘴裡稀溜嘩啦的口乾舌燥。頭如包斗。身似駕雲。難受極啦。想喝口水。一欠身。頭一沉。又栽了下去。起了好幾次。才磨下地。頭一暈。眼一花。卜登一聲。張於牀下。昏了過去。也不知經過了幾時。聽耳邊有人叫着。雁生。雁生。雁生漸漸蘇醒過來。哼的一聲。吐一口濁痰。看菊隱坐在地下。淚眼模糊的。抱着自己。猶在貼着耳根呼喚。茶房站在一旁咧嘴。雁生身子一動。顫聲道。菊隱。我明白了。快遞給我一杯水。菊隱哭着把他扶上牀去。把從家新取來的被褥鋪好。扶持他舒舒適適的躺下。茶房早送來了白開水。菊隱用兩個杯子折騰了幾遍。嚐嚐可口。才飲了他小半杯。於是又叫茶房端來炭爐。放在門外。打開藥包。下在新買的藥壺裡。沖上水。放入引子。坐在炭爐上。回身又打開一個小提匣。取出針囊和塗藥之類。把雁生衣服脫了。打付走茶房。把炭爐挪進屋。才上牀撫摸着雁生肢體。避開人神所在。按通經絡。行一遍針。又打開他右手。把陳藥洗淨。也刺斷了紅絲。指頭略用針點一點。又重塗上從家帶來的新藥。用綳帶纏好。才下地擦了針。洗完手。一至到了一點。藥才熬好。斟了半杯涼着。雁生只哼哼的懶得睜眼。手似乎不甚疼了。只是身上像落架似的。轉動不得。菊隱把藥給他灌下去。才安安然然漸漸睡去了。菊隱這一夜。衣不解帶。目不交睫。只坐看了一夜。早上雁生醒來。覺得身上輕鬆了一

些。只是氣虛。四肢無力。不能起牀了。告訴菊隱。給公司打電話請假。菊隱答應着。於是又給他行針。換藥。熬藥。熬粥。忙完又去打電話。奔忙着。雖妻子不二。雁生大慰。因而菊隱在這裡一連服侍了一星期。雁生也能下地了手也好啦。菊隱也自歡喜。這日正是星期一的早晨。雁生忽然想起道。糟了。糟了。你只顧侍候我啦。誤了你自己的事。今日正是考期。你連名都沒報。快點收拾筆墨。我和你倆一同去。菊隱笑道。等你想着。黃瓜菜都涼啦。那天我從醫院回家。郁芬告訴了我。馬上去報了名。沒好意思找你。才到這裡來。便碰上了朱家了。那是你製影啊。說着偷偷一笑。雁生笑道。那好極了。等吃完飯。咱倆一同去吧。菊隱笑道。養你的病吧。你好了比甚麼都強。女人作事。又能有幾天呢。雁生哈哈一笑。拍手道。怕孩子發住嗎。別要愛人啊。菊隱笑着啐一口。跑出去。雁生又哈哈一笑。穿好衣服。下地給她拎着筆墨。菊隱熬好粥進來。啖的聲道。誰叫你起來。你這不是作禍嗎。快上牀去。雁生回身笑道。待小生給娘子打點。送考去來。菊隱又一笑。瞪了一眼。輕輕在他肩又打了一把。二人才一笑。坐下吃飯。吃完飯。雁生非要去不可。菊隱無奈。略也沒甚麼舛錯了。才預備好鋼筆。水筆。鉛筆。墨盒。藍水。橡皮。小刀。竹尺。稿紙等。裝在提籃裡。二人才換衣服。三月頭的天氣。已經煖了。菊隱早給雁生備下新衣衣服。服侍他穿上。青洋縐灰袍。總脊繫脚夾褲白襪子。青圓口禮服呢平底鞋。又拿起瓜皮帽。往他腦袋上一按。才滿嘴啼笑笑了。雁生也一樂。

看菊隱梳兩個小辮。穿一件藕褐色拖地死開襟。高領。窄腰。長袖的天袍。穿一雙小尖口軟緞子三色底鞋。因也一笑道。像你我這樣打扮。等一會來看。若有一個。下晚回來。我請你喝東瓜湯。菊隱啐了一口笑道。我又沒給你保媒。幹麼推出牆。給我東瓜湯喝呀。雁生笑道。寡人有疾。寡人好色。菊隱噫噫笑道。粉黛三千。任君自選。何用人力爲。儂非河東獅。君勿作季常懼。說罷二人相與大笑不止。君已快到九點。茶房早給叫來馬車。菊隱扶着雁生。到羨仁旅館門外上了車。順橫街向西。又折向北。從通大街穿出。看城邊子柳眼垂青。草皮發綠。一陣陣熏風搖曳。人滿春隄。那一池春水。微波蕩漾。風動參差。真太陽和天氣。萬物是無限生機。雁生大悅。一路嘻嘻哈哈的。不覺到秋華公司門前。下了車。看一群群。一伙伙。三一堆。兩一塊。有的培根。石畔。柳下。花前。站滿了粉白黛綠。麗影翩遷。有一二百號妙齡少女。都提一個文具囊。佇立踟躕。風前頓影。待選上生活的戰線。菊隱扶着雁生笑道。怨聽。用兩個人。上這們多。碰也碰不上啊。沒說考。這時一二百少女。看這兩個人透着異樣。都注視過來。雁生低低笑道。你撒開手。我跌不了。說着猛聽一聲。菊隱。人羣裡跑出一個時髦女人。菊隱一驚。看是王郁芬。閃道。你怎麼也來了。郁芬望雁生一笑。低聲道。這個職業不好嗎。就怕弄不上。菊隱一皺眉。望望雁生。也沒給紹介。忽雁生也啊的一聲。兩眼直登登的。望着人群外。孤孤站在一株街樹下的一個少女。那少女望了菊隱一眼。便把頭低下去了。菊隱心裡一

動。但覺這個女子柔媚入骨。丰神態度。無處不使憐愛。看雁生直趨了過去。菊隱也一向熟。撇了郁芬跟過來。雁生到近前。一皺眉。好像似自家人似的。熟頭八腦的。叫一聲白小姐。菊隱就一怔。那女子臉一紅。行個禮道。啊。白先生。菊隱又一怔。雁生急道。你不是在當教員呢嗎。月俸祇低在六十圓以上。怎麼捨大就小。來考這個小職員呢。就是取上了。只多也給不過你四十塊錢。你不是胡來嗎。白鴻影驟然面容一慘。微微一抬頭。目光哀怨。神色悽愴。望了雁生一眼。掏出一方天藍色羅帕。順手一哆嗦。又低下頭去。面色一暈。右手扯着一角。在摸着藍天褂的鈕絆。似乎慢慢在掖。左手捏着一角。在擦鼻凹。把一塊方巾。整個鋪展在胸前。雁生和菊隱。當時一驚。你望望我。我望望你。臉同時也一紅。心裡作用。迥不一樣。看那帕上。繡着風雨重陽。雙飛鴻雁。一木一石。一情一景。和菊隱偷雁生那幅。是二影不差。上面只多幾行豆大的白色繡字。看不清寫的是甚麼。在雁生的心裡。驚異着。懂憬了。東山一晤。她種下情根。歸去一定訊問了車夫。知我姓名住址。連夜繡出雙帕。翌日遣人送來一幅。聊寫愛慕。是我誤會是莫芳所贈。幾乎墜入朱氏懷抱。白鴻影竟如此細心。多製此一幅。留作相見時證明。怪不得一見面。她總是掏出這方帕來表示。那一方是她所贈。而也在試看我知不知情。動不動念。哎呀。此女情深似海。義重如山。只就去年重九。在東山頭上。她向那老夫人安慰的幾句話。也足見她的賢淑孝義了。她真是個婢女嗎。人間有此。真是紅粉班頭青衣領袖了。

我自雁生何幸遇此佳人。只可惜同姓之嫌。蝶偶輪盟。怕要成鏡花水月了。雁生只管呆呵呵的望着。在菊隱的心理呢。刷拉一下子。如冰水澆頭。涼了半截。看鴻影這一露羅巾。竟和窃雁生的一樣。知道她們倆情在前。那一方怕是鴻影的。寄贈雁生。不慎被我匿起。於把握刺痛。縫衣補裘之下。種一段情緣。怪我痴心。不知男人機險。女子只知從一而終。那想雁生既種情於鴻影。復垂愛於莫芳。而又顛倒於我。一個人的心。三下分。情盛的能純。他又情痴意篤。在我一人身上。就累得身名收裂。蕩產傾家。幾月工夫。而今落得死去活來。纏綿悱惻。看樣子。對她們倆。也一定和我同樣的鞠躬盡瘁。一個大好的青年。把整個的身心。葬送在濫不澄清的愛海中。不促減天年。也要終身落拓。何時可登覺岸。唉。罷了。感恩圖報。爲他人作嫁衣裳吧。我命如羅。自好引身退讓。設法勸雁生。離開朱莫芳。成就這位小姑娘吧。你看她多們使人憐愛。菊隱這樣想着。心懷一敞。空如無物。覺得另換了一個人。白鴻影可決沒想到菊隱和雁生有一段姻盟。從東山和雁生相識後。感情盛義。只以爲寄情贈帕。又知道。那想菊隱也是龍華有份呢。當時聽雁生這樣一問。沒好意思說出我是爲你而來。一露羅巾。正表示此情方點。問君意如何。忽被一陣晨風。把帕子吹動。隨手掀起。才低低的道。掙錢少不要緊。我願意這兒可靠。雁生望望菊隱。很覺難乎爲情。發現了數月的秘密。她知那個帕子是鴻影的了。一定還回。要她的。我可拿甚麼還啊。被莫芳窃去。現在又真見着她。多半要破壞我和她的情

感。也不一定呢。就不破壞。將來同事宣揚出去。也是難堪其情。雁生想着只是皺眉。忽然眉眼一動。自己笑道。有了有了。鴻影一怔。菊隱笑道。有了甚麼。這位妹妹也姓白嗎。鴻影看她和雁生同車而來。非親既友。因點點頭道。啊。是的。姐姐貴姓。菊隱道。我姓黃。叫菊隱。鴻影也說了名子。二人握手。十分親熱。雁生望着一笑。心道。這倒不用。省得操心。因湊近前低聲道。鴻影。鴻影一抬頭。你看他真是一見如故。毫不客氣的叫上名子。因答應一聲。仍在和菊隱握着手。雁生一低頭。臉微微一暈。又正色悄聲道。有主考和及其他的人。誰若問。你就說你是我胞妹。雁生這一脫口。很怕鴻影見怪。又很怕菊隱見笑。不覺又一低頭。菊隱和鴻影。又同時一喜。喜的原因却不一樣。鴻影既證明白雁生有了印象。就是朋友也好。兄弟也好。甚至主婢也好。但得有往還的機會。沒負一番憶念。使孤伶弱女。有所寄依。則無可無不可了。菊隱呢。覺得雁生。突然給白鴻影加一層名份上的束縛。或對自己存有單往之愛。因而羞形於色。拿眼溜着鴻影。鴻影一低頭。受寵如驚。在鼻眼裡哼了一聲。一咬下唇。微微的笑了。菊隱也一笑。手一頓道。妹妹。雁生正管人事。你認這們個哥哥。怕考不上嗎。鴻影臉又一紅。微睨了雁生一眼。雁生這回大方了。笑向菊隱道。有人問你。仍然像在旅館裡那樣說。你是我的未婚妻吧。說罷。哧哧笑了。菊隱猛的面泛紅潮。狠狼睜了雁生一眼。心裡却喜幸到萬分。把一剎那的悲感。又化得冰消瓦解。覺雁生還是對自己情重。竟公開的宣示終身。

伴侶。還怕誰來剝奪。看鴻影決非險詐之女。這樣人。終身相伴。也未嘗不是幸事。只有那朱萸芳。爲婦不貞。玷人玷己。既生詭陰之相。復具機險之心。一見面。便沒瞧起人。施行種種權術。這樣人於雁生只有害無異。得設法堵斷才好。這是天理人心。也未嘗不是菊隱的目光神銳。和心情純正。從見萸芳。隱存攔擊之心。更逢鴻影。偏具成全之念。這也在人之因緣有份與否。和乍見時口象的好壞了。菊隱正自羞怯怯的。無以致詞。忽然鴻影笑道。怎麼的。姐姐。未婚夫婦還有假裝的嗎。菊隱血一熱。正羞的無地自容。雁生在微笑着。忽見一個幼女跑來。一扯雁生的手。嗚嗚着道。表哥。我今天才見着你呀。雁生一見。悲從中來。原來是阿麗。也來投考。遂拉着她泣道。你來作甚麼。舅舅。舅媽知道嗎。阿麗一掩面道。從攔你走後。爸爸也不叫我念了。說我學壞啦。足氣了三四天。才回心了。回家就哭。說想你。對不起我死去的姑媽。也不知你搬那去了。又怕你一賭氣跑了。所以叫我來公司來找。說你沒上班。我一天跑兩三趟。見人就打聽。也沒見着你的影。回去爸爸和媽。還直罵我不中用。我被媽媽教訓了。不該和你……。雁生忙一指她手。睜了一眼。阿麗才不說了。雁生又道。我早晚回去。你先回去告訴一聲。叫家裡別着急。阿麗道。我也報了名。等考完的吧。雁生才一笑。又給她和菊隱鴻影都介紹了。這時早又過來了兩個女人。一個胖胖的。一身母猪肉。栽歪栽歪的。一個瘦瘦的。好像枝線黃瓜。又像長蟲帶草帽。頭一點一點的。都笑着叫一聲。雁生哥。雁生一看是宋

燕玉和朱佩秋。遂一笑招呼。衆人擲見。王郁芬也來了。於是各相引見。在樂談着。忽聽門上一陣鈴聲。考試委員來點名。於是衆女趨之若鶩。雁生撇了衆人。向公司裡走進去了。

第八回 空裡浮花並頭徒入夢 堂前種樹連理自生根

白雁生坐在事務室裡。翻看投考女人的報名冊和履歷書。檢到烏阿麗的。便詳細一看。她寫的烏阿麗。十六歲。瀋陽縣人。現住大南關共鳴里。環城女子初級中學校畢業。父烏雲起。母烏常氏。弟烏柱兒。表兄白雁生。雁生一笑。抽出來放在一邊。用鎖尺壓上。又翻。找到菊隱的。看她寫的是黃菊隱。二十歲。彭澤縣人。現住大東關籬笆胡同。大成女子工業高級中學校畢業。父黃知節故。母黃華氏故。兄黃東馥。嫂黃劉都賽。姪黃馨兒。未婚夫白雁生。雁生不禁一樂。心裡道。她早安排好了。我還作夢呢。你看她多有沉勁。我在旅館裡告訴他注上這個名義。今天又在這門前告訴她也是那樣說法。豈知她早給板上定釘了呢。這丫頭有剛有謀。倒不要小看了她。惟獨這樣人嘴頭不愛說話。肚裡才真正有數呢。想着又不禁一笑。也抽出放在阿麗一塊。又翻下去好多工夫。才找着白鴻影的。便注上意。眼睛睜得大大的。心沉得穩穩的。把履歷紙鋪開。兩手壓着邊沿。留神看她寫的字。真是紙上嵌花。毫端現彩。工整到極點。沒一個敗筆。上面寫着。白鴻影。十七歲。海南縣人。雁生啊的一聲。自言自語的道。她也是海南人。又姓白。這可奇了。因又看下去。寫着現住小南關來賓胡同。東城女子師範學校畢業。父白天放。雁生啊呀一聲。驚得目定神呆。形如不偶。漸漸站起身來。周身

肌骨。無一處不在戰慄。兩手哆嗦着。扶在紙面上。一陣兩眼昏花。再看不清一個字。因一閉目。昂起頭。腦子裡一陣迴環。如騰波起浪。在推移着往事。彷彿自己又反了兒時的舊事。在門前玩耍。一個中年婦人。拉一個三四歲的小女孩子。身後跟一個二十上下歲的學生。背着包袱。提着網籃。在門前題着爸爸的名子。找白天放。爸爸那時在帥府當參議。沒下班。媽媽出來把那婦人罵一頓。還打了兩掌。那婦人領着子女。含淚而去。後來我稍稍長大了。才知道爸爸不是此地人。媽媽是在這娶的。爸爸口裡口外說。我還有一個母親。一個哥哥。媽媽總是管轄着爸爸。我也無從查考。爸爸媽去世。我二十三歲了。知那個母親和哥哥在那兒呢。這。這白鴻影。可。可是當初那小姑娘嗎。她十七歲。我是這邊生的。爸爸從有我記事。也沒回南一次呀。她是誰所生呢。雁生想了多時。忽然一笑。心裡道。雁生。你太痴了。天下同名姓的很多。就是同鄉。那便見得她和你真是同宗。因又定一定神。坐下去看。父白天放故。母陳玉貞。庶母白烏雲故。雁生看到此。心裡砰的一跳。身上也突突戰戰起來。又欠身。暗道。這。這不是我。我的生母嗎。哎呀。鴻影。是我親妹無疑了。那那庵巧。父母同姓同名。哎呀。去年東山見到那位老主人。一定是我先父原配。陳氏玉貞了。想着不禁心一滲。眼角一酸。又看下去。兄白雁行故。次兄白雁生。雁生卜登一聲坐在椅子上。氣結神煩。心駭無主。怔了多時。才頓手相慶。暗叫一聲。天哪。該然使我母子重逢。兄妹撕會。這造化弄人。真是無巧不巧。

了。使我嫡母隱痛含冤十數年。今日才得出頭。真是天公有眼。骨肉不乖。在東山一遇。我無敬老之心。鴻影那有愛情之念。可是她既覺出我是她一父所生的哥哥。爲甚麼不具道隱情。相逢偏以情色挑逗呢。這能說是故意嗎。雁生一陣目眩神迷。伏在辦公桌上。憶想鴻影的一情一色。一言一笑。一陣迴腸盪氣。情念俱灰。不禁長歎一聲。拿起三張履歷。便到科長室來。在外敲了幾下門。聽裡邊道。進來。雁生拉門到經理科長宋儒面前行了一個禮。叫一聲宋老師。宋子儒點點頭。放下筆道。你好。雁生道。多謝老師關心。學生好了。今天並未正式上班。爲招考的事。來看一看場。宋子儒又點點頭道。你荐那個黃菊隱。和你是甚麼關係。雁生道。實對老師說。從前沒敢露。只託是友妹。她確是學生的未婚妻。求老師栽培。學生身世沉淪。作這一點小事。實不够生活。靠筆墨上所得。還不够交朋好友。現在我和她都二十出頭了。一筆結婚費。都籌劃不出。延遲到今。不得成一家人家。是她迫不得已。才想幫我掙幾個錢。老師你老得成全我。向經理說。把她取上才好。宋子儒點一點頭。笑道。好吧。還有事嗎。雁生呈上三張履歷。又行個禮道。我妹妹白鴻影……。宋子儒哼的一聲。腰板一拔脖子一梗。兩手往桌面上一按。肩一抬。眼珠一翻。從老茶鏡的圈外。斜斜望了雁生一眼。一撮厚嘴唇。斷斷鬚子一撮呼。老嘴巴子一噎遛道。你那來的妹妹。雁生心裡一笑。行個禮道。是我前房母親被父所棄留下的。隱在小南關。現在母老妹弱。學生又無力奉養。所以她才來謀事。也望老師栽培。

使她幫學生少申反哺之私。感德無量。宋子儒。昂頭想了多時才道。你爸爸生前和我至好。聽說把那個女人。已打付回南了啊。再說她身邊。我記得就從娘家帶來一個丫環。也沒有女兒呀。你胡扯吧。不是誑託你頂缸啊。雁生急道。不是。她老並沒有走。鴻影確是我妹妹。你老調查。我若是撒謊。你老就把我開除。宋子儒又斜他兩眼。拿着三張履歷。翻着道。等我看看她答的卷如何再說吧。通通用兩個人。你師妹燕玉也要來。聽股長薦一個朱佩秋。梁股長薦一個王郁芬。你又一對薦這兩三個人。用誰的是。經理也有人。各科股長。工廠裡主腦間都要人。這不是賭打掉。簡直我們經理科薦人。包牌子了。儘用你的吧。說着賭氣又一翻。抽出阿麗的道。這又是你甚麼人。一塊拿來。你作面子。却叫我爲難。混賬。雁生剛要給阿麗報苦災。求情。宋子儒考臉一翻。把履歷一摔。氣道。我一個也不管。憑她們的學問。考不上拉倒。別嘍嘍啦。我嫌頭疼。去。去。雁生碰這一個釘子。悄悄出來了。心裡忐忑不安。看已到下午兩點多鐘。自己不是正式上班。梁股長和杜科員都去監視考場去了。遂也溜溜搭搭的。到考場裡來。看有一些考完的。都分頭出去。雁生進場看。尙有三分之二沒有答卷子。六七個監場的。十分嚴厲。因各處看看。黃菊隱。白鴻影。烏阿麗三個人早不見了。也不知是答完走啦呀。也不知是犯規被逐。更不知是頗難交了白卷。按桌都看遍也沒有。到台桌上。杜若蘅一笑。從抽匣裡拉出兩冊卷子。低聲笑道。你幾時又出來了一妻一妹啦。真是笑話。可見你管人事。要招男

的。還有叩門子拜老師認乾爹的呢？你多美。她倆也真行。手筆不弱於你。你看看吧。雁生一笑。才把心放下。翻開二人卷子看。寫作俱佳。沒有一題走板。因又一笑。杜若衝還要聞扯。雁生放下卷子便又來找熟人。首先到宋燕玉身旁看。看她斜溜了一眼。呼哧呼哧的。臉奪得通紅。在額角鼻凹上只是冒汗。不時的拿手卷擦擦。用筆在稿紙上瞎畫。雁生心裡一笑。細看國文。術學。外國語。地理。理化。博物都答完了。只歷史一門四道題。本國史。世界史。東洋史。也都答上了。只西洋史一門空着。因看題是。試述第一次歐戰之主人翁。與第二次歐戰的結束者。雁生又一笑。也沒知聲。檢過鉛筆。一陣飛草。寫兩個人名。德威廉第二與希特勒。扔下筆便來看王郁芬的。也正在搔頭。原來都答完了。只剩術學裡一道三角題。是任意多角形解證。雁生望望前後左右。都在顧着自己。遂拿起筆。寫了一個公式。郁芬笑着點頭。雁生扔下筆大聲道。諸位女士注意。關於術學的三角題。有自己帶來的函數表。只管查照。不算犯過。沒有的。可直接問考試委員。公司裡已豫備下了。若有人能自己求出。那當然分數多了。但須列求函數開方的基本公式。說着見衆女人。站起好幾個。這個也問賽因那個也問探根。於是鬧了多角荒。監場的分頭告訴。雁生又來。看朱佩秋的考生。這時一些考試的女人。多半爲三角顛倒。一聽許可問函數。都怕到點。爭着求問。誰也顧不得看誰了。佩秋却早已把術學答完。也只剩一道題答不上來。看雁生站在身旁只是笑。因臉一紅。低聲聲。雁生哥。這化學題。

阿辛尼亞的成分。可怎麼答呢。雁生嘆味一樂。拿起筆便寫一個臭字。佩秋也掩口一笑。你嘆呀一嘆是放屁嗎。雁生瞪了一眼。哧一樂。將要拿筆再寫。佩秋靈機一動。檢過鉛筆。便寫有機物的腐化作用。因一咬下唇。也望雁生一樂。雁生點點頭笑了。才出場來。看宋燕玉早交完卷。站在院裡。點頭笑道。謝謝。雁生哥。我若答不上那一道。考不上倒是小事。看爸爸回去怎樣罵我。雁生低聲道。妹妹。下晚你回去。好好懇求懇求宋老師。我存的人若不給採用。我馬上就不幹了。燕玉一笑。也低聲道。黃菊隱那個人才好呢。我聽郁芬說。你們倆戀的挺膩嗎。可巧佩秋和郁芬都出來了。於是都圍住雁生致謝。佩秋笑道。雁生哥。那白鴻影真美麗呀。是你當家子嗎。雁生笑道。不但是當家子。而且還是一個爸爸呢。說的都笑了。佩秋又道。那黃菊隱手真快。坐在我前面。那消兩個鐘頭。二三十道題都答完了。交的題卷。你那表妹妹也不弱。和你妹妹作一張桌。白鴻影交第二卷。烏阿麗便交了第三卷。燕玉和郁芬都一笑。佩秋又道。白鴻影和我在師範同年級。怪不得他主人叫白雁行。是我們級任老師。怎麼你不是她主人。是她哥哥呢。奇怪了。雁生一納悶。沒敢深問下去。佩秋溜了幾眼又道。黃菊隱和你甚麼關係呀。那個人雖不甚麼漂亮。古董氣可不小呀。弄那樣子。很有股子橫勁呢。雁生臉一紅。郁芬在旁笑道。那是白先生未婚妻。你當面批評。不使人齒冷嗎。佩秋一驚。臉又一紅。才不言語了。雁生辭了衆人。出門叫一輛洋車。將拉到橫街口。聽背後一陣車鈴响。有人喊着。白先

生。白先生。雁生喊住車。一看是王郁芬趕來。因笑道。王小姐。敝寓不遠。請去坐坐嗎。說着下了車。郁芬一笑。也下了車道。謝謝。改日的吧。回去告訴菊隱。她哥哥在院裡一們問她。她嫂子告訴代信。雁生答應着。郁芬從懷裡掏出一個小手卷包。又笑道。白先生豪慳關照。無物可謝。這小小一點意思。請你不要客氣。說着送了過來。雁生一驚。那裡肯受。郁芬竟莫分說。獨在雁生車上。便坐車去了。雁生一怔。拿起手卷包。覺得很重。打開一看。啊的一聲。竟是借烏林甫那塊二十四開金瑞士練子表。不覺又一怔。暗道。這個東西怎麼到了她手。菊隱一定知道。這裡定有原因。待我慢慢的究問出來再說。她想着一路疑惑。回到義仁旅館裡。看鴻影和菊隱兩個人。正對坐在牀上。嬉笑玩弄三條小手卷。看雁生進來都笑了。菊隱一把搶去。往插兜裡便掖。鴻影望着在笑。雁生裝沒看見。摘下帽頭。掛上夾袍道。你們回來幾時了。阿麗呢。菊隱道。我們十二點就考完了。三個人在公司裡等你到兩點多鐘。也沒見你。我們三個人才出來。到土墳上看看野景。也才進屋。阿麗先回去了。鴻影妹妹也想回去。被我留住。雁生望鴻影一笑道。你是姓白嗎。菊隱一怔。忽然鴻影。悽然色變。低下頭慘然道。我不知道我姓甚麼。白姓撫我成人。只得隨了白姓。這時菊隱和雁生。一驚一喜。正是一個反比。驚的她不是白氏留傳。恐與阿郎絲羅不斷。又得費一番周折。喜的是確非白家血統。何愁彼美脂粉相親。自然能三姓連歡。於是一驚一喜。菊隱和雁生心情。又背道而馳了。雁生又道。那你的來

歷呢。鴻影泣下道。我也記不得。我甚麼地方人。忘了姓氏。只知道是三歲。小名重九。後來大了。夫人告訴我。在某一年。她老帶大少爺北來。尋夫到關外。正趕上郭鬼子作亂滿地兵馬。火車不通。拾我在遼西道上。帶來瀋陽。把我扶養大攻書。遂住在這城。找着老爺。也不敢常上家。聽說老爺又在這城娶了個妾。娘家姓烏。很厲害的。雁生聽到此。臉飛而漲紅。便把頭低下了。鴻影又道。不叫夫人上家。夫人只帶着大少爺過。在這城大學畢業。娶了少奶奶。聽老爺回家說。這城的烏二夫人。也生了一位二少爺。和白先生你同名。後來咱老爺死在陣地。聽說烏二夫人也相繼死了。二少爺便不知落在何處。咱大少爺成人。便在這城落了戶。好容易跑出去尋回老爺的死屍骨。送回海南去了。回來因爲少奶奶是這邊人。所以少爺當幾年教員。去年夏天也死了。少奶奶回了娘家。夫人要帶我回南。又聞訪烏二夫人留下的二少爺。好歹是自家一條根。所以沒走。雁生泣道。我便是你二少爺。我母便是烏氏。就是你見到那阿麗的姑母。子不言父過。我母當時忍心損絕大母。現已死去。你不可存輕鄙之心。兒子願贖母過。去迎養大母。以終天年。你再說話。不許管我的母親叫妾。你讀書識禮。生長白門。爲甚麼使老人蒙羞地下。而況你作事還往上庶母字樣。都是失當之處。我也聽我母親說過。子歸我父之時。我父聲稱無室。而後大母尋來。我母恥居妾位。方加杜絕。你沒聽老爺在世和你言講嗎。雁生說完。伏在寫字台上。失聲而痛。鴻影這一驚。真是天外飛來。嚇得身上突突直戰。粉汗漫

淫。面色青白不定。漸漸跪了下去。兩淚像拋珠似的。一身在抖顫着。低垂粉頸。不敢仰視。雁生在蒙臉哀啼着。這時菊隱。真是聞所未聞。經二人這一席話。撞破一層窗戶紙。原來一個是沒準姓的奴婢丫環。一個是偏房側室。奪嫡霸夫的妾生子。倒也感佩她和他的孝義。看一個在伏几哀啼。如失考妣之痛。一個跪在地。戰慄如階前待死之囚。只聽一陣嗚咽之聲。其實可憐可歎。不覺心情爲之一變。上前一扶鴻影笑道。現時代男女平等。不分主僕。你雖然是個丫環使女。又何須行此重禮。總然說錯一句話。也是無心之過。他也不能首責。你起來吧。鴻影跪着不動。一掩面泣道。我受白氏大恩。掏養教化。並未以我看成侍女。老夫人及老爺在世。都以義女見愛。即大少爺生前。和大少奶。也均以妹子相稱。是我讀書知禮。不敢冒白氏宗支。爲感大恩。方自卑自賤。以侍女自居。願奉夫人於垂老。不意於老弱少孤。家貧門冷之下。得逢小主人。不能溫存慰貼。邀喜添歡。竟失口一語傷人。使小主人愧感齊來怒哀并作。鴻影愚昧。在此無以慰小主。歸去何以對夫人。鴻影說罷。也伏地失聲而痛。菊隱又一笑。來勸雁生。扶起他臉。掏出一搵子手帕。看看又掀起一條素色的。把兩方天藍色的。繫在一塊。便給雁生擦淚。勸道。雁生。你不可以過於自傷了。病剛好。小心哭上了火。她就是說你是小女人生的。那又有甚麼關係呢。她是你家婢女。也不是容心的。若知道是你。她也不敢說呀。咳。你別哭啦。雁生心裡又一慟。越法哭泣起來。抽噎着接過手巾。便一抹擦涕淚。哀聲道。我並不

是痛我的妾生之子。也不是惱怒鴻影的一語揭穿。我是悲哀着。我又不該忘舊迎新。停妻再娶。我又悲哀着。我生母不該霸夫奪嫡。嫁人不慎。使我大母蒙塵。天倫外喪。而更悲哀着。賢兄能覓老父遺骸歸葬。使我抱恨終天。良母能撫孤女。好樣成人。使我……雁生一浸頭又哭了。鴻影在地下硬咽道。二少爺。您如不忘老爺。結髮之情。念陳夫人之節。代烏夫人贖罪。可隨婢子回家一次。以安老夫人思子之心。婢子亦終身有靠。說着跪爬了半步。伏在雁生膝上痛哭不已。菊隱形容乍變。心胆爲焚。更不知再置一詞。雁生住了哭聲。拿手巾擦擦臉。欠身把鴻影擡起。給袖擦着淚道。妹妹。不要哭。哥哥這便和你回家去。鴻影站起。低頭臉偎在雁生的胸襟上。雁生也低着頭。一手在摸着她的柔髮。一手在扯着方巾擦淚。鴻影也扯着那拖落的巾角。在撫嘴抽噎着。菊隱一睹此情此景。那能不動於中。當時面色慘變。有如死灰。坐立不安。只在撫摸着自已携來給雁生醫治的藥匣。雁生一抬頭。看菊隱這種侷促不安的樣子。因破涕爲笑。撇了鴻影。湊近前一握她手。很溫宛的道。菊隱。我們一塊回去吧。我有了家。你不也有了家嗎。我有了母親。你不也有了母親嗎。說着笑嘻嘻的偎近身。看她右肩一個繫小辮的青綢子花結開了。便伸手在給她繫着。菊隱頭一低。用手慢慢在推開雁生的手。自己偏臉繫着。慘弱了喉音。語如遊絲的道。不。改日的吧。白天郁芬告訴我。說。哥哥盼我呢。我得急速回去。雁生急道。你不能回去呀。你將爲白氏家婦。我現在回家認母。你怎麼說不去。菊隱猛的一

聲苦笑。一提藥匣道。我和你尙沒訂婚。去無名。不去亦無過。再說去。使我多難爲情呀。而且我哥哥急等我回去。他也在病裡。這些日子見我不朝面。更疑是疑非的了。你有母。難道我無兄嗎。說着披上毛衣。又拿起一個包袱。忽然鴻影扯住衣袖。懇懇切切的叫一聲。二少奶奶。你。你。你。……菊隱臉一紅。一皺眉。剗了她一眼。勉強笑道。你怎麼這樣稱呼呀。雁生道。叫他去吧。郁芬也告訴我。給她帶信。說她哥哥念她。鴻影才撒開手。又親親熱熱的叫一聲。二少奶奶。你。你。你。……菊隱笑道。明日再見。雁生也笑道。明日黃花。怕已成過時之物了。菊隱啞啞大笑。打一個前失。幾乎跌倒。鴻影笑道。我給二奶奶提着包袱。送上車吧。菊隱又一笑道謝謝。不必送。說着出門逕去。（著者至此。擲筆三日。）鴻影追到街上。她已去遠。呆站着望她的後影。菊隱竟頭也不回。一直拐向南去。遂不禁歎了口氣。忽然被人在肩上一拍。嚇的一閃。看雁生也出來了。因一掠鬢。笑道。她去遠。我們也回去吧。她爲甚麼這樣的行色匆匆呢。雁生笑道。菊隱向來篤於友愛。她哥哥現在病裡想她。所以她要急忙的回去。鴻影道。她既和少爺有一段姻盟。將來是白家主婦。趁這個機會。正該和少爺一見家門。拜識姑障才是。不比少爺無家可歸的時候。喜幸的多嗎。她……雁生忙道。人各有心。你不要責她失禮。菊隱是深明大義的女子。去無名。不去亦無過。我有母。難道她無兄嗎。可以原諒。鴻影才不言語了。雁生又道。四點多了。我們這就回去吧。叫輛車。到中街上買點糕點。給老

人帶去。鴻影笑道。先不用叫車。等回到房裡。我和你說幾句話再走。雁生一笑。回到裡院。見寫字台上。兩塊羅帕。握搓像個球似的。被涕淚沾染的。骯髒不堪入手。鴻影拿起呀的一聲。自言自語的道。可惜。污了。污了。兩塊都污了。雁生一笑。搶在手裡。鋪在膝蓋上。望着把扣解開。也自言自語的道。這兩塊竟是一樣呢。你看同是天藍色。繡的都是白絲線。一樣的山水木石。一樣的風雨飄搖。一樣大小。一樣的署名。只這一方多了幾行字。是甚麼呢。哎呀。繡這兩方帕的人。心多們細。手多們巧。情多們……。鴻影情不由己的臉一紅。嘆味一笑。雁生猛然一驚。指着一方帕上的字道。誰作的。鴻影赧然道。去歲重九。隨夫人往東山野眺。歸來爲風雨所欺。蒙少爺護送歸家。問到車夫。才知少爺的姓名和住址。倒沒想到。果真就是少爺。當晚寫坐此詩。製成兩帕。因無以謝少爺之好意。所以才遣媽子送去一幅。聊申見愛之情。因恐見笑。贈少爺之物。故未繡字。是將少奶奶索看。並拿出她的比較。不知少爺是幾時又給了她。她還有一方。也繡着黃花的。說是少爺題的呢。雁生一笑。又道。你作的詩很鮮呢。就是警句太多了。女子不宜作此傷感之什。誰教你的。鴻影低頭。臉微微一暈道。老夫人和大少爺。雁生又一笑。在翻覆看那巾上繡的字。有豆粒大小。無上下款。七列八行。齊如刀削。連寫帶繡。不出方寸。原來是。

瀋陽城外一場空。黑水白山夕照中。草野靈銷無賴綠。楓林都作可憐紅。漫天葉下連朝雨。平鏡

平鋪幾夜風。最是知時雲裏雁。半年來去兩匆匆。

雁生看着。心裡着實在愛慕着。鴻影的才貌兼全。德言俱備。鴻影正色道。少爺回家。不比外姓。無須虛禮。夫人見到您。比獲珍寶還喜。又豈在一點口食。依婢子愚見。這就收拾行李書篋。算還店賬。回家去住。無須猶豫。夫人見到您。是決不能再許您外宿的。烏家雖是至戚。總不如自家的爲得。雁生略一因循。便喊來茶房。鴻影在給收拾着行囊。不多時豫備好。茶房給叫輛馬車。搬出行李。鴻影提着兩個書篋。隨雁生離了旅館。二人在馬車上。一路春風。顏開色笑。不多時到小南關下頭的來賓胡同。太陽還有一竿子多高。鴻影指點着。到一家門外。馬車站下。鴻影先下了車。提着書篋。到角門裡。便拍了幾掌。雁生到此。也不知是悲是喜。看門封上。猶標着白天放寓四個字。不覺心一酸。淚如雨下。呆望着兩扇角門出神。聽吱呀一聲。出來一個半老婦人。打開門笑道。呦。小姐才回來。夫人正盼呢。鴻影一指道。把行李搬進去。雲媽答應着便望了雁生幾眼。也沒敢問。鴻影付了錢。領雁生進院。轉過一個小屋壁。留心看。獨門獨院。小小一個庭院。當中一條紅氈砌的甬道。兩旁栽種一些花草。淺紅嫩綠。將見欣榮。正房三間。一明兩暗。東耳房大半間。那大概是廚房了。鴻影把雁生引進房門。雁生一怔。見堂屋地一間。迎門又是八扇紗屏。裡面一張大供案。香烟燎繞。蠟燭輝煌。供一尊身高三四尺的古銅佛。供案上。玉盞金爐。織塵俱鈔。在紅緞子墊上。左邊是木魚。右邊是銅

響。地下一個蒲團。左右兩把太師椅。都蒙着紅散布。大佛龕之外。半垂着黃色的簾幙。非常莊嚴清淨。聽不到一絲兒響雜。鴻影又把雁生領進東屋。放下書篋。雲媽搬進行李。雁生怔怔的。如入瑤池仙窟。靈驚天台。迷惘了神情。不知此身來去。因而侷促不安。看房中陳設。又比烏家鴉出一頭。鴻影一笑。把雁生扶坐在小櫻椅上。便在水盆裡潤潮手巾。捧來讓雁生擦臉。回手在玻璃櫥內。取出一瓶咖啡油。一盒煉乳。一盤角砂糖。雲媽送來開水。鴻影沖兩杯。方在托盤裡取一把銀匙。送給雁生。笑道。少爺你吃茶。說時放在對面茶几上。雁生道。我先見過老夫人來。好吧。鴻影一笑。低聲道。不忙。你先坐坐。說着又喊道。雲媽。雲媽應聲而進。笑道。小姐沒吃飯呢。我這就預備。可是和這位客人一塊吃嗎。夫人吃過了。鴻影道。好好做點飯。這位客人吃完。還有賞錢呢。說着望雁生一笑。雁生也樂了。雲媽含笑出去。鴻影才捧着那杯茶出去了。這時已亮了電燈。雁生看房裡東西兩面。書櫥琳瑯。滿架一切設備。既精且美。雅潔無塵。並無俗物。北面兩個隅角上。同樣安着銅牀一張。沒有帳子。上面只鋪一條綠白花綉國毯子。東北一張牀上。錦帳雙挑。香衾疊整。鋪一條潔白的褥單子。北窗下一個茶几。在東牆上一張放大照片。是一對青年男女結婚的嚶影。另外一架風琴。一台打字機。一聲縫紉機器。一張寫字台。一架梳粧台。一個立鏡。一個衣架。一面立櫃。一台玻璃櫃。一張小牀。兩個櫻椅。都安置得適當。雖是一間屋。倒也不狹窄。南面兩方大玻璃窗。裡

面垂着白線織成的衣簾。南北兩個燈頭。把房照耀得光明澈亮。燈傘上都在垂着穿珠穗子的綠罩。真是室雅何須大。花香不在多了。雁生歡望了多時。聽門一動。鴻影含笑進來。行個禮道。夫人請少爺到西屋裡去。雁生啊的一聲。攝衣站起。摸摸領子。扯扯底大襟。拂拂兩袖。鴻影看他腋下鈕卸開了。忙扶起雁生右臂。低下頭給他扣好。又取過刷子。蹲在地下。把鞋上的灰在刷淨。又把繫褲腳的飄帶順一順。才直起腰。一掠髮笑道。我在頭裡走。說着拉開中門。把雁生引出。繞過圍屏。到西屋門外。輕輕叫一聲夫人。二少爺來給你老叩頭來了。雁生心裡暗道。此女慧點可愛。她怕我見了母親。不行大禮。先提一句給我。忽聽房裡道。女兒。把你哥哥帶進來吧。鴻影一笑。回身向雁生一注目。一低頭。低聲輕語的。又好似下了一個命令的口氣道。今天大喜。可不許你逗着夫人傷心。雁生點點頭。妹妹放心。我決不會使老人家傷感。鴻影才答應一聲。又輕輕一推門。一拉雁生衣袖。雁生驟然心一酸。悲從中來。早遏止不住熱淚交流。嚙嘶氣噎。爲天性所感。便鳴的一聲。一掩面。那西牆上。高掛白天放和烏雲豔兩張放大照片之下。一張軟椅上。坐着白門陳氏玉貞。夫人也一掩面。兩袖籠鐘。一聲嗚咽。雁生跪在膝下。哀呼一聲。媽。使你老人家蒙塵十數載。茹苦含辛。兒子年幼無知。不能奉養。實是大逆不孝。今日歸來。承歡膝下。贖父母生前之過。安大哥哥下之心。媽。媽。雁生哭着。便伏在老夫人的膝頭。夫人老淚昏花。波蕩着盈頭白髮。一撲雁生哭道。想不到你父母。尚有一

善之心。不逼我於死路。瞻養在此。十四星霜。夫死子夭。所不追隨於泉下者。知有你在。爲盼白氏一線之延。幸有今日。也望天公見憐。不使我老朽含恨而終。兒嚙。爲娘的雖死也瞑目了。說着母子抱頭大痛。鴻影在一旁陪淚。勸道。夫人。今天乃大喜之日。不要悲傷吧。白夫人一擦臉。鴻影把雁生扶起。便遞過手帕。白夫人抽噎着道。你坐下。鴻影忙移過椅子。雁生坐身旁。在擦着涕淚。白夫人道。適才聽你妹妹說。你近況我是知道了。從前你在那漂流來。說着伸手給雁生擦淚。像哄小孩子似的。還直道。別哭。媽問你話呢。雁生止住了悲心。才把從生父母死後。便寄養在外家。至今一切經過。說了一遍。白夫人點頭又落了一回淚。雁生也嗚嗚咽咽的。鴻影站在他身旁。一時情急大意。一扯袖子。雁生一偏臉。鴻影低低道一們哭。夫人身體也弱的。上火怎辦。你病也剛好。還沒吃飯呢。別哭啦。叫人怪難過的。雁生點點頭。白夫人又道。聽鴻影說。你自己訂了一房媳婦嗎。早晚領家來走走。查查通月。就娶過來吧。鴻影說。那個姑娘很好呢。雁生臉一紅道。還沒有訂婚。她的家庭能不能許可。還不一定呢。於是母子又談了一回家事。悲喜交集。雲媽來告訴飯已做好。白夫人才道。鴻影。家裡沒多房子。我這屋不能留你哥哥。你那屋兩張牀。你們倆住吧。得工夫。你領你哥哥把家事都照料照料。這回你也有了帮手。省得甚麼事。你再拋頭露面了。我總告訴你。不要再以侍女自居。你總是不聽。不叫我一聲母親。難道將來。永遠的不叫媽媽。現在……。鴻影臉驟然一紅。撲

跪在地。扯住夫人袖子。偏枕在膝頭。如雛鶯乳燕般的。吐出奶味。嬌嬌的一聲。媽。你老別說。心知道就行吧。說着又一擦白夫人底襟。把臉蒙上。白夫人哈哈笑了。一拉她道。這小東西。叫媽也找機會呢。起來。起來。鴻影站起。便藏在白夫人身後。一探頭。雁生笑着一望。她又藏起來了。雁生心裡暗道。她牽情於我。贈巾寄意。難道母親知道嗎。你看他害處女羞了。想着不覺望鴻影一笑。鴻影要跑。白夫人笑道。站下。把雲媽叫來。說着在懷裡摸了多時。掏出一個小綢子手巾包。打開取出一兩張百圓的大票。又取出一張十圓的。笑道。雲媽。見過你二少爺。這有十塊錢賞你。雲媽給雁生行了禮。謝了賞。白夫人又笑道。我今天兒子進門。女兒也叫了媽。給你們吧。每人一百塊錢。雁生也謝了。鴻影接過錢笑道。媽。錢都在我手呢。貯著銀行那一份。一萬塊錢。月利八厘。你老還給我幹甚麼。給哥哥吧。說着一笑。便往雁生手裡一塞。白夫人笑道。別看那些錢你掌管。我給你這個是喜興錢。你願意給他誰管呢。再要可沒有了。你可想開。那個錢得報賬。這個錢就化沒影了。也沒人問呀。雁生也嘻嘻笑了。把兩張票揣起。朝鴻影又一樂。鴻影尋思過味。扯住雁生的手道。哥哥還怕吧。媽說化沒了影。也沒人在問呢。我留着化。自己多們隨意呀。雁生笑着閃站起道。不還不還。你圖隨便。我還圖隨便呢。不還不還。誰叫你上趕給我啦。白夫人哈哈大笑。眼看着這雙兒女。追隨着到東屋去。

第九回 榜上看題名關懷膩友 燈前論瑣事不嫁情人

白鴻影把白雁生帶回東屋。吃過飯。已是十點來鐘了。雁生坐着喝茶。鴻影翻箱到篋的。又找出幾牀嶄新的鋪蓋和圍帳。把西北角上的牀。打掃乾淨。掛上帳子。把東邊自己牀上的紗褥移過來鋪好。又把新找出的東西。在對面自己常住的牀上。按件置好。原來就四個洋枕頭。分開一個牀上倆。都收拾好。又下地把雁生帶來的行李打開。看有應該拆洗的。都放在立櫃裡。沒用的收起。忙了一陣。又打開兩個書篋。放在櫃裡。才笑道。哥哥。十點多了。睡吧。雁生答應着。自己犯了躊躇。這男女同室。是平生兒所怕的一回事。記得在親戚家裡。有阿麗在旁。睡臥起居。總覺受着限制。有些礙手礙脚的。到旅館裡。菊隱連朝爲我作巫醫。晚上也會擠在一個牀上睡。爲傷病在身。顧不得避嫌。今又住在家裡。偏是她一點也不知道隔骸。這個拘束。我可怎麼受啊。你看她。只是拿眼望我。我倒怎麼脫衣服呀。雁生佇立牀頭。也不敢回臉。鴻影早看出他是在爲難。因一笑。扣上門。撤下窗簾。閉了一個燈。房裡暗了一半。雁生一回頭。鴻影裝沒看見。便到立櫃後的簾幕裡去了。雁生猶在痴立着。看着被褥。看看牀帳。又看看枕頭。大爽連身都不敢轉了。忽然身後笑道。哥哥。幹麼。不脫衣服睡呢。立櫃後給你預備好了。雁生才臉紅赤赤的一回身。不禁心裡一蕩漾。看鴻影雲鬢蓬鬆。新上一層

火色。臉上薄薄撲一層玻璃粉。電光一閃。金色晶明。翠鬢鬢粉黛雙眉。不描而秀。嬌滴滴秋波兩點。不拭而清。身材的穠纖合度。修短相宜。穿一件粉白色毛線睡衣。偏掩着前襟。郎當着腰帶。在頸上圍一個姆蓋大的珍珠項圈。閃爍發光。微露一塊雪一般的酥胸。似在穿着焦綠背心。兩手押在睡衣袋裡。下半截赤脚穿一雙紫麻絨的拖鞋。亭亭玉立。楚楚風生。好似揚妃出浴。洛女凌波。那一幅自然之美。憑你是魯男子。太上翁。神情的幻變。也要爲之傾倒。雁生呆了。鴻影一笑。扯着他衣袖。到立櫃後來。給他解鈕。脫衣。剝襪子。拉鞋。站起身笑道。哥哥。你若洗臉。那有盆水。和胰子。手中。雪花膏瑤玲粉。你若梳頭。那有鏡子木梳。壓髮網。香水精。你若換衣服。架上有背心。褲岔。哎。你怎麼不言語。只望着我的項圈出神呢。啊。我想起來了。待我給你取去。說着又一笑。掀開布簾出去了。雁生定了定神。看壁上一个小乳泡子。發着賊光。遂啞然一笑。覺悟了是來換衣。扒簾一看。鴻影正在東北牀上。翻一個小皮箱。取出一個金漆漆匣。又到北窗下茶几上。背身不知找甚麼。遂一笑洗完臉梳完頭。換上睡衣。穿上拖鞋。繫好腰帶。籠上壓網。這回大方了。搖搖擺擺的出來。到北窗電燈下。一撫鴻影的肩頭。笑道。妹妹。你找甚麼。白鴻影手托着黃登登一團子。回身假着雁生。楞臉憨憨的一笑。曼聲低語的道。哥哥。母親從南方帶來四件東西。是兩樣。母親說是臨嫁咱父親時。娘家賠的奩物。而也是陳外祖爲京卿時。上賜的貢品。價值連城。一對是金脖索。一對是珠項

圈。那一對分給大哥和大嫂了。大哥業已殉葬。大嫂的帶去。這一對。珠項圈。從我記事。便給我圍帶。至今刻下離身。這金脖索。咱母親曾幾次叫咱的父親。給新母親送去給你圍。咱父親始終因循着後來喪亡相繼。音問遂梗。是咱母親叫我好收藏。等尋得你時。仍然給你配帶。今天有緣。物歸本主。哥哥。我給你帶上吧。雁生又一陣哀感。鴻影把他扶坐在牀沿。敞開睡衣領。耳鬢耷磨的。給他環上索。雁生悲喜交集。一握鴻影的手。鴻影一低頭。二人並肩坐下。互握着手。雁生泣道。妹妹。你如此情深。獨饒慧眼。你不爲一念之牽。那能使我母子重逢。而今已成了名份的兄妹。我是知道你贈巾寄意。也不至於有黃家之意。妹妹。我身已非已有。將何以酬你。更何以慰你。鴻影也泣道。哥哥勿傷。人之相知。貴相知心。未見有留連棋酒。而不如顛倒衣裳者。又何以所戚戚爲。而況黃家姐姐。秉性賢淑。四德兼備。悉咱家情況後。亦必視我爲領下癩。眼中沙。哥哥勿傷。妹妹不是死心人呢。說着便探身給雁生擦淚。雁生道。明天你們倆若都考上。我們的生活。便安定了。便可奉老母於天年。鴻影道。我希望你把筆墨生活。拋棄了吧。咱父親尙留有一萬多儲金。月利足可生活。有個正規職業。不至爲社會之蠹蟲就行了。這座宅子。連地皮都是你的呢。你不要憂貧吧。夜深了。睡吧。明天你上班。我不是還得看榜去吧。說着起來。給他放下一幅帳子。雁生站起笑道。妹妹。放與校不幹。要要到公司裡去。你爲的甚麼呢。鴻影笑了。一邊給他撫摸着褥子。一邊低低的道。爲尋

哥哥。哥哥若是不願我去。我還是當教員去呀。雁生又一笑。你也睡去吧。於是二人想視一笑。各自回牀。撤下帳子。閉了燈。才聽不到聲息了。雁生這一夜。神清夢穩。枕輾衾香。一直睡到大天亮時。聽耳畔。有人低低喚着。哥哥。起來吧。天亮了。雁生一吐碌爬起。看看手表。已九點多鐘。惟道。晚了。晚了。鴻影笑道。我夜來想你剛見好。沒如再休息一天吧。今天上街作幾件衣服。明天再上班。雁生起來。穿好衣服。鴻影服侍着扣鈕。繫帶。洗臉。梳頭。覺得這幾年也沒一個人這樣體貼入微。倒很覺過意不去。梳洗完。又上西屋問了安。才和鴻影一同吃點早飯。等他們相携出來。已是十點多鐘了。鴻影喜歡步行走。二人遂閒看着街景。到鼓樓下洪順茂。二人又新做了兩三套衣服。才向大北關來。將到大光明影院門外。聽一陣笑聲。看從門裡擠出三個人來。追隨在兩個女郎之後。一個正是表兄烏林甫。雁生一驚。看這回的烏林甫。可大不是從前了。一身最貴重料子西服不說。禮帽皮鞋手杖眼鏡。沒一樣不講究。而且鑲了滿口金牙。氣色新鮮。好似運交子午。身後兩個人。也都衣冠楚楚。不類失業者流。雁生忙叫一聲。表哥。烏林甫和馬二混土麻子。同時一注目。雁生早跑到面前。攀住烏林甫的手。又叫一聲。表哥。烏林甫也一驚。臉微微一紅。笑道。呵。雁生。你好啊。怎麼沒上班嗎。我聽老藍說。你升了科員。抖啊。雁生面容一促。絮絮叨叨的問長問短。又把近來的經過告知。烏林甫哈哈大笑。早被王麻子一扯。烏林甫笑着點頭。對不起。我還有公事。再見罷。說

着遞去。把雁生氣的直抖。鴻影近前道。哥哥。他是誰。雁生歎了一口氣。把烏杯甫的一切。告訴了她。說着只是歎氣。鴻影笑道。哥哥。走吧。快十二點了。於是二人又溜搭着。出了大北城門。又坐一截車。到秋華公司來。看門前牌架子下。來來去去的。有好多個女人在看榜。二人到近前一看。當時心花怒放。肝葉頻舒。原來竟破格採用了十名女職員。正取六名。備取六名。看正取六名中。白鴻影竟佔了鰲頭。第二名是黃菊隱。以下三四五六。是朱佩秋。宋燕玉。王郁芬。烏阿麗。鴻影笑道。認識這幾位都取上了。尤其是咱黃姐姐。雁生笑着低聲道。朝中有人好作官。若說不任用私人。誰信啊。投考職業。像投考學校呢。鴻影一笑。二人又看牌示。是告訴榜示錄取人員。於當日到公司號房取保證書。來日上班云云。鴻影大喜。雁生留心看人羣裡。漢有菊隱。熟人也一個不見。領着鴻影。到傳達室來。傳達長早站起身。行個禮道。白科員。請坐吧。雁生笑着點頭道。給我兩份保證書。傳達長笑道。令夫人黃小姐的。經王小姐早上來。業已代去了。雁生一笑。又要了兩份。和鴻影出來。劈頭見阿麗匆匆進來。阿麗忙一扯住道。表哥表哥。我也取上了。現在來取保證書。你在門外等我。雁生一笑點頭。阿麗又匆匆跑進號房。要了保證書出來。鴻影笑道。你真幸運呢。阿麗臉一紅。低聲道。若不虧姐姐。我那行。雁生一笑。阿麗又道。我昨天回去。告訴了爸爸和媽。說表哥病在店裡。哭了一家子。當晚媽和我小弟弟上店去接你。那想你又搬了呢。在那兒呢。快回家吧。爸爸媽。真不

放心呢。雁生一笑。向大馬路立着。把和鴻影兄妹相認之事。說了一遍。阿麗大喜。扯住鴻影的手。便叫表姐。讓馬上到家裡去。鴻影一笑道。哥哥。我們先看黃家姐姐去吧。她也一定在歡喜呢。回來連黃姐姐。我們一塊到舅舅家去。晚上再一塊回家。咱母親。更不知怎樣歡喜呢。雁生笑着點頭。遂叫一輛馬車。三人上去。一路說笑着。到大東關黃家門口下來。阿麗搶着付了錢。於是雁生領着二人進院。一直到東頭黃家門外。雁生一老臉。叫一聲。黃嫂嫂。房裡啊的一聲。接着孩子一陣呱呱。黃大娘一推門。當時臉一紅。叫一聲。白叔叔。屋裡小吧。雁生一驚。行個禮。看黃大娘容光煥發。穿戴也十分整潔。不再像以前那樣猥縮了。雖徐娘半老。風韻猶存。臉紅赤赤的。似有無限愧赧之處。雁生也當時不好意思起來。知道和菊隱的事。她全明白了。這默默大舅嫂和姐夫。一見面又不好說出口。那有不難爲情的呢。雁生想到此。心裡又一樂。却奇怪菊隱不出來。遂領鴻影和阿麗進了屋。又是一怔。看裡外屋家具箱籠。又增添了不少。只不見了那台萬能打字機。各處却收拾得齊齊整整。乾乾淨淨。黃大娘讓坐。抱起孩子。便去摘暖壺倒水。却一眼一眼溜着鴻影。雁生一一給介紹了。黃大娘一笑道。啊。這位就是白姑娘呀。好一表人材。比咱家妹妹可強的多了。鴻影驟然臉一紅。把頭低下去了。雁生道。大哥不知近來病體如何。我也沒得工夫去瞻瞻。黃大娘道。多蒙老弟義氣深重。近一月來。幫助了兩千多塊。救了他爸爸一條命。家裡也得恢復了原狀。現在他在院裡。病是一天一天

見好了。多謝老弟掛心。又給菊隱謀事。足見你們哥們。道義相交。不同凡響。菊隱妹妹，那次回來不念老弟一百個好。雁生臉又一紅。因道。她上那去了。黃大娘道。早上。西院王小姐來會她看榜去了。還早晚沒回來。多半到院裡又看她哥哥去。於是又談了一會。雁生給留下一張保證書道。菊隱回來告訴她寫好。送南關去。拿我舅舅櫃上。按個圖書就行了。黃大娘接去。雁生又道。現在家裡用度還有嗎。我還有三百來的。留下暫化吧。說着便掏片夾子。黃大娘臉又一紅道。老弟不必分心了。現在家下不但日用充足。而且還有浮餘。昨天晚上。菊隱還給你豫備下一千塊錢。想早晚先還你一筆。其餘的。後上一個月。半個月。便連還錢帶蒙情了。說着也一掏腰。雁生愕然變色。當時呆住。怔怔的看黃大娘掏出一個片夾。取出一摺鈔票。用手數數。共是百圓的十張。當時也面色一紅。一手抱着孩子。一手把錢送過來。放在雁生面前茶几上。又笑道。老弟點點。這先有一千圓。大概還欠一千幾百塊錢。稍後一後。便可如數奉還。雁生呆了多時。顫聲道。嫂子。我不是告訴菊隱說先不等化嗎。你們家正在用錢之際。就是後一後。又有甚麼關係呢。黃大娘笑道。這就蒙情多啦。你不知道。咱姑娘的性情。甚麼事都是甯肯自己爲難。也不願拖累旁人。而且這筆錢。始終沒敢告訴她哥哥知道。所以家裡下來錢。急速想給你補上。雁生臉又一紅。黃大娘又道。她回來說。你又失資害病。手頭很緊的。所以暫先給你付上這一小半。雁生望着錢。只是發呆。鴻影心性率真坦白。當時道。哥哥。菊隱

姐姐。既和你有白首之約。金錢。誰化誰的還不行呢。黃大娘一聽此言。當時粉面通紅。狠狠剗了她幾眼。雁生也心裡一跳。不敢抬頭。臉上像巴掌打得似的。鴻影又正色道。這錢。菊隱姐姐。不是還你。正是知道你手緊。接濟你一步。哥哥。收起來吧。雁生拿着錢。心裡一慘。幾乎淚下。望望舊放打字機的地方。甄皮上新擱的台印尙存。遂又在心一痛。再坐不下去。把錢收起。阿麗忽然笑道。表哥。你出來這們幾天。和黃姐姐訂了婚了嗎。幾時訂的。在那兒。怎不給家裡個信呢。雁生頭上嘖的一聲。黃大娘一聲冷笑道。這位小姐說話。怎麼沒有深淺呢。訂甚麼婚。白首之約。那不是笑話。婚姻之事。還好作瞎話談嗎。說着又冷望了鴻影一眼。鴻影那吃得住這個言語。當時羞的面紅過耳。甚至有個地縫都要鑽進去。阿麗臉也紅了。低頭不語。雁生倒搗破了一層面皮。笑道。嫂子不要見怪。她兩個都是小孩子。說話沒有分寸。請原諒吧。或者這話是謠言。我們回去。說着。領鴻影和阿麗辭出。這裡有個原因。在旅館裡。菊隱看護雁生的病。第一個漫着。便是朱萸芳。看到了菊隱。頓生妬念。才明瞭了從前偷雁生那塊帕是她所贈。故意親手交給了菊隱。正是叫她知道。雁生情不專一。把愛物轉贈另一個情人。不啻是說。雁生也在愛我。使菊隱的情有波動。菊隱生來是肚裡有。嘴不肯說的人。把此事存在心裡。也思索到萸芳是存一種破壞主義。因看雁生之情不變。又口裡以外。知道萸芳是個孀婦。而且又有孩子。看雁生並不怎麼牽情於彼。遂把心殺一殺。想不到天上掉下來白鴻影。

這第二個漫毒。可種深了。見她一露羅帕。和自己匿雁生一樣。便知二人情種在前。於是對雁生的情便一灰。幸而知道都是白姓。又在形式上認了兄妹。稍慰於中。爲鴻影之可愛。不像萸芳那樣刁滑。便隱然有損萸芳。拉鴻影。與雁生作終身之意。想不到回旅館裡。經雁生究問鴻影底細。才知鴻影。確不姓白。與雁生無同宗之理。便深加驚懼。看二人情意綿綿。似比自己印象深刻。所以當時腸斷心灰。感痛到極點。才真覺悟出雁生。愛情不純。才幾日。便知道了二個情敵。而向來沒聽雁生吐過一個字。便疑雁生是一個有手段戀女人的慣家了。及至兄妹倆咬破了一個豆。才知道。一個是沒有準姓賤爲下人的婢女。一們是人所輕視。不能祀祖的妾生子。當時自己又愧又悔。領略了雁生的家庭內幕。嫁這樣人。引爲奇恥。終身別想抬頭。所以心裡一決。情絲寸斷。自憐命薄如紙。所遇非人。幾乎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。遂把心一敵。拋棄了這個愛人吧。退讓下來。看萸芳和鴻影的收場。這便是菊隱一念之差。中舊禮教廉恥之毒。把終身一個好知己放棄了。幾乎落得不可收拾的下場。害了好幾個人。這也未嘗不是她心有嘴不說之過。所幸心術純良。既感雁生待己之情深。又感他慷慨好義。千金不吝救一家活命。所以在考察出萸芳和鴻影兩個人來。並未和雁生生甚麼齟齬。雁生作夢也想不到菊隱變心。正在痴痴的作第二步計畫。本來雁生可以說就是一個達者。理智不弱。人是富有感情的動物。對萸芳。可作朋友之情。對鴻影。可作兄妹之情。把夫婦的純情。早注意在菊隱身上了。而菊隱

不識。這便所謂是緣了。在當晚。菊隱於萬種悲感之下。絕別了雁生和鴻影。坐車一路顛三倒四。到家便一頭躺在炕上。嗷嗷大哭。黃大娘大驚。怎麼問她。她也是不語連碗飯也沒吃。幫黑天。宋燕玉和王郁芬來了。她才住聲。起來洗把臉。二人邀她出去走走。菊隱只是說頭疼。於是三人在房裡說笑着。菊隱忽然觸動一件心事。笑道。燕玉。你買打字機買着了嗎。燕玉道。買是買一台不好。又叫我賣了。現在還打算買姐姐這樣一台。姐姐知道有賣的嗎。菊隱一笑道。我就打算賣。你看看合式就拉去吧。燕玉大喜。問要多少錢。菊隱道。我那是三年前。化八百塊錢買的。你看着給吧。郁芬笑道。現在買這台機器。只少也得長一倍。一千五六百塊。我看你留着。將來嫁白雁生。賠送過去。不也是你哥哥的臉嗎。菊隱眉一皺。臉一紅。繼而笑道。有的。沒的。別瞎說了。我現在正用錢。使賣幾個還還饑荒。也是好的。有錢再治。這時黃大娘沒在屋。抱孩子上隣家串門去了。菊隱和她議妥。一千一百塊錢。連修理用具。函用箱。零件等等。就是坐的小轉椅。也一包在內。燕玉當時回四院。王家打電話去了。郁芬笑道。怎麼你又緊着了嗎。雁生：。菊隱一擺手。面容一促。歎口氣淚下低聲道。姐姐你不要提他吧。說說又哭了。郁芬頗爲詫異道。怎麼的。他不顧全你了嗎。菊隱一搖頭。只是緩泣不語。郁芬暗然道。男子多半是迎新棄舊呢。大概你把身體給他了吧。菊隱越發悲痛。却連連搖頭。在抹着涕淚。郁芬十分納悶。雁玉打電話回來。菊隱才止住了悲哀。燕玉笑道。當差的馬上就來搬。

我告訴了家裡爸爸。聽是你的。又多給一百塊錢。菊隱謝了。因而三個人坐着問話。燕玉無意的笑道。白雁生原來是你的未婚夫呀。我說的呢。爲你謀事甚至頭都叩扁。他幾時和人說過小話。那個人咱從小就知道。咱爸爸最喜愛他。家裡都跑破了門。你怎不早說呢。菊隱心一酸。又潸然淚下。可巧宋家差人連夜來抬機器。黃大娘知道信。回來阻攔也晚了。菊隱眼含着痛淚。看燕玉樂孜孜的把打字機挪走。夜深郁芬也回去了。菊隱把一千二百塊錢交給黃大娘泣道。嫂子。咱家欠白雁生二千六百餘圓。早晚他非來不可。嫂子可還他一千。其餘慢慢再籌。說着哇的一聲。一掩面伏到牀上去。黃大娘大驚。把孩子哄睡。坐在她身邊急道。妹妹。怎麼的。你們倆弄僵了嗎。菊隱只是哭。黃大娘急的滿頭是汗。伏下身。抱起菊隱哄道。妹妹。不要悲啼。嫂子給你作主。你告訴我。他既待你有夫婦之義。而又把咱家成全到這步。是爲甚麼翻了臉。你想還他錢呢。可是他向你耍來嗎。菊隱哭了多時。才把怎樣看護雁生的病。雁生怎樣情不專一。朱萸芳怎樣嫉妬。白鴻影這樣哀憐。而更知道雁生的家庭紊亂。不是嫡生等情。告知了黃大娘。黃大娘笑道。就爲這些。想若和雁生絕緣呀。你太偏僻了睡吧。不要辜負人家一片血心。明天好好去看他。事多半有個成呢。等你哥哥病好。一作主。你們成個小家庭。不是美滿的日子嗎。男子有幾個不扯三贅倆的。你把他看住就行了。說罷一拍肩膀。又笑道。乖。你捨他。怕他還捨不你嘍。睡吧。菊隱扯住黃大娘泣道。嫂子。你不知道。現時代男女的心。愛

情一有波動。就是強結了婚。終身也沒有整個的幸福。我不能和他再糾纏下去了。第一層。把朱萸芳拋開。那是寡婦。而且有孩子。或許兩個人達不到目的。但是白鴻影。聽她口裡口外。一世不能離開白姓。她不是白姓血統。而且又是丫環出身。那樣年青。那樣美。那樣有才思。而又和他早種一段情緣。是決不能放鬆的。就是雁生愛我始終如一。娶進門。他和他暗中。也決難不發生曖昧。我不是乾給她那份傭乳媽媽嗎。一個女人。得不到一夫一妻的羨滿。寧如不嫁。所以我甘願把雁生讓给她。我若再和雁生糾纏不清。便是她的不幸。也便是我的不幸。第二層。我受了他許多好處。而且又是我先挑撥他。男子的心理。千變萬化。將來就是嫁了他。我既欠他的情。而又有私訂的短處。偶而口辯。他一定倚仗他待我有過好處。來壓制我。也一定卑鄙我不守閨女之道。和他不是好相識的。我得短一輩子。普通女人說。嫁不嫁情人。細想理是對了。第三層。我哥清梗多半輩子了。知道我私訂終身。能不能行。是個問題。難免不卑鄙白雁生。說他欺佔友妹。以金錢作餌。再知道他是妾生子。得怎樣的怪我不長眼珠呢。得怎樣的責我不守家教呢。我思前想後。趁在這個時候。和他斷絕關係吧。他待我有情。我也待他有義。這幾個月來。就算身子沒給他。並不欠他的愛情。他在我們身上化若干的錢呢。急速想法償還。他也決不是不知進退的人。非戀我不可。所以我想就是他給我找安事。我也不幹了。黃大娘恹然淚下如雨。泣道。妹妹不可錯了主意。雁生若果真愛你。始終不二。你這們一來。他

不望死的心都有嗎。再說。這幾個月來。你哥哥入院。我們孩子大人。吃的穿的。一切東西的購回。外債的償還。兩千多塊。那不是雁生的賜與。就是你一賭氣。還了他這一少半的錢。可是而後你哥哥的醫藥費。家裡的生活費。你再想還他那一千五六百圓。可從那所出呢。說着掩面。是涕泣。黃大娘又泣道。這幾年。我被你哥哥管的。黑道的事情。一次也沒作。現在孩子又小。我出去也不放心啊。說說又哭了。菊隱泣道。嫂子。你不必難心。關於我拋棄了雁生。雁生有鴻影相慰。決不會失意到底的。關於一切金鏰呢。嫂子不必難心。也千萬別再出去作着險的竊盜事。我只有辦法。說說心一酸。又哭了。黃大娘泣够多時。才顫聲道。你上那裡想錢去。唉。你實在要和他決絕。嫂子也不能深翻了。睡吧。慢慢再沒法子。這時可巧孩子醒了。黃大娘便去哺乳。菊隱悲悲切切。扯衾被蒙上便睡覺。那睡得着。她這鴻懷惶之夜。也正是鴻影和雁生在牀頭。環金佩珠嬉笑之時。菊隱一直到天亮才眨個眼。黃大娘却一夜沒睡。二人將吃完早飯。王郁芬便笑嘻嘻的來了。會菊隱去看榜。菊隱也因有一件心事。想和她參考。遂欣然換好衣服。二人出門。才八點多鐘。一邊走着。一邊問話。郁芬笑道。甚麼的。白雁生和你發生了關係嗎。菊隱臉一紅。話到嘴邊。吞了好幾次。沒說出口。郁芬看內中有戲法。便問了一道。菊隱才含淚。把和雁生的經過。以及夜來和黃大娘的討論。告知了郁芬。郁芬大驚道。菊隱。你錯了。人。難得的。一輩子的所求的。就是一個知己的愛人。白雁生有才。有貌。有品。

有藝。而且有熱烈的情感。有高人的志氣。對你那樣好。又沒有一點壞處。你不應當棄他。他失意不說。你心忍嗎。菊隱泣道。他已經是有了愛人的人。我不能愛他。他待我有恩。我不敢嫁他。而且根基不正。我又不屑去求他。那樣的配遇者。所以非斷絕關係不可。郁芬愀然道。你錯了。大凡一個人。不要管他去愛誰。只要對我愛的真摯。熱烈。就不應當拋棄他。你說他對你有好處。你不敢嫁他。那更錯了。他對你有一分的好處。是增加愛情一分的濃厚。你若儘指望不受施於人。而施於人。買來的感情。翻過來。他比作你。也像你這樣的心理。被棄的你。得作如何感想呢。至於你鄙薄他是妾生子。更大錯而特錯了。這個時代。還分嫡庶主僕嗎。小女人的兒子可恥。那男盜女娼。未必都是小女人生的。我說一句昔薄語。你可別惱。我是個過黑暗生活的野妓。你和我交往至厚。不也覺寒蠢嗎。白雁生。是不是比我強呢。菊隱滿臉飛紅。把頭低下了。郁芬又道。你哥哥是走江湖賣藝的。你嫂子是吃扎扒地的飛賊。你不鄙薄嗎。若再翻過來。雁生是你。人家也瞧不起你的家庭。拋棄你。你得甚麼樣。菊隱祇顧含淚綴泣。眼前到了秋華公司門前。二人才打斷話頭。看完榜。郁芬大喜。菊隱却一皺眉頭。郁芬笑道。你的愛人給你費天大力。把你取上。別不吃情啦。領保證書去吧。菊隱慘聲道。我既然和他斷絕關係。這個事不能作。你自己取去吧。郁芬一笑。要來兩張保證書。看秋華公司將上。故意延遲了一會。看沒有雁生。一些看榜的都垂頭而去。郁芬忝扯着菊隱。到秋華公司西邊大壩

上來。看春水綠波。春草碧色。兩旁的弱柳垂金。隨東風而搖曳。天清氣爽。日暖風和。二人找個地方坐下。郁芬笑道。這你又有事作。成天同出同入。蝶蝶鶯鶯。到時候一結婚。不竟等抱白胖小子嗎。說着嘎嘎又笑了。菊隱一皺眉。暗笑道。實對姐姐說。我真決心的和白雁生脫離關係了。現在就是刀壓脖子上。他跪地求我。我也不愛他了。郁芬驚道。除了你說的幾樣而外。他還有待你虛偽之處嗎。可是你又另有了對象。覺得他掣肘呢。菊隱道。不。他待我感情始終如一。我也沒另戀旁人。反正我就是不愛他了。說甚麼也使我愛他的一顆心。是搖動了。是破碎了。郁芬默默無言多時才道。人家在你身上。費多少心血。在你家庭。搭多少金錢。又沒有失德之處。別戀又沒有真象。你驟然把人甩了。他若肯屈個好歹。你良心下得去嗎。菊隱慨然道。我和他同一樣作精神上的犧牲。我不是見異思遷。水性楊花去戀別人。就對得起他。金錢呢。我能還呀。郁芬又沈寔了多時才道。怪不得你賣了機器。可是。而後呢。現在你哥哥尚在院裡。每天差不多就得十塊八塊的。你家庭的生活。那一天也掉不下兩三塊錢。你用甚麼維持呀。再說。你化雁生的錢。不僅這一千吧。再欠人家的。可拿甚麼還呢。菊隱驟然泣下如雨。扯住郁芬的手。低下頭。哀哀的道。那就得姐姐領我上道了。說罷鳴的一聲。哭伏在郁芬懷裡。郁芬啊的一聲。把菊隱一摟。當時啼紅慘綠。悴損了花容。也嗚咽一聲。隨春花而落迹。動流水以沉音。當時哭作一團。這條隄上。是在城的邊沿。行人很少。一任二人哭了多時。菊隱才顛

聲道。姐姐別哭啦。當初你屢次勸我。我爲種種關係。未得如願。現在迫不得已。爲情人而犧牲色相。和你同流。你該歡喜才是。甚麼這樣悲慟呢。郁芬抽噎了多時。掏出手巾擦擦臉。才哀聲道。當初。是我醉心自由。狂戀無度。被男人玩弄了多次。爲意智薄弱。又染成奢侈之習。揮霍無度。在父母死後。經濟無着。弟弟又未成人。才一失足。去過那種黑暗的生活。二三年來。倍經苦楚。拿父母的遺體。出賣在人肉市場上。任人玩弄。任人蹂躪。狂風暴雨。那有一個人憐惜。是我覺悟了。我人生的罪惡。被臭男人傳染上了數次的梅毒。至今未見痊愈。想洗心革面。痛改前非。謀個正當職業。而後必勤必儉。守性守身。待我的病好了之後。再求一個真正愛我的人。就終身有靠了。你以全璧之身。要作這種營生。而又沒多大經驗。那不是自尋其苦。自投其死嗎。妹妹我是過來人。你千萬別作這個打算吧。就是和雁生發生了支離。也無須當時立竿見影。去償補他的好處。現在事已找成。先上班看看。若誠心不愛他。再不和他接近。不忘他恩惠。也就行了。善退。掙幾個錢先養家。看他若果真忘情於你。再決裂也不晚。若是人家一點沒有棄你的心。還可以戀下去。不是全始全終。不負人負己嗎。菊隱。你我同學十二三年。情同姊妹。當初我引誘你。現在思想起來。追悔無及。午夜捫心。總覺種下一層罪惡。我要贖都沒法贖。那想你自己真願意了。我真駭怕。你可千萬別墮入這個火坑裡。姐姐也可以少少對起你了。郁芬說着。又失聲大痛。菊隱也熱淚縱橫。襟袖沾遍了。二人坐談了一天。覺

得地上濕了。身子有些登板。看看天色。已到午後三點來鐘。二人才又走上大道來。從秋華公司門前向南踱着。順大北關大街。走到大北城門。猛聽一聲。王小姐。黃小姐。二人一站脚。看跑來一輛馬車。站起一男一女。笑着點頭。郁芬忙笑着雖近前。點點頭道。啊。藍主任。菊隱心裡一嘔。也勉強一笑。只得點頭叫一聲。朱女士。才下班呀。說着。望了藍天蔚一眼。藍天蔚像餓鷹似的。早釘上菊隱。菊隱便一低頭。朱萸芳當時心眼一古董。陰險叢生。機必張佈。點頭一笑。道。黃小姐。一塊玩玩去呀。郁芬和藍天蔚早就相識。忙道。謝謝吧。我們倆還有要事呢。藍天蔚低低道。她就是白雁生的未婚妻黃菊隱嗎。萸芳一笑。也低低道。不是戀還沒有成功呢。藍天蔚一笑。竟演成了兩幕的流血慘劇。

第十回 雙宿雙飛不爲聲色惑 一朝一夕猶作畫眉看

藍天蔚和朱萸芳。同車而返。到城裡萸芳要回家。藍天蔚要找個消遣去處。於是二人嘖咕着。最後藍天蔚讓萸芳到家去吃晚飯。萸芳不得已。也因這些日子。在雁生身上。處處感到失意。拿藍天蔚聊以慰情。而且還有一件事情想利用他。妹妹佩秋的事。也多虧他力幫忙。所以欠然隨他一路向小西關來。在車上笑道。將才那位王郁芬。你怎麼認識呀。藍天蔚道。她是瀋陽著名帶飛的首領。你不知道嗎。萸芳一怔。不知他說的語意。藍天蔚又笑道。野雞你該知道吧。萸芳笑了。藍天蔚又道。那黃菊隱和她一塊走。大概也有點腥味。萸芳笑道。這回她考上了秋華職員。你費點力。要到你那屋去。怕她不是你嘴裡的肉。說着嘎嘎笑了。藍天蔚一點頭笑道。小白在眼前。怎好意思呢。萸芳嘴撇道。怕你沒那個手段。也就可以捺我這樣破爛貨吧。藍天蔚又一笑。將到家門口。忽見佩秋從院裡出來。藍天蔚眉花眼笑的。連道。二妹妹。二妹妹。我可給你費老勁啦。真取上了。走吧進去。吃完飯再回去。佩秋勉強一笑。行個禮道。謝謝藍主任。我是專來等姐姐的。家裡小寶寶又犯了病。姐姐快回去吧。萸芳當時慌張起來。也沒下車。急道。走一塊回去。佩秋笑着點頭。跳上車。藍天蔚苦留不住。姊妹從小十字街一直向大西關來。佩秋在車上瞞怨道。也沒見姐姐這樣不顧一切的和死纏。天天下

班總是到他家裡去。你是圖的甚麼呀。一個寡婦家。也不說自己尊重一點。家裡老的老。小的小。將來弄的。好說不好聽。秋華公司你還怎麼作下去。莫芳臉一熱。冷望了她幾眼。也沒理她。佩秋嘟嘟嚕了一道。到家裡看。愛兒小玉。正赤腳抱一個大蘋菓。坐在他老爺身上。祖孫任意嬉笑。才把心放下到西屋裡來。佩秋總是給她臉子看。於是吃完晚飯在燈下。佩秋收拾着衣履。豫備來日上班。莫芳笑道。看你這個美。若不虧人家藍大個。你也配弄上。還不得到外縣當那個損教員去呀。佩秋嘴一撇道。不見得全是他的力量。若不叫雁生哥指點一首題。他有頂天的力也使不上。莫芳笑道。怪不得你這樣親熱。背地也叫他一聲。雁生哥。呸。佩秋臉一紅。也說道。我不像你。養漢不是養漢。撩漢。我沒那個賊心。不防備那個賊意。像你呢。人家希愛你。別美啦。佩秋說着嘴一撇。鼻子一筋哼一聲。夾了莫芳一眼。莫芳羞惱成怒。欺近前道。你抖露誰我扯壞你爛嘴。佩秋更不聽邪。也當時一變臉。道。抖露你。抖露你。不要臉。想姓白的想不上。又揀起姓藍的來。從今後。少上咱家的門。不願意住。你也給我滾出去。我嫌寒蠢。賈味。莫芳氣的面色焦黃。身上直哆嗦。痛淚紛紛。一咬牙。便來打佩秋。佩秋身停又細又高。胳膊也長。那讓這個份。也因爲日常藍天蔚總來。恨極了。一把抓住莫芳。便往地下一按。莫芳素來柔弱。那是佩秋的對手。二人在地下滾作一團。撕打着。哭罵之聲。喧嚷一室。驚動了兩個老媽子。好容易才拉開。一個個披頭散髮。滾的像泥蛋似的。臉上青一塊。紫一塊。

都在吁吁喘着。於是這一夜。二人悻悻的。誰也沒和誰說話。第二天。佩秋老早便起來了。草草洗完臉。換好衣服。連早飯也沒吃。匆匆出來。叫輛車便一直拉到南關來。到烏家門前。拍了幾下。不多時李媽出來笑道。這不是朱二小姐嗎。佩秋道。你家小姐起來沒有。李媽道。昨天隨咱表少爺和一位白小姐。一塊到小南關家裡去了。佩秋一怔道。那個白小姐。李媽道。咱表少爺。新認的當家子妹妹。是叫甚麼影啊。我記不清了。昨天一塊。來咱家一次。吃完晚飯。便一同走了。佩秋心裡一反環。便知是白鴻影了。有心不去吧。又有事得雁生幫忙。有心去吧。在學校裏。向來是瞧不起鴻影的。思之再三。別了李媽。又坐車到小南關來賓胡同。將將七點。遂叫了幾下門。雲媽來打開道。您找誰。佩秋道。你家小姐可起來嗎。烏小姐來這兒沒有。雲媽望望佩秋又道。你貴姓。佩秋說了姓名。雲媽道。你先等等吧。說着回身來報鴻影。原來雁生昨天領着阿麗和鴻影。在黃家惹了一肚子氣。暗然歸來。到南關烏家。烏雲起和烏太太自然歡喜。一聽雁生又認了大母。烏雲起連羞帶愧。不敢去見。因為當年。白老夫人認夫時。烏雲起曾幫雁生的母親。排擊人家來。所以這次不敢出頭。雁生在烏家吃完飯。阿麗不捨鴻影。所以一塊跟來。認了姑母。白夫人倒也明理。待如親人。雁生爲黃大娘返金事。又沒見着菊隱。所以心中十分不快。鴻影不時的在勸慰着。於是晝夜都沒好好睡。鴻影和阿麗在一個牀上。天亮才合一合睡。雲媽來叫。她一驚醒了。未敢驚動阿麗。披着睡衣下地。看七點將過。忽見雁生一

撩帳子道。誰。這早晚來。鴻影道。大概是我同學的朱佩秋吧。雁生一皺眉道。她來作甚麼。鴻影一笑。也沒顧擦臉。赤腳穿着拖鞋。跑出來到門外。看正是佩秋。雖然在校裏被她冷眼相看。爲她訪上家門口。便不記憶一切。笑着叫一聲佩秋姐姐。請屋裏坐吧。佩秋臉驟然一紅。回憶同學六年。輕易不理她一次。誰不把她作下女看待。今天尋上人家門來。鴻影竟不記舊惡。這親親熱熱。一聲姐姐。叫的佩秋早翻然自悔。良心發現。眼圈一紅。幾乎淚下。因低頭顛聲道。我不進去。鴻影握住手道。姐姐不要客氣。我們從此而後。正要另處一番新的情感呢。既到家來。那有不坐坐之理。姐姐請進去吧。佩秋被讓不過。只得同鴻影一同進院。阿麗披着睡衣迎出來。於是三人來到上房。鴻影低低問阿麗道。你表哥起來沒有。阿麗一搖頭。鴻影難了心。看西屋母親也沒起來。剛想把佩秋讓堂屋坐坐。阿麗不識相。早笑嘻嘻的。把佩秋拽進東屋裏去。鴻影當時不樂意了。怪阿麗無理。因也不好言語。只得回東屋把佩秋讓坐下。從暖壺裏倒一杯茶。阿麗早一頭鑽到櫃後圍帳裏去。鴻影陪着佩秋閒話。佩秋看房裏只兩張床。西面一張。帳子双挑。床上亂堆着被褥。扁枕頭也橫一個登一個的。東面同樣一張。却仍在掩着錦帳。似乎睡着人未醒。於是心裏納悶。莫非兄妹同在一個屋睡。這可是奇事了。忽然鴻影道。姐姐。這早來有事吧。佩秋在嚟眼裏啊一聲。臉便一紅。鴻影一笑。這時。阿麗早梳洗完。穿挽好出來。鴻影道。表妹。你先陪朱姐姐坐。我穿衣服去。阿麗陪着佩秋。佩秋只是兀坐着。

阿麗問一句。她答一句。忽然低聲道。你表哥在這兒呢嗎。阿麗笑着一指道。那不是。大概被你堵被窩裏。起不來了。說着掩口一笑。佩秋也笑了。才確知雁生在妹妹的房裏。不多時。鴻影也收拾完出來。又給佩秋斟一杯茶。看看表。還有十幾分到八點。遂到帳子邊。低低叫一聲哥哥。快八點了。起來吧。聽雁生啊的一聲。鴻影把帳子輕輕掛起。雁生一推被。兩腳先磨下來。鴻影拿着鞋刷子。一蹲身。拿起地下的一雙拖鞋。牛刷刷。然後一隻一隻套在雁生腳上。又一欠身。一搭手。雁生才站起來。笑着向佩秋一點頭。便向櫃後去了。鴻影也隨後進去。阿麗朝她後影。把小嘴一撇。又夾了一眼。佩秋看這種服侍法。談甚麼兄妹。就是夫婦也沒這樣低賤的。於是心裏又忽然一動。暗道。啊。她是個丫環出身呀。阿麗情聲道。你沒看夜裏呢。那個殷勤勁。對我表哥像哄小孩子似的。又怕冷。又怕熱。鋪床疊被的。就算褲子沒用她脫。我看着真牙麻。也虧她能幹得這下角活。明面還叫甚麼哥哥妹妹呢。我若不在這兒。她都得給他作肉墊子鋪呢。佩秋驚不住。哧的一聲樂了。忙一撫嘴。又瞪了阿麗一眼。看雁生和鴻影。二人穿的齊齊整整。含笑出來。佩秋忙一欠身行個禮。叫聲雁生哥。雁生一笑。點點頭。佩秋眼前一亮。留心偷看。雁生相貌不俗。態度莊嚴。白生生的面皮。劍眉朗目。鼻直口方。耳有垂唇。不招不捫。一頭大背髮。梳的油光展亮。穿一套嶄新的米色西服。兩條褲紋。線似的直垂到皮鞋頭上。雪白的領子。繫一條帶寶石光的箭頭巾。真是有呂布之容。子都之貌。於是

心裏暗道。怪不得姐姐視之如命。也底確令人可愛。可惜人家有個黃菊隱。這又有個白鴻影。那能往她身上注意呀。這時雁生含笑。坐在對面椅子上。鴻影給倒一杯茶。便站在身旁。佩秋又一偷眼。看鴻影。也梳一個男式的長背髮。在頸上剪得齊齊的。兩鬢刀裁。下身唇環着兩個金愛斯字。薄薄撲一層電光粉。唇上略塗一點胭脂。真是眉如春柳。眼賽秋星。那一幅嬌美。比在學校時。又高出了幾倍。圍一個珍珠項圈。穿一件。禿領。對襟。抽肩。短袖。白雲母綾的小上身。繫一條。包釦。斜帶窄腰。將覆到膝蓋。立摺。丈青色毛絨短裙。穿一雙肉紅色過膝絲襪。登一雙最新式。場面。銳尖。嵌珠。偏釦。漆皮溜花的細高跟鞋。站在雁生身旁。真是一對璧人。花見含羞。月臨失色。佩秋自慚形穢。不覺一低頭。雁生笑道。佩秋來有事嗎。佩秋啊的一聲道。是的。因為我這次考秋華。是我姐姐託的藍主任。昨天我姐姐得罪了。她說。我告訴藍主任。不用我。所以我來託雁生哥。你管人事。替我說句好話。就把我成全了。爸爸現在老了。家裏一點產業也剩無多。姐姐賺幾個錢。還不够自己用的。所以我不願意出外城當教員。守家在地。掙幾十。就够家裏用度了。雁生哥。您得幫忙。姐姐向來的皮氣最陰損。就許告訴藍主任。今天不錄用我。所以我來託您。雁生道。好吧。能盡力的地方。我一定幫忙。佩秋趕來謝了。又談幾句。便要告辭。鴻影那裏肯放。非留吃點心不可。並兼留她說。吃完一同上班。佩秋只得站下了。看八點已過一刻。鴻影在玻璃櫥裏。取出咖啡牛奶砂糖等。裏

媽送來幾盤糕點。四人吃完。已是八點半了。嗽完口。擦過臉。雲媽叫來一輛馬車。鴻影才給雁生取過禮帽。風衣。手套。自己也披上風衣。才一同出門。上車一直向大北關跑來。未到九點。便到了秋華公司門前。可巧從東也跑來一輛馬車。跳下三個女人。雁生像瘋了似的。喊一聲。菊隱。便一按禮帽。跳下車。跑上前。一把握住她手。氣吁吁的道。菊隱。昨天你上那裏去來。累我找了半天。黃菊隱淡然一笑。點點頭。把雁生的手。輕輕破開。眉毛一動。先望了鴻影一眼。笑道。誰還沒點事呢。找我幹麼。這時東面車上。有王郁芬。宋燕玉。都笑着叫一聲。雁生哥。西面車上也下來了朱佩秋和烏阿麗。白鴻影早跑過來。拉住菊隱的手。叫一聲。姐姐。今天下班到家去吧。咱母親見了哥哥。歡喜的了不得。又聽哥哥將要聘定姐姐你。更喜歡得甚麼似的。要看看你呢。晚上一塊去吧。菊隱漫不經心的。微笑着答應了一聲道。再說吧。這時雁生在旁。猶絮絮叨叨的問長問短。佩秋在一旁和燕玉談話。一眼一眼溜着菊隱。看她頭上梳兩個散辮。臉也沒撲粉。一層水色。面容有些發暗。眼角生痣。頗現一種寡相。更穿一件青柿布夾衫。青襪子青鞋。越顯得晦氣了。佩秋心裏暗道。她也二十二上下歲。現代的女性。幹麼這樣消極呢。她想著猛聽一陣氣笛聲。報了九點。上班一些職員。繼續進去。雁生忙拋菊隱。匆匆忙忙去了。這時門外只站十個女人。忽見出來一個差役。喊道。錄取的十名新職員。可隨我來。保證書都帶來沒有。衆人道。帶來了。於是都隨那人進了秋華公司。一直來到辦公處

的二樓以上。先到一個差役室裏等候。那人齊好保證書。便到人事系去了。這時新採用的十名女職員。互相問訊。互相連絡。宋燕玉向來是個老好。烏阿麗天真未斷。當然是自來熟了。王郁芬在風塵中混慣。甚麼人都能答上話。祇有黃菊隱在幽默着。不時的偷望望白鴻影。便心裏一傷。想起雁生。又望望朱佩秋。心裏又一恨。想起朱萸芳。這時只有鴻影一個人心滿意足。在萬分的喜幸和慰貼。老母有了奉養的。自身又有了主骨。望着前途是一天比一天樂觀了。佩秋也不像在校裏那樣了。上趕着和鴻影套近便。一口一個妹妹。鴻影也親親熱熱的。沒一點舊惡。菊隱在一旁望着。心如刀絞似的。索興拗過身去不看了。不多時那人回來叫道。正取六名。隨我來。被這一聲喊。六個人。心裏驟然一慌。隨那人進了庶務股的人事系。一進門。便都又一喜。搭上眼。看雁生鄭鄭重重的坐在一位老人身旁。對面也有了一個人。三十多歲。那便是科員杜若蘅了。差役領進六人。一揮手道。你們先站一站。說着向主任梁世書和白雁生杜若蘅。都行個禮。便出去了。梁世書手拿一本履歷冊子。按頁翻着。杜若蘅在看各人的卷紙。雁生面前押着保證書。一揚臉道。白鴻影。鴻影啊一聲。到辦公桌北頭上。規矩短一站。雁生道。這是梁主任。杜科員。鴻影忙行個禮。梁世書望了幾眼笑道。雁生。這就是令妹妹嗎。雁生忙欠身道。啊。請主任關照。梁世書點頭一笑。雁生又叫道。黃菊隱。隨着這聲音。梁世書和杜若蘅。六個眼珠。早滾了個滴溜轉。菊隱臉一紅。心一慘。勉強答應一聲。低頭進前都給行

了禮。梁世書禁不住一拈鬚笑了。雁生也臉一紅。欠身道：請主任關華。杜若蘅是個花蠻子。素來好嬌。笑道。雁生。這就是你候補的太太嗎。你們二人穿戴。想差三世紀呢。說的梁世書和雁生。都樂了。連身後四個人。也驚不住笑。於是雁生又給引見了朱佩秋。宋燕玉。王郁芬。烏阿麗等。被取四名。也都叫來了詳細。可巧朱英芳過來送公事。一進門便笑了道。這回秋華公司可抬了色。成了美人窩啦。說的十個少女。都面紅耳赤。當時一低頭。杜若蘅笑道。這回你可沒處擺了。還像從前你一個寶貝疙疸呢。你看。那一個不比你年青。美麗。越顯得你人老珠黃了。這時梁世書和白雁生。都哈哈笑了。莫芳羞的臉一暈。啐了一口。放下公事。心裏都種上老大痕迹。一股酸勁。真就湧上心頭。拿眼光溜了菊隱幾眼。菊隱裝沒看見。莫芳又到雁生身旁。兩肘一屈。拐在辦公桌上。低聲笑道。那一位是你妹妹呀。雁生笑道。那一個你不認得。就是那一個。莫芳嘴一撇笑道。正取六名我全認得。就被取四名不認得。那都是你妹妹嗎。說的梁世書和杜若蘅又都笑了。雁生笑道。你既認得。隨便指定一個人。就是吧。莫芳啐了一口。一聲散笑道。你以為我不知道呢。是不是在東山頭對愛克司光的那個人呢。說着回頭望望鴻影一笑。雁生和鴻影。同時心一跳。臉一紅。不敢仰視。其餘一些女人都笑了。一拍雁生肩頭。又望了菊隱一眼。抿嘴一笑。才到南屋去了。梁世書告訴十名女人都坐下了。雁生備好文。杜若蘅填好用件。梁世書蓋上章。雁生才拿走了。好多工夫回來。面帶喜色。進屋便望了

菊隱一眼。菊隱一低頭。雁生便坐下辦公。快到十一點。通知下來。差役把薄子送給雁生。雁生先捺上印。又送給杜若齋也看完蓋章。然後轉呈給梁世書。梁世書都開看了看。也按上印。抽出六張委任狀。站起身笑道。諸位女士。這時白雁生。杜若齋。也都起來。十名女職員。都躬身敬立着。梁世書道。本次特殊採用十位。白鴻影。黃菊隱。以三等科員待遇。月俸各六十圓整。派經理科服務。白鴻影任庶務股人事系。黃菊隱派會計股服務。任打字事宜。每月補給技術津貼二十圓整。朱佩秋。宋燕玉以二等助理員待遇。月俸各五十圓。派製造科服務。朱佩秋任成品股點檢事宜。宋燕玉任材料股保管事宜。每月補給職務津貼十圓。王郁芬。烏阿麗。以一等雇員待遇。三等助理員。有缺即補。月俸各四十圓。派總務科任書記事宜。餘被取四名。以二等雇員待遇。月俸各三十圓。派紡織工廠服務。梁世書念完通知。當差捧着去了。於是發下委任。雁生又領着給股長。科長。經理。兼廠長等。都謝了委。便十二點了。藍天蔚竟化了一筆大頭錢。請吃午飯。遂叫莠芳作陪。於是庶務股裏。粉白黛綠。履舄交錯。把一個司務室。竟作了歡樂地。在午後。雁生又分頭把五個人。都送到了職所。介紹了同人。從此秋華公司裏。便增加了一層桃色的濃氛。惹得蜂狂蝶浪。而瀚園春色了。從此雁生和鴻影在一塊辦公。同出同人。形影不離。菊隱在藍天蔚手下。每天在幽默着。雁生幾次和她接近。關於公事上。人情上。處處關切。菊隱只是冷冷的。不甚麼愛和他說話。任何事。都是獨裁獨斷。一天就按她

那一角幹。沒事坐着發呆。也不和人一言一笑。輕易不離地方一步。也不上趕找雁生一次。去次便所是要經過庶務股的來回。總是低着頭走。幾天工夫。各科裡大小職員。都知她是雁生的未婚妻。又看她這樣的鄭重。沒一個不敬羨她的德性。又兼有雁生一面。誰也不好意思開玩。雁生中心大慰。只以爲她嚴守女兒的尊貴。在愛人的眼前作事。一定脚步是要走正的。所以她總是冷冷的。雁生並不爲怪。反倒怕她難堪。衆目所矚之下。又是新來乍到。再鬻屈個好歹。因而又心疼。又憐惜。非有要事不和她接近了。鴻影心地純厚。性情溫良。看菊隱派在一科。又在這那屋。近在咫尺。真是歡喜極了。每逢上下班。或午間休息時候。便來和菊隱攀談。親親熱熱的。姐姐長。姐姐短。並兼上趕着告訴她家庭的狀況。十分懇切。菊隱每回都哼哈的。這耳聽。那耳冒。也不反問一句。有時厭了。便坐着打盹裝睡。鴻影只得離開。日子長了。才覺出她是討厭自己。頗爲納悶。只好善退。少去幾次。然而心裡在奇怪。也覺出她是討厭雁生了。有時碰見。總是拿冷眼望他。雁生渾然不覺。鴻影却留上心了。猶以爲菊隱是這種特性。所以也就不往旁的上疑會了。雖被菊隱甩忽了幾次。自己忍個害羞。爲將來是一家人。不好意思當面問她。也始終沒向雁生提。只暗中鼓吹雁生和菊隱接近。早日訂婚。又時時贊揚菊隱的品行。學問。技能。性情。無一樣不好。雁生只有微笑。也有時暗中約會菊隱。或者回家。或者出遊。菊隱總是托故不去。雁生以爲她情有所鍾。已過去了初戀的成度。這時。只往事業上着想。

了。所以不但不怨。反倒越法的敬愛她能尊重。看清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。給愛人作臉。因也不十分相強。菊隱每天就是把藍天蔚厭毀了。一天沒事八過的。笑嘻嘻的到近前。不是看看畫的表。便是看看打的字。有一搭沒一搭的。扯些閒淡。有時還透着難嬉。甚至磨磨乘乘的。眉眼的在背人擦着桃毛。菊隱爲他是一股主任。又是正管。只得忍隱。可是雁生一過來。藍天蔚却把臉綳個十足。又故意指導着菊隱。在公事面上的要素。雁生也不過一笑而已。只看顧着身旁這一個。有情有義。親如同胞的小妹妹。也很怕她新來。受一點束縛。受一點委屈。爲她又美麗。又嬌小。性子又溫柔。又是新占的鰲頭。都知道她是雁生的妹妹。沒一個不羨慕這十七歲的小姑娘。作科員。於是都央着雁生介紹。雁生也自歡喜。爲兄妹的關係。揭破一層神秘的心幕。所以一到休息時。便領着鴻影。各處躡躑。逢人便給介紹。鴻影本是個拘謹厚道的女兒。乍一邁入社會上來。看哥哥這樣密護提携。當然百依百順。撞破了一層面皮。和同事们周旋。然而却一步也不離開雁生。有一刻鐘不在眼前。便像失了魂似的。坐不安。站不穩。非盼雁生回來。殺不下心。雁生也不放心鴻影一個人在屋。或者外出也總是陪伴着。形影不離。上上下下。沒一個不誇這一對是難兄難妹。有的嘴騷。便紛紛造謠。說雁生和鴻影兄妹戀。在醜刺着菊隱。只有朱萸芳。朱佩秋。宋燕玉。王郁芬。烏阿麗等。知道這個詳細。菊隱更不用說了。可是沒幾天工夫。這新來六位女職員。都有了外號了。傳個稀糊爛。宋燕玉又白又胖。人

家給她送個好名詞。不叫油葫蘆了。叫大面包。是形容她的起發勁。朱佩秋是細高挑大個。瓜子臉。赤紅面子。性子激烈。臉酸愛生氣。時常的和男同事罵起來。她外號可多啦。甚麼屢拉細啦。線黃瓜啦。蛤味螞啦。長蟲戴草帽啦。不一而足。佩秋一聽人叫。便氣個賊死。沒頭沒臉的罵。燕玉便笑着解勸。更好聽的是總務科兩個女書記。一個叫。小母狗。一個叫。小不點。又叫。小拉扎。便是郝芬和阿麗了。就算鴻影的外號。雅緻一些。叫雪裡紅。表明她紅是紅。白是白。令人着眼的意思。鴻與紅同音。她又姓白。爲她孤潔而豔。故有雪裡紅之美譽。菊隱一天死巴巴的。又總是愛穿青衣服。不是皺眉。便是苦臉。所以人家都管她叫。大寡婦。菊隱聽之泰然。雁生却十分掛不住勁。背地告訴她活潑點。換換時髦衣服。她只置之一笑。雁生也無可如何。想究出起外號這個人。設法處治一下。被鴻影勸了。才罷論。想不到。爲人崇拜二三年。沒一個撈上手的朱萸芳。也有了外號。都管她叫。大甩箱。表示新來這六個女人。都是沒展字的好姑娘。惟她已經出了嫁。又守了寡。年歲也大了。還不守婦道。各科老少男同人。她都撩一遍。互相一竄磨磨。才給她起個大甩箱的好看兒。把萸芳氣毀了。又因從這六個新人到班以來。往日逍遙自己。拜倒高跟鞋下的一幫綠色兒。竟轉了高頭。趨向新人方面去。偶而和他們調笑。開開心。不但引不起往日的興趣。還竟遭一些白眼。即或有幾位半老不堪的同事們。只要一給人家獻媚。不但不受利用。而更叫人臨着狗食。說出來。心眼好使。臉子不

給作主。其實奘芳也只二十三歲。還未到花信。尙存有美的姿容。只是怕貨比貨。有這一幫十六七。二十郎當歲的美人在側。當然就把她顯沒了。不用說旁人。白雁生根本沒敢和她糾纏。現在人家一妻一妹。近在眼前。當然對奘芳更疎淡了。就是那死纏數年的藍天蔚。也不像從前那樣了。處處發散。每回一過去。便見她和菊隱在撕磨着。於是奘芳。暗地自傷。憐身之將老。色之欲衰。她不自知讒悔。藉聲隱迹。反倒種了一股奮鬥的決心。就連自己妹妹都算上。也在忌妬之內。對菊隱和鴻影。當然不用說了。然而始終未忘情雁生。於是日夜思維。忘餐廢寢。得想甚麼法子。能使雁生和菊隱的感情支離呢。又想了多日。非離開菊隱。打倒鴻影。不能奪雁生之愛。於是她憬然而悟。非得用藍天蔚不可。藍天蔚從一見菊隱便垂涎三尺。思欲染指。這若給他倆拴上。不怕雁生不棄菊隱。鴻影這是小事。只須揭開她本來面目。是丫環婢女。不真姓白。再故意宣傳她的劣迹。和雁生明爲兄妹。暗是夫妻。不怕不把她氣跑。可是往一塊抱藍天蔚和黃菊隱。得用甚麼方法呢。忽然想起藍天蔚說王郁芬是野妓。二人暗中一定有來往。郁芬和菊隱。同出同人。又同學。又近鄰。當然很密切的。只要暗中唆使藍天蔚。明面拿勢力和公事找菊隱小脚。暗中再用金錢溝通王郁芬。菊隱決難逃公道。我再聯絡宋燕玉。烏阿麗。一個是雁生師妹。一個是她嫡親表妹。從中周旋。只要雁生失了戀。看他愛我不愛。朱奘芳打定了這個損人不利己的陰謀。是核計了好幾天。自己流了一些清淚。二十出頭的人。有才有

貌。偏是喪失所天。成孤鸞獨鶴。舉世那有一個知音。那有一個對象。好容易得個愛人。正像在多情的男人。喪了偶。乍戀到一個處女。希冀作繡絃之夢。那想遇這些魔劫。使可愛的人不得到手。比摘去心肝都難受。所以一個女人。無論已嫁未嫁。只要愛上一個人。便一切一切都顧及不得了。就是要她命。她也幹。尤其是兩種人更厲害。有的有着舊禮教。被人監視之下的。或者村姑農婦。有的浪漫慣了。玩弄男性多的女人。這若看中一個人。所謂此身不二。至死靡他。可是得到好結果的太少了。萸芳便是這類角色。從佈下這局機心。便環轉了心腸。日趨接近菊隱。她向來是沒籠頭的馬。那科都竄。有事沒事的。一天跑經理科。總得個十趟八趟的。菊隱也只得和她說話。覺得她不像從前了。所以不時的萸芳便來看她打字。藍天蔚起先還以為萸芳被棄。前來找鸞劫。監視或打攪。後來看她並無惡意才放心了。也想到拉攏菊隱。非得有個引線不可。所以又和萸芳親近起來。萸芳心裏暗喜。也不時的到北屋來和鴻影套一頓頭。和雁生閒磨一氣。稍稍開開心。雁生只是裝傻。有時鴻影望着在笑。在一天是星期六。十二點下班。天氣是長了。春末夏初。也一天一天熱起來。臨下班之前。雁生秘密告訴了鴻影幾句話。鴻影望他一笑。雁生也笑着注目。於是鴻影收拾好公事。看還有十分鐘到點。遂來邀菊隱洗手。二人一同到廁所方便完。看沒有外人。遂在一個水池子裏洗手卷。鴻影低低笑道。姐姐。哥哥將才說。下班想約你。到小河沿去看新吐的菱尖。和乍浮的荷葉呢。明天一塊上北陵去。姐

姐從這些日子。你總是和我哥哥冷冷的。一次也不在一塊走。甚至連話都不說。哥哥回去哭了好幾場姐姐。你就那們死性呀。菊隱啞然一笑。一擰手卷。把頭辮往背後一捋。一揚臉。鼻眼裏先哼一聲。然後道。實告訴你。現在的我。不是前三月的我了。沒說你哥哥。就是我自己的親哥哥。我也不知道甚麼叫顧及呢。我還有那個閒心去遊花逛景呢。說着又一聲散笑。把手卷扯開。抖了抖。轉身出去。鴻影碰這一個釘子。當時羞的臉上。火辣辣的。幸而沒有旁人聽見。回到屋裏。看梁主任和杜科員都走了。從過門上看郁芬正來會菊隱。遂一低頭。緊走了幾步。看雁生也收拾好自己東西。坐着吸煙。見鴻影一進來。便笑着站起。低聲道。她去不去。鴻影一皺眉。不敢說出菊隱的拒絕態度和言語。既怕雁生傷心。又怕二人感情上有所波動。只好瞞一瞞道。她還得看她哥哥去呢。那有心陪我哥哥出去玩呀。雁生一笑。鴻影也勉強望他一笑。取過風衣。禮帽。服侍着雁生穿戴上。自己也披上風衣。又擦擦皮鞋。掏出手套帶上。從辦公桌裏取出穿珠手囊。往腋下一挾雁生也挾起皮包。拿着手杖。才一同下班。看一些職員們。都走淨了。朱氏姊妹在門外將上馬車。郁芬和菊隱已走上大馬路了。燕玉和阿麗。都是有錢的秧子。從作事便買了腳踏車。騎着正在馬路上兜風。鴻影忽然笑道。哥哥咱倆早晚來回走。金錢可省下了。就是時間不經濟。從小南關到大北關。步行走。一來就得小一點鐘。坐洋車馬車可速其半。若騎自行車。有二十分鐘便可到呢。是不哥哥。雁生一笑。因用手杖一敲馬路的邊石。又笑道。你的

心事我明白了。明天哥哥給你買一輛。鴻影撫嘴一樂。和雁生並肩走着。偏臉瞟了一眼。低低笑道。妹妹怎麼忍心一個人騎。看哥哥開步走呢。還是不買吧。雁生哈哈大笑道。君乘車。我戴笠。他日相逢下車語。不就顯妹妹的義氣了嗎。鴻影也嘻嘻一笑。忽被雁生這一提道。觸動一塊心事。笑道。哥哥真給我買嗎。雁生道。買。買。一定買。我也買呢。你一個人走。我不放心。鴻影大喜。驟然站下身。一扯雁生袖子。憨憨的道。哥哥。你我都有了車騎。若在道上。碰見了菊隱姐姐。我那未來的嫂嫂。你可是下不下車。說不說話呢。雁生一怔。當時心裏一折。愛鴻影又深一層。呆了一會。才道。妹妹。你是個心地聰明。性情和厚的女子。遇事哥哥再有想不到的地方。你不要存見外的生分。來指教我。才越見你待我的真誠和熱烈。哥哥一定遵照你的意見辦理。這次就那們的吧。我們或者就去或者等明天。給你黃姐姐再買一輛。鴻影大喜過望。又憨憨的偎着叫幾聲。哥哥。哥哥。哥哥。哥哥。明天的吧。你看西北陰了。小河沿先不去吧。雁生點頭。這一對異姓兄妹。才叫輛馬車。都滿含着笑意。一路春風。欣欣然回到家裏。

第十一回

巧試寶兒心拈花惹草

拋殘貧女淚怨綠啼紅

自雁生和白鴻影。來到家裏。還不到一點鐘。見過了白老夫人。二人便到東屋裏來。鴻影先一甩風衣。扔下手囊。便來給雁生摘帽子。解大衣。雁生一閃身。笑道。妹妹總是這樣的侍候。我在家裏在班上。我是真過意不去呢。怎麼好叫妹妹作當差的呀。鴻影嗤嗤一樂。一邊給他剝着風衣。一邊笑道。哥哥。我才能侍候你幾天呀。雁生一摸她秀髮。也笑道。原來你是打溜鬚。快出閣。想叫哥哥多賠一點嫁粧呀。鴻影面色微微一暈。斜溜了雁生一眼。低低啞道。哥哥還許拿妹妹開玩笑嗎。我是說嫂嫂進門。我就服侍不着了。你尋思到那去。雁生也低低一笑。小聲道。若有妹妹這樣永久的伴我一生。我還要甚麼你嫂嫂不嫂嫂呢。鴻影心裏一熱。一拗身。去脫外衣。却悄聲自言自語的道。不娶老婆。怎麼抱兒子呀。雁生哈哈一笑。住床上一仰。兩手環抱在腦後。笑迷迷的只是仰望着帳棚上的團花。一陣幽思綺感。不知此身是在天台是在幻境。一脚擔在床沿上。一脚支在地下。在眼皮一動一動。嘴唇一舐一舐。覺得脚下被人一擊。一偏臉。看鴻影蹲在地下。給換拖鞋。脫去皮鞋。擦了擦。放在茶几底格上。又給剝了襪子。雁生心裏一蕩漾。將一欠身。鴻影早一挺腰。笑着一搭手。把雁生拽起。又笑道。哥哥。你看這夏初的天氣。熱的多早呀。把洋服脫了吧。吃完飯。到外邊看看院裏我栽的花。

茉莉都開滿枝頭啦。雁生一笑。起身脫了洋服。鴻影早給捧出衣服。雁生穿上疙疸綢運動服和跑褲。赤脚穿一雙拖鞋。看鴻影。只穿一件。小翻領。抽袖。對襟。繫腰。白地藍花。印度綢長襪子。腳下只穿一雙黃色線襪套。也踏着拖鞋。真是髮膚生香。顏色都麗。那一種嬌憨柔媚處。直蕩人心魄。覺得她一言一笑。一舉一動。無一點不使人魂爲之消。神爲之往。於是只管望她咪咪迷迷的笑。鴻影瞞了一眼。跑出去了。雁生將要追出去。雲媽送來午飯。看鴻影站在一株柳桃花下。正捏一枝紅鐘盞的花。往鼻子尖上送。因笑着跑到院裏。一扶她肩頭笑道。花好嗎。花香嗎。鴻影動也沒動。折下來。掄掄看花梗。眉眼一動。笑道。花能有幾日好呢。花能有幾日香呢。說着又低低的念道。好花堪折直須折。莫待無花空折枝。雁生心裏一跳。扶她肩上的手一哆嗦。鴻影回頭一笑。把花梗往耳了子上一夾。握住雁生的手。倒拽着笑道。哥哥尋思甚麼。進屋吃飯去吧。雁生一陣回腸盪氣。搖拽心旌。拿不准主意。鴻影兩手握住雁生。一隻手。回身往右肩頭上一抗。雁生那隻手。情不由己的。扶住她左肩。一路蹣跚到屋裏來。連雲媽望着也笑了。二人吃完飯。嗽過口。雁生想到邊門外去走走。鴻影不願意。於是二人在房裏轉戲。雁生要下棋。鴻影出主意道。咱倆猜謎吧。雁生笑道。好吧。你先說我們贏甚麼的。鴻影一笑。拉着雁生。二人對坐在床沿上。鴻影揚臉想了想。笑道。一替一個說。誰若猜不着。自己打個嘴巴。好嗎。雁生笑道。自己打。一定不疼。處處藏奸。莫如贏腦崩子的吧。我輸

了你彈我兩。你輸了我彈你一個。當哥哥的。可以吧。鴻影一笑。點頭道。你先說吧。雁生握着她手。想了想。望望鴻影胸前。一件緊襯子小風衣。箍的上身沒一點縫。一把掐的腰條。細如楊柳。藕一般兩條粉臂。真是玉軟香柔。映着桃花石人面。翻領上。圍着珍珠項圈。一溜眼。不禁心裏一熱。臉當時一紅。死釘釘的望着她胸前。鴻影手一顫。笑道。說呀。哥哥。只管瞧甚麼。我身上又沒殺人刀。你害怕嗎。說着嘖嘖一樂。雁生也一笑道。新剝雞頭肉。忘了香和臭。大人不敢摸。孩子吃沒够。說完便臉一紅。把鴻影的手一推。強笑着低頭道。你猜吧。鴻影一笑扯住雁生急道。你得告訴我。是活物是死物。是用肉呀。可是玩的呢。雁生哈哈一笑。往她被上一歛。兩手抱着頭。仰臉笑着說。說它是活物。它又沒長四肢五官。說它是死物。它有那那都有。遍滿人間。是有用的。沒它就不能生人。可千萬不要往玩的上想。你猜吧。許你說三樣。五分鐘。對了。彈我兩。不對我彈你一個。誰也不許留情。說着只是樂。仍然在注視着鴻影的胸前。鴻影站在床邊。一手在捻弄雁生的跑褲。一手在搔着鼻凹。揚臉只是想。雁生望着她。心裏暗道。這點小故事。她不明白。是真沒流覽過豔史。啲可是裝傻呢。你說她憨憨的。怎麼知道拿唐詩挑潑人呢。她十六歲。就從師範畢業。一定書不能少看。天資必是聰穎。你看她也許爲咱家教所限。母親管束嚴。沒看過唐宮史吧。她那知道甚麼。叫新剝……忽然鴻影道。哥哥。我真猜不着。你按句給我解釋解釋吧。雁生一笑。看她小臉紅紅的。在鼻端頰角上。已

浮了一層碎珠也似的汗液。又不覺一後悔。不該拿這種的心裏和機巧來誘惑她。看她那是那一種風狂的女子呢。想到此。遂不覺心一軟。愧悔齊來。坐起身。握住鴻影的手。一低頭道。妹妹。我對不起你。不該給你破這樣悶精。鴻影喊的一聲笑道。不罵人。不拉糞。怕甚麼呀。你說。你說。我看合理不合理。合理我就認輸。甯肯挨你一個大腦崩子。若是不合理呀。哼。我可就不認得你是哥哥了。也彈你兩下。說着一注目。嫣然一笑。便又坐在對面。搖撼着他兩手。只是追問。還用膝蓋頂看雁生的腿。又道。五分鐘過了。雁生故意一縮神道。從前暇時你竟看甚麼閒書。各種典籍。你看過嗎。鴻影也一怔。以爲雁生破這個悶。一定是有深奧的文藝性。所以才這樣的考究。因也正色道。我從四歲便在這城小學入學。去年師範卒業。所看的。除正課而外。從前非母親和大哥哥指定檢閱者我不看。如小說類。我僅看過三國。列國。儒林外史。老殘遊記。聊齋。閱徽章堂筆記。新小說看過。巴金文選小說集。翻譯的天方夜譚。哀史。亞森羅蘋等等。詩是莫少看。怎麼的。哥哥破這個悶。有典故嗎。雁生汗如雨下。才知鴻影是純潔的少女。胸中無外惑。愛之愈深。鴻影忙掏出手卷。在給他擦着汗。雁生道。妹妹你頭一會。在院裡念的折枝詞。你沒細品評的杜偉娘詩意嗎。鴻影笑道。勸君莫惜金繡衣。是告訴她的近人。說不必愛惜我。勸君須惜少年時。是說你不要白空過了青春年少。花枝堪折直須折。莫待無花空折枝。是說時光過去。春老花殘。若不及時折一朵可愛的花。轉眼間便剩空枝

了。不對嗎。雁生笑道。那裡有人生觀。作者你知道是甚麼人物呀。鴻影道。是個女人。註上是太原妓。雁生哈哈笑着。用手狠勁一握鴻影道。古來女人自命嬌艷如花。能以每花自喻。是說……鴻影驀然臉一紅。一扯雁生的手。憨憨的道。哥哥。誰問你那些。你只把甚麼叫新剝雞頭肉。告訴我就行了。那忘了香和臭是甚麼意思呀。大人怎麼不敢摸。小孩好倒吃沒够呢。說着身子又向前偎一偎。憨憨的望着雁生。手一握一握。只是追問。雁生此時已面紅耳赤。如芒刺在背。不得已。先一低頭。乾咳幾口。才顫聲道。唐明皇愛貴妃之乳。曾比喻爲新剝落的雞頭之肉。鴻影猛的一頭拱在雁生腰間。一身抖顫着。兩手往後腰上一背。把雁生嚇了一大跳。將要起身趨避。聽鴻影也顫聲道。你彈吧。你彈吧。咱猜不着認輸。不狡賴。說着又亂拱一氣。把雁生拱躺在被上。雁生才把心放下。一捧鴻影的臉笑道。你細皮嫩肉的。哥哥怎麼忍心下手彈你腦崩子呢。彈疼了一哭過去又得攀媽媽的根子去了。鴻影頭也沒抬。兩手扶着床。伏在雁生胸前。連道。不行。不行。你不彈。別說我急眼。雁生笑着。只得輕輕在她額角上彈了一下。鴻影一抬頭。笑着。唾的一口。吐在雁生臉上。跳下地一掠髮。秋波泛浪。春柳搖風。早在玉一般的俏腮上。罩一朵紅雲。哧々笑道。妹妹的乳頭。哥哥幾時看過像雞頭肉呢。也不香。也不臭。給你隨便摸。管你吃個够。說着。就向雁生唾了一口。嘎嘎笑了。一彎腰。一撫肚子。雁生也大笑道。好。你罵我。我成了你的孩子了。你買我相應。說着欠身。鴻影笑着。

跑到中門。扶着門框。回頭又微微的笑着。就一個相應。叫王華買去了。你也……。雁生大笑追來。鴻影轉身就跑。追到院裡。鴻影笑着。只遙一溜溜的花盆子亂轉。雁生笑着。左撲右撲。也捉不着。她在這小院落中。一陳嬉笑之聲。攀枝踏草的。花木爲之傾情。蝶蜂因而美艷。鴻影跑着只是笑。左躲右躲。和雁生藏摸摸玩。雁生心花怒放。扎撒着兩手。跑掉了拖鞋。也不顧揀。剛把鴻影逼到西屋窗下。一株花栢盆子旁。兩個人只是拉磨。左旋右轉。嘎嘎嘰嘰的。鴻影身體靈便。如鶯梭燕織。在故意擦示雁生。雁生早累的吁吁直喘。笑的吃水長消。故意向左邊一伸手。鴻影笑着向右一躲。雁生猛的一回身。鴻影啊呀一聲。將又一躲。聽窗裡叫一聲。鴻影。小心跌了。看把你哥哥累的。鴻影一怔神。雁生哈哈一笑道。我可抓住你了。鴻影一驚。身子一撲。掙出沒三步遠。雁生也一撲。二人一同撲跌在金盞花池子旁。磨磨一大片。鴻影才收的一聲。歛了笑容。髮也蓬散了。拖鞋也甩丟了。臉上混化混。赤兩片黃襪子脚。也在喘着粗氣。強爬坐起。雁生白衣服。擦青了好幾塊。一抹頰角。先把鴻影抱起。給拍拍土。怔眉怔眼的道。跌那完沒有。說着先把拖鞋給她找來。蹲在地下。便扶她粉腿給穿。鴻影身上一哆嗦。一手扶着他肩頭。穿完了這隻。又穿那隻才站起來。也跑着尋回雁生的鞋。照樣的給穿上。二人相視一笑。携手並肩。坐在一張藤椅上歇息。可是無形中。都要緊偎近了身。你望望我。我望望你。轉沒的可說。心只有靈犀一點通了。二人沈寔多時。緩過了氣。鴻影偏頭枕在

雁生的肩上。閉目似乎睡了。雁生一點一點把她移欹在懷裡。在輕輕給她擦着臉上的汗泥。用手指在梳攏着秀髮。鴻影微微一睜眼。雁生溫着她臉道。妹妹身上不自在嗎。屋裡睡去罷。鴻影攀着雁生肩膀坐起。弱聲弱氣的道。不。哥哥。我心只是一們跳。像不穩神。沉不住氣似的。你摸摸。說着解開對襟的排鈕。握着雁生的手。便往衣裡伸。雁生當時一心如醉。在狂燒着慾焰。猛被鴻影一推。站起身正色道。這甚麼哥哥。怪不得給我破那樣肉麻的悶。原來是……雁生氣一赧。臉像巴掌打似的。看她一拗身回房去了。雁生這鼻子灰。撞的真是有冤沒處訴。呆了多時。聽房內咳的一聲。一回頭。見鴻影站在窗裡。掀着紗簾。又換了一身粉紅色的小衣服。笑嘻嘻的。朝雁生一撒吻。又一搔臉。輕輕啐一口。窗簾放下。便跑了。雁生啞然一笑。才神歸本舍。回到屋來。沒等說話。鴻影早撲到面前笑嘻嘻的。叫一聲。哥哥。男人一經女人甩忽。爲甚麼要失意呢。不好也同樣的甩忽起來嗎。雁生一笑。覺得鴻影的一言一笑。一舉一動。都透着藝術。明是矯情。而當時使人領叫出真意。決不是故作的矯情。完全是一派天真。使人如望鏡清水準。因一笑道。不。女人心情是狹窄的。急於當時悔於事後。男人的心情是寬放的。屈於當時。勝於事後。所以遇事。男女發生了小衝突。男子總該先讓一步。鴻影笑道。哥哥。我不希望你這樣。女子秉柔。男子主剛。遇事。女子該先讓一頭。男子稍循情愛。女子便縱情驕侈更甚。我不願意作那樣要挾男人的女子。哥哥。我再有不是時候。希望你當時的教誨

我。說着偏臉貼在雁生胸脯上。緊握着手。腳在地下劃寫着。雁生心裡一樂。覺得如這樣的陪情法。不抗不卑。倒煞有意思。因一撫她肩頭。又一摸她腮頰笑道。今天不怪你。多是哥哥的錯。拿你開玩笑。鴻影驀然一揚臉笑道。若是一個娘腸爬出來的妹妹。你再也沒那個心。親哥哥怎麼下色。也不至於拿妹妹奶頭破悶。雁生臉一熱。心裡却一樂。鴻影望着也笑了。二人擠坐在躺椅上。鴻影又懇切切的。叫雁生急速接近菊隱。張羅訂婚等事。雁生一笑點頭。因心眼裡一活動笑道。妹妹。你也十七歲了。得核計你的事呀。鴻影臉一紅。夾了雁生一眼。低低的道。核計甚麼。在你們倆脚下蹲一輩子。我就知足了。雁生心驀然一開窗戶。再不知說句甚麼話好。只緊緊握着她的手。哈哈的望着她傻笑。鴻影也味咪咪的。從此二人。又揭開了一層心理上的迷幕。證明東山頭上。是二人點情之始。時刻的忘不了那。風雨重陽。這不及亂。而閨中雅戲。有甚於畫眉者。這才是二人純情初戀的坦境。並無一點兒不如意。覺不出悲哀與痛苦。有時雁生自悔。提一顆純潔的心。幾乎完全獻給菊隱。有對不起鴻影之處。鴻影百方慰解。謂是貧富有定。因緣有定。這樣一來。不是雁生和菊隱之緣。想是女人中默默有此一段因果。若不然怎麼能。哥哥想不到是我的寄情之帕。而疑莫芳。却救了她一場想思病。又被菊隱匿起。才種下這段姻盟。菊隱之物。又被莫芳竊出。這造化弄人。都不是偶然的。哥哥可千萬不要悔心棄了菊隱。雁生大慰。在第二天星期老早和鴻影便起來了。穿好衣服。只喝了兩杯牛奶。不到八

點。二人便上街。坐車一直到日本站浪速通的飛龍洋行裡來。雁生竟一裝四輛自行車。三輛坤的。鴻影疑問道。哥哥。你一輛。我一輛。菊隱姐姐一輛。那一輛給誰呀。也是坤車。給朱莫芳嗎。哥哥可是瞎鬧了。雁生笑道。不。這是給王郁芬豫備的。在你們考試那天。我指點她一道題。出場她竟擡我。送這隻手表。可是我認得這隻表。是我的。曾被表兄烏林甫借去。不知甚麼。落在她手。我送她一輛車子。一者可以答她賞表之情。二者要究竟這表來歷。三者她和菊隱也是個伴。鴻影才明白了。也很歡喜。於是一共連帶鎖及附屬品。四輛共化了三百九十塊錢。當面裝配好。上色麻絨。起了發票。洋行裡派兩個外人。給送這兩輛。時已近中午。雁生和鴻影推出車。到大馬路上。騎上新的腳踏車。喜笑顏開。真是風生耳際。雲擁足端。這一陣飛馳。心貽神怡。飄飄欲仙。二人誰也不讓份。較了一回快。到城裡人多。才慢下來。並肩走着。脚一踏一踏。身子一起一伏。那個舒服勁。比馬車。洋車。三輪車。美的多啦。又穩又快。又輕又軟。又自由。又便利。真是如雙飛之燕。並舞之花。那消半個鐘頭。早到了大東關的籬笆胡同。櫃夥推着車。隨二人進院。雁生和鴻影到黃家門外。把車架上。鴻影先叫一聲。菊隱姐姐。雁生一怔。看看黃家窗戶門。又破狼破虎的了。望裡瞧瞧。却黑呼呼的。看不出個。鴻影叫了幾聲。沒人答應。雁生也叫了幾句黃大嫂。一看門在鎖着呢。這時西屋出來一個老太婆。望望人。望望車。才道。都沒在家。上醫院去了。得晚半天回來。有事嗎。你們是那裡的。

雁生道。我姓白。這是我妹妹。和黃小姐同事。不知她哥哥現在病的怎麼樣。家裡用度如何。那老太婆望望雁生。似呼認得。因道。聽說黃掌櫃的病。倒不碍事。變了肺病。說得秋天出院。家裡可糟透了。吃這頓。沒那頓的。家具器皿。衣服首飾。又都賣淨了。姑娘賺幾個錢。也都給她哥哥趕網子了。幸而姑嫂倆。手不閒着。白日晚上。攪點針線活做。一天也許吃一頓。吃半頓。就等她哥哥病好呢。雁生悽然淚下。鴻影也慘淡了花容。襟袖爲沾。扒窗望望。可不是炕上只一領破氈席。連被褥都沒了。地下那有東西。菊隱一張床也沒了。二人同時又心裡一慘。雁生道。有位王局長小姐。可在就近住嗎。那老太婆一指道。出去往西。第四個大門便是。雁生和鴻影。二人含淚把車推出。領着櫃夥。一直來尋王郁芬。到門前接了一下電鈴。不多時出來一個又矮。又胖。又麻。又醜的僕婦。當門一站。插着腰。厲聲道。找誰。把鴻影嚇的一縮。忙藏在雁生身後。雁生笑道。我姓白。和王小姐是同事。今天我領我妹妹來拜望她。不知在家沒有。魏媽把二人打量打量。哧的一樂。猛聽院內滴滴滴一聲道。魏媽。誰來了。可是熟人嗎。魏媽回身笑道。有你同事的。姓白兄妹倆。聽啊的一聲。跑出一個美人。一轉屏壁。鴻影早一招手叫道。郁芬姐。郁芬一驚。看好幾輛車。雁生望着在微笑。遂出來點一點頭。讓道。請賢兄妹。屋裡坐吧。雁生一笑告訴櫃夥把車子送進門裡。即回去吧。說着又掏出五塊錢。二人千恩萬謝。把車送進院裡架上。便出門去了。郁芬一怔一怔。看兄妹倆把車架上。才同

到上房裡來。郁芬十分招待。家裡有現成鮮貨。糖菓。擺了一桌子。又斟上汽水。直讓鴻影吃。格外親熱。於是又告訴魏媽做中食。雁生笑道。郁芬。不必客氣。今天我和妹妹來。不爲別事。特意送兩輛自行車。給你和菊隱騎。我們先到她家。打聽到醫院裏去了。所以又給你送來。留也得留。不留也得留。郁芬臉一紅道。這使雁生哥破費。我實在過意不去。賜我的。我謝謝雁生哥。敬領了。可是菊隱說着一皺眉。又歎一口無聲的氣。雁生笑道。她更能留了。說着一掏片夾。拿出一疊鈔票又笑道。這有五百塊錢。回來一總交給她吧。我和妹妹還有事。這就得走。郁芬驚道。雁生哥。你還是晚上來一趟吧。當面交她是好。雁生一笑道。郁芬。爲這五百塊錢。我怕你嗎。笑話了。正求你分神呢。郁芬臉又一紅。雁生和鴻影告辭。郁芬送到大門外。又向雁生深深行個禮道。謝謝雁生哥。謝謝鴻影妹。二人一點頭。作別。郁芬呆望這一對玉人兒的後影。只管出神。忽見鴻影跑出去一百步。喊道。哥哥等一等。我和郁芬還有點事。說着磨回車。郁芬一怔。看雁生也下了車。在老遠等着。鴻影到面前跳下來。便面色一慘。郁芬又一驚。近前握住手道。妹妹。有事嗎。可是落了東西。鴻影扶着車把。回頭先望望雁生。因慘然道。姐姐。我有幾句心腹。你可千萬別和第三者說。我哥哥愛菊隱如命。早下終身之決念。近來我看菊隱。大概變了心。姐姐你修好積德。得勸菊隱不悔心。女子從一而終。我哥哥又沒有失德之處。若被拋棄。精神上受多大的打擊呀。她的家况。我全明白了。困窘的了不得。我這二百圓錢回

來你也交給她吧。如果你知道她有不滿意我哥哥的地方。這筆錢和車子。求你先應一步。不必說出我們兄妹來。等她回心轉意時。再告訴她。說着把錢塞在郁芬衣袋裏。郁芬心一慘。雙淚齊下。將一掩面工夫。颺的一聲。鴻影登車去了。郁芬含淚。乾朝他們後影招幾招手。張幾回嘴。沒喊出聲來。一直看沒有了影。她一個人佇立在一顆驕陽之下。欹在上馬石上。晒的粉汗淋漓。迷惘了多時。魏媽出來喊她吃飯。才一同進院。把兩輛新車推進屋去。問魏媽道。黃小姐來。不許提這事。車子就說我買的。錢說是我從銀行提出來的。魏媽笑道。那不淹人家白家兄妹倆的心嗎。郁芬一皺眉道。你不知道這其中另有原因呢。說着回到裡屋。連午飯也沒吃。一頭躺在床上。心裡只是難過。自己又流一回清淚。頭一陣發暈。便昏昏沉沉的睡了。猛聽當郎一聲响。驚醒過來。一揉眼。看魏媽正打電話。忙道。誰。魏媽道。喂。你那兒呀。聽裡面一個男子聲音道。我是藍主任。請你家小姐說話。這時郁芬早下了地。一皺眉。低聲道。你說沒在家。魏媽道。她出門了。裡面藍天蔚又急道。今夜甚麼時候回來。魏媽道。不回来了。說着叭的一聲。把耳機子掛上。郁芬又一皺眉。看已四點多鐘。魏媽送來晚飯。強吃了幾口。吃^完飯。告訴魏媽道。你去看看。黃小姐回來沒有。就說我請他說話。魏媽答應去了。郁芬一個人在屋裏。倍無聊賴。把車子推去一輛。脫了長衣。在院裡騎着閒溜。忽聽大門一响。有人叫聲。姐姐。你幾時買的車。郁芬一笑。跳下車。菊隱早跑到面前。郁芬心裡又一慘。看她只穿

一套半截衣服。大腳褲子。上下油禿禿的。眼圈紅紅的。手裡拿兩雙未縫完的手工洋襪子。却強作着笑容。郁芬也勉強一笑道。我今天買的。爲上下班。坐車費錢。走又太遠。所以買這個車子。你看好嗎。菊隱面色一變。顛聲道。好。郁芬一笑。把車支上。携菊隱的手。來到上房。菊隱一驚。看屋裡也有一輛。和外面的同一樣的新鮮。美麗。因一指道。姐姐這是誰的。郁芬笑道。你的。菊隱一怔。繼而笑道。姐姐不要取笑。我這時候還有錢買這個玩物。郁芬笑着一握菊隱的手。扯坐在沙發上。溫溫存存的道。妹妹。真是我給你買的。每天來回咱倆不是同伴嗎。你現在家運不好。我暫幫你一步忙。等大哥哥病起之後。不就都好了嗎。菊隱驟然泣下。低頭無語。郁芬又道。大哥哥的病。現在怎樣了。錢還够化嗎。菊隱泣道。病是不碍事了。打肺子裡放出不少水。從前住一等病室。每天差不多得十塊八塊的。近來因爲錢緊。移到三號病室去了。每天還得三四塊錢。昨天到交費日子。我這個餉八十塊。整個拿去了。還能够住三個星期。家裡生活。就指我和嫂子的十指了。說着只是擦淚。郁芬也悽然道。我看還是把你哥哥送一等病號去吧。多化幾個麼。較比安適清靜一些。而且飲食也好。菊隱道。傻姐姐。我倒有那些個錢呀。王郁芬道。有幾下能借出來。都不能從你要利。也不能迫債。用千千百的。不費勁。你打算用不。菊隱沉吟一會。顛聲道。誰有。郁芬道。白鴻影。烏阿麗。宋燕玉。朱佩秋。都能借出來。你借嗎。菊隱面色一紅。冷笑道。白鴻影出身微賤。憑柔媚之術。奪去我

的愛人。聽烏阿麗說。現在和雁生。明如兄妹。暗是夫妻。此種人。不義。抑亦不貞。我安能仰她鼻息。烏阿麗是孩子。性情不常。上次爲雁生偷了八百塊錢給我。鬧得五竈喧天。揭翻了秘密。雁生失盜。而復有誘姦之嫌。因而被逐。我怎麼從她借錢。宋燕玉還可以。不過那個人有點心太小。無利的事。不肯起早。就拿我那盤機械說吧。她謀了多少日子才到手。從她借錢。哼。少到家。也得月利四分。還得欠個大人情。朱佩秋更談不到了。她是朱萸芳的妹妹。萸芳是情場魔手。色裡的賊人。一見面就想剝奪我的幸福。佈下種種陰謀。使我心愛的一個人。不能不爲之感動。她是我唯一無二的情仇。再和他備借錢。那簡直沒人味了。這些事。姐姐都知道。我就是窮死。也不向她們張嘴。菊隱說着悻悻的。郁芬呆了多時。才顛聲道。雁生若有錢呢。你還用不用。菊隱當時哈哈一笑。隨着這狂浪的聲音。淚珠子像穿線似的。漱漱直落。一拍大腿道。我也知道他是始終愛我其情不變。但他權衡太深。令人不敢接近。他已有了相當的對象。我雖脫離了他。他自有安慰者。不能失意。則我犯不上再去和他一鍋攪馬勺。作人的情敵。我既然不愛他了。關於他待我。以往的好處。那我都想在最短期間答補呢。郁芬這時。也潺潺淚下。一掩面。悽然道。我有錢。你還用不用。菊隱早哭伏在沙發搭手上。這時已亮了電燈。忽然嘩啦啦一陣。郁芬跑來接電話。聽裡面一個女子聲音道。你是王公館嗎。聽答道。啊。啊。我是郁芬呀。你是白……忙把話咽回去。偷望望菊隱。正伏在沙發上哭。那面鴻影又道。是

的。今天哥哥和我跑了一趟北陵。累乏了。所以今晚不能到府上去。關於黃姐姐家庭事。我和哥哥對母親說了。若用錢只管說話。請你告訴她。不必憂慮。郁芬又啊啊了幾聲。鴻影又道。郁芬姐姐。你得修好。暗地裏勸黃姐姐。不可和我哥哥分心。她如有不滿意我哥哥的地方。求你暗中告訴我。我能設法圓到。郁芬又啊啊幾聲。看菊隱一回身。二人才打斷了話頭。遂放下耳機。菊隱道。誰。郁芬道。燕玉吧。閒扯一氣。她叫我看影去。我說睡下了。才罷論。於是又坐下去。掏出兩摺鈔票道。妹妹。這有七百塊錢。你先拿用吧。可別着急。我在手存着也沒用。菊隱泣道。你拿肉體換來的錢。我怎麼忍心化呢。郁芬當時面泛紅潮。陡的一回身。打了菊隱一掌。啞道。我的錢不好用。爲甚麼你也想出賣肉體呢。你不是自甘作斃嗎。像你這樣人也太少啦。雁生待你一片血心。鴻影待你一片誠意。你說人家這們的。那們的。這又來對付我了。像你這種愚頑不化的人。也太不知人心了。說着大哭起來。菊隱住了悲哀。解勸郁芬。二人又對泣了多時。菊隱才把錢收起。郁芬又提起了雁生和鴻影。勸了一回。詎奈菊隱心如鐵石。百折不回的了。郁芬長歎口氣。也只罷了。菊隱收起錢。剛把車推走沒幾分鐘。聽門上一陣電鈴响。郁芬將要脫衣服。便喊一聲。魏媽。魏媽答應着。到大門裏一按電燈。拉開小洞一看。門口停三輛洋車。有三個人站在門首裏。都穿得十分整齊。西服革履的。橫氣捧捧。爲首一個人。穿着烟捲。斜倚着手仗。正是烏林甫。後邊兩個人。一個綻花臉。細大個。一個黑矮胖。

子。正是王麻子和馬二混。魏媽不禁倒抽一口冷氣。壯一壯胆子。厲聲道。烏林甫。你這小子。又來找老娘會氣嗎。烏林甫一扣烟捲灰道。哎。魏媽。你打開門。我是來找郁芬贖表的。魏媽啞了一口道。她出外城了。不定幾時回來。就黃大娘和她妹妹給我作伴。小狗藝的。找還找不到你呢。你自己來了。我喊她來。折下你小腿子。掉腔眼裏。看你怕不怕。烏林甫當時一縮脖子。被王麻子一扯。風一般的。三人上車去了。魏媽嘖嘖一樂。掩上小洞。閉了門燈。回身嚇一跳。原來郁芬也出來了。遂告訴她把烏林甫嚇走的事。郁芬一皺眉道。又多了一番心事。回屋一夜也沒好好睡。次日早來。剛梳洗完。聽一陣門鈴響。魏媽開門一看樂了。菊隱推車進來。也笑道。姐姐。走啊。郁芬扒玻璃一望。菊隱仍然穿她那件青洋縐夾袍。已經被風捎的。變成黃褐色了。頗形襤褸。不禁暗暗一歎。她有真正的愛人。而不知愛情。偏摯一見。拗性天成。落得這步。尚不知回頭。真是可憐了。忽見菊隱進來。笑道。姐姐。八點都過了。你怎麼還不着急呢。郁芬笑道。饒丫頭。你忘了咱倆這一夜新長了兩條飛毛腿。這一出門。連二十分都不用呢。菊隱才一笑。郁芬又找出一件。八成新的青毛紗西服上身。連襯衣。背心。項花。腕釦。都捧出來。又取出一條銀灰色短裙。和編花涼帶。水紅花運動褲。本色過膝絲襪。和一雙新買的半高跟。編繩。窪面。斷幫。白膠布涼鞋。一股腦送在菊隱面前。正色道。你換換吧。熱囊囊的。誰這時候還穿夾衣。你不要多心。等你翻過梢時候。再給我作新的。夏衣現在我

還有四五套呢。你穿吧。菊隱臉一赤一紅。呆了多時。汗淚交揮。郁芬又安慰了多時。菊隱才換好衣服。二人喝了兩杯牛奶。吃了幾塊點心。看八點半已過。才推車出來。郁芬笑道。你騎沒騎呢。菊隱笑道。試來。還不生。跑起來不見落你後。二人笑着上了車。並排跑上大街。忽然菊隱啞了一口罵道。這損沒良心的。又往這邊出溜了。郁芬偏臉。不禁嚇了一跳。原來烏林甫正和王麻子馬二混。來堵郁芬。從北十字街走來。菊隱又啞了一口。郁芬低低道。快走。猛聽一人道。哈哈。黃九丫也長膀了。和郁老六倒是個伴。我們的買賣……這時郁芬和菊隱。身子一伏。脚一用勁。已飛一般的到大東門外。又順着電車道。一陣風馳電掣。剝刺裏奔北關小學堂。穿到橫街東頭。又折向北。向西。從白衣巷胡同出去。便看到秋華紡織工廠的水塔了。二人才把心放下。向西走着。將到秋華門前的大馬路上。猛見從南飛來一男一女。粉團也似的。輕身搖拽。麗影翩跹。也騎一對嶄新的自轉車。風一般的。當時馳到面前。一個少女。破着櫻唇。嬌滴滴的喊道。菊姐郁姐。你們才來呀。菊隱看是鴻影和雁生。當時臉一紅。只得點點頭。誰也沒下車。雁生早把車一拗。趨近菊隱笑道。我昨天看你去來。你沒在家。菊隱冷冷的道。我聽說了。謝謝你。說着留心看雁生和鴻影的車。牌子和一切裝飾。竟和郁芬買的兩輛一點不差。而且也是頭一次看他倆騎。於是心裡一動。看就算雁生騎的是直樑。鴻影的。簡直是和這兩輛是一樣。因而心裏奇怪。看已到公司門前。雁生和她說了幾回話。她總是哼哈的。一下車

看把郁芬和鴻影惹了二三十步。兩個人似乎在窃窃私語。於是下車等着。雁生笑道。我們先進去吧。菊隱也沒知聲。扶車望着。有旁的同事到來望着在笑。就有的道老白。你真心疼你太太。買完快驢子。還得買四輪電呢。菊隱冷望了那人一眼。郁芬和鴻影已到面前。都皺皺着眉頭。雁生笑道。快進去吧。到點了。說着聽鳴的一聲汽笛。又噹噹一陣鈴聲。四人才匆匆忙忙。把車推進門裡棚下架子上。鎖好。又一齊去簽到。一翻冊子。雁生笑道。真叫人氣不得。我來了三年。還是男的。才掙六十塊錢。菊隱她。又新來。又是女人。竟掙八十塊錢一個月。鴻影也打溜鬚。這個月換冊子。你們看。又把她的名字也寫在我們上頭了。真叫人氣不憤。那裡都有捧臭腳的。說的郁芬和鴻影。才開顏一笑。菊隱冷望了他一眼。便匆匆穿過了成品股。到會計股來。看主任以下。科員。助理員。辦事員。雇員等都上班了。自己不覺臉一紅。悄悄進來了。

第十二回 屈服亦難堪兵臨城下 追隨應有恨鳳去樓空

黃菊隱一進會計股。看壁上電表已過三分鐘。遂臉一紅。偷眼看主任藍天蔚。正把腰板挺得直直的在望着。遂也沒睬一睬。低頭到東窗下自己的位子上。向來菊隱是這個頑固性。和任和一個同事。也不說一句話。早上來也不道句早安。甚麼事完全是任性。可也真行。公事上從沒發生過外錯。諸人都看雁生一面。誰也不計較她。撇巴巴的。和誰也不聯絡。今天自覺來晚。過到自己座旁。先脫了上身。揭下打字機的木蓋。遂坐下去。掏出小鑰匙。將一開抽匣。猛聽藍天蔚咳的一聲。叫道。黃菊隱。菊隱偏臉望了一眼。也沒作聲。又開抽匣。藍天蔚厲聲道。黃菊隱。叫你沒聽見嗎。菊隱坐着也沒動。撥撥字盤。按按夾板。又一偏臉才道。幹麼。藍天蔚早氣紅了臉。正拿一捲報紙。往辦公桌上。一擡道。你爲甚麼遲到。進門連個禮節都不知道。這時屋裏四五名職員。都仰臉望着菊隱。北屋雁生。在過門上一探頭。菊隱望了一眼。朝藍天蔚一板臉道。晚嗎。你有權給我扣三分鐘薪水呀。你懂禮嗎。說着。又哼了一聲。叭叭打了好幾個字。藍天蔚氣撞的火星亂冒。一拍桌子。怒道。好黃菊隱。你竟敢頂上司。反了你了。說着挺身站起。忽見雁生拿一本簿記。進來低頭向科長室去。藍天蔚一把拉住道。老白。你太太仗麼那們橫呀。雁生站下笑道。人家也是二等科員呀。不是下角差事。你不過是一

等科員。主任待遇。比多她掙二十塊錢罷了。都是同事的。幹麼。抖這個威風。喊人像喊狗似的。算了吧。偶而遲回到。那還當公事走嗎。說着一笑。進科長室去了。眾人偷偷一笑。把藍天蔚的黑麻臉子臊了個取紫。卜登一聲。坐在椅子上。菊隱打着字。也低低一樂。從這天起。藍天蔚便把菊隱黑上。不像從前那樣嬉皮笑臉。磨磨乖乖的了。一天麻臉子不開晴。處處找黃菊隱小脚。輕易不發給稿子。發給她便緊追。非把打的公事。稱個十份八份。不給她打出來。不是嫌慢。便是打的不好。再不就說她費原紙啦。沒校對啦。偷懶啦。不一而足。菊隱也滿不在乎。任你說破唇。我也是這一個勁。雁生磨不開和藍天蔚說小話。一天只裝個耳聾。鴻影聽一嘍咕。便跑過來勸菊隱。和藍天蔚道歉。那想藍天蔚是受了一個人的唆使。心裡另有一番作用。非想拿公事面把黃菊隱熊老實不可。所以變本加厲。日甚一日。菊隱不堪其擾。隱有退志。這時各科裡。幾個女職員。除朱寅芳外。都感激着雁生的好處。鴻影傳達了菊隱被欺的事。都氣得飛飛的。在休息時間。都擁了過來。看藍天蔚不在屋。有的說。他再搗亂。衝他。罵他。惹起眼搔他。叫她欺負倒可得啦。有的說。不理他。他說話當放屁。怎麼的。他不敢動手動脚的。不好。可以見科長見經理去。朱寅芳望着只是微笑。有時說人家是股長啊。小胳膊擰不過大腿。在人手下混飯吃。還是逢迎點爲對呀。菊隱冷冷的望了幾眼。這天合該有事。菊隱打了一張油印的原紙。爲等着用。一個書記叫胡度的。在印刷着。把原紙印板綁在油印機上。印了沒有

二十張。便模糊不清了。有的看不出字。有的透下一大塊油墨。胡度便到菊隱面前道。黃先生您看。這張原紙才印了二十幾張。便不行了。趕快再打一張吧。菊隱也沒動身道。沒那個事。我打的油印原紙。最低限能印五百頁。不用看。你回去好好調調油墨吧。這時藍天蔚看有機可乘。欠身拿起刷子攪一攪油墨。往石板上抹。又拿起墨滾子滾了滾。一放油印紗板。拿墨滾子一滾。又一抬。看。哈。點點滴滴。模糊了好幾行。囚大怒道。這原紙怎麼打的。他媽的。公司裡用你。不得賠荒鋪嗎。菊隱猛的一挺身。變了面色。厲聲道。藍天蔚你嘴乾淨點。媽媽的可不行。藍天蔚吶吼如雷。大怒道。你技術不好。還不許人說一句。這們橫。使你臉子白。有好茶桿嗎。菊隱也大怒。氣青了臉。也罵道。我把你這損王八犢子。找甚麼驚劫。姑奶奶有個不幹。衝你十八來回。說着叭的一聲。把函用箱的鉛字。拍撒了一把。嚇的一屋子職員都站起來。北屋鴻影先跑過來。扯住菊隱急道。姐姐。姐姐。這時雁生也過來了。一進門。便把臉一板。藍天蔚拿一張印刷出來的紙。到雁生面前氣道。姓白的。你看。你看。你娘們打的這手玩意兒。是他媽人手幹的呀。管教她。她還……叭的一聲。哎喲喲。沒說出來。便一撫臉。鴻影呀的一聲。忙跑過來。又一抱雁生。雁生早氣的身上直抖。喊道。菊隱給我打。藍天蔚。剛道一個好字。菊隱左右開弓。叭叭打了個脆快。鴻影吓哭了。諸同人忙上前給拉開。藍天蔚撫着臉道。好。好。姓白的。有你沒我。有我沒你。雁生道。便宜你。說着看他一頭躡進科長

室去。這時北屋梁主任和杜科員都過來了。解勸雁生。雁生道。收拾。菊隱把公家東西預備好。鴻影你也回去整理。一塊不幹。家裡也不少我們三個人掙錢。衆人都來相勸。忽見南屋李科員出來道。白先生。科長請您就來。雁生毫不遲疑的進去。梁主任隨後進去了。鴻影只拉着菊隱的手緘泣。菊隱到油印旁。拿起刷子一攪油墨。便發一聲冷笑。把刷子一摔。回來坐下。兩肘一抱。向窗外閒望着。這時屋裡直打喳喳。鴻影站在一旁泣道。哥哥來氣。你不說勸。反倒幫他打架。擠出事來。豈不是你之過。菊隱啞了一口道。我沒你那樣賢良。惹的一屋子人都笑了。鴻影哭回北屋。不多時宋科長在前。後跟着藍天蔚和白雁生都垂頭喪氣的。和梁主任一塊出來。宋科長道。黃先生。菊隱刺的一聲。行個禮。宋科長道。再作活謹慎一點。這張廢了。再另打一張。同仁處在一個屋。總是鬻氣。那成甚麼事呀。菊隱道。我沒有打廢。宋科長脖一梗。小鬍子一擻。從眼鏡邊望着菊隱。鼻眼裡哼了一聲。又一指道。你看看。這印刷像蒼蠅爬拉似的。菊隱微微一笑。近前把油墨攪攪。又重調一調。用汽油刷刷原紙。展眼之工刷刷的。印了四五十張。放在紗板和墨滾子。眉眼一動道。科長我印怎麼清楚呢。衆人一吐舌。宋科長望藍天蔚狠狠的癩了兩眼。又哼了一聲。一蹶脚。袍袖一甩。回屋去了。這時一屋子職員。連梁主任和雁生。也都笑了。藍天蔚不知恥。反倒笑嘻嘻的。向菊隱作了一揖道。白太太是我冤枉你了。菊隱啞了一口。又都笑起來。從這天起。藍天蔚又復了故態。和菊隱親熱起來。郁芬爲

有短處在藍天蔚手。始終不敢往會計股來。怕他糾纏不清。又不敢得罪他。一些同事。雖有些風言風語。誰也沒敢叫准。幸而郁芬手腕圓滑。同事們才相安無事。就連她親戚宋燕玉。也不知道她的以往秘密。藍天蔚從前在她身上化過大錢。只知道她叫郁老六。到公司裡來。雖然認出。因她沒有傷己之處。也就馬虎下去。可是心心懸念的。想再拿她開開心。經朱萸芳暗中一慫恿。便押不下火了。躍躍欲試。郁芬來投考時。萬一也沒想到他在這裡。既來了。又捨不得這個飯碗。只得硬作下去。好在自已務了正。死去了以往。才坦然的幹下去。只處處謹慎。勤於公事而已。所以相安無事。這天下班吃完飯。天氣十分燥熱。因脫了衣服。只穿一件背心和小褲衩。在院裡蔭棚下乘涼。叫魏媽去找菊隱。說上醫院裡去了。於是她一個人。仰在大藤椅上。赤着臂腿。搖着大鵝翎扇子在乘涼。看院裡花木成蔭。綠是綠。紅是紅。太陽還剩一竿多高。晚風乍起。飄來餘香細細。頗覺適意。因喊道。魏媽。你到小東關門裡買個西瓜去。我回來看。有二十來斤很好的色氣呢。魏媽答應着去了。郁芬也忘了關門。家裏一個弟弟。向來養在宋家。燕玉是她親姨表妹。所以家裏只剩下郁芬一人了。太陽漸漸落下去。滿院子都是蔭影。天氣也涼爽起來。身上非常自在。仰在籐椅上。墊得肉墊子。將。朦朧。覺得被人一擁。一驚醒。啊的一聲。扎掙着。弱聲弱氣的喊道。藍。藍主任。快。快。不要這樣。藍天蔚緊緊摟抱着郁芬。吻了幾口笑道。寶貝。一別數月。那想你上秋華找我去。今天我特來訪你。重續舊好。郁芬

泣道。藍主任。當初蒙你眷愛。那時我是自由無主之花。任人攀折。現在我已棄了那種出賣人肉的生活。謀個職業作。再不邪行一步。而且我已是和人訂了婚的人了。藍主任。你積點陰功德行。放我一步吧。我一世也忘不了你的恩點呢。說着哭伏在藍天蔚懷裏。藍天蔚笑着。吻了一口道。寶貝。你掙這幾個錢。那够生活。還是我帮你吧。說着從衣袋裏。掏出一摺鈔票道。這是一千塊錢。留你先化吧。郁芬大哭失聲。仍在扎掙着。直推直打。還直喊魏媽。藍天蔚一變臉。撇開手怒道。這臊丫頭。你不是賣的嗎。老爺有錢。還買不來你……。郁芬拿起那一摺子錢。劈面向藍天蔚打去。罵道。天殺的。藍天蔚一閃。一麾褲袋。颳的一甩。郁芬啊呀一聲。嚇的渾身立抖。揚起兩手。漸漸跪了下去。藍天蔚道。把錢收拾起來。郁芬順順溜溜。把錢揀到一塊。才一掠鬢。強笑道。藍主任。屋裏坐吧。還生氣嗎。藍天蔚才咪的一聲樂了。收起手槍。才摟着郁芬。一同到上房來。天已黑。亮上了燈。到屋裏將坐下。魏媽便回來了。捧進一個盆大的西瓜。一跨門坎。便嘔的一聲退出去。郁芬告訴豫備酒飯。殷殷勤勤。陪着藍天蔚。夜間在枕席上。藍天蔚說出怎樣傾慕菊隱的話。求郁芬婉轉致意。並兼甘願再出一千圓代價。求一度春風。以解想思之渴。郁芬處在他這種淫威之下。眼珠一轉。只得假意應允藍天蔚大喜。翻身跳下地。在衣袋裏。又取出一摺鈔票。擁着郁芬道。倘好事成就。你們倆就不必作爭了。另找個房子一住。經濟方面。一點不成問題。郁芬笑道。你在秋華公司。月入不過百圓。幹

麼一伸手就三千兩千的呀。你家裏有多少資產呢。說着便又殷勤了一陣。藍天蔚爲酒色所迷。心花怒放。信嘴胡吹起來。假着郁芬。低低的道。我在秋華作這個小股長。不過借個有職業的名就是了。倒沒有資產。但是我的爲人却有總。就現在。我家裏。兩股黑朋友。四個美人。八夥賭。那一夜不進千千的。所以我這樣活動。假使你們依附了我。還怕後來沒錢花嗎。說罷哈哈大笑。郁芬暗暗一咬牙。次日老早便把藍天蔚推醒。又依偎之一陣。告訴他不可作急。等慢慢設法。藍天蔚大喜起來。梳洗好吃了些早點。約期而會。便匆匆去了。郁芬悲傷了一氣。八點將過。菊隱便來了。一看郁芬。兩眼通紅。牀頭放兩打子鈔票。便很驚異問道。姐姐。您怎麼了。怎麼不把錢收起來呢。郁芬嗚的一聲。摟住菊隱。大哭起來。菊隱更爲納悶。好容易勸住了。追問原由。郁芬哭哭啼啼的。把夜來之事。說了一遍。菊隱始而憤憤。繼而哈哈一笑。一拍郁芬肩頭道。姐姐。別痴呆了。我想開啦。處在這個環境裡。就逆來順受吧。於是又勸了一氣。郁芬才住聲。想不上班。被菊隱強逼出門。二人才上車到班上來。從這天起。菊隱的態度。竟反常了。一天有說有笑。和屋裡一些同事的。不時就調調皮。開心。甚至和藍天蔚蹄抓的。嬉笑無度。也不像以前那樣死釘老坐着了。各科時常躍躍躍。院裡花園和工廠裡。一天也得跑幾個來回。用不上三天。就換一套新衣服。擦胭脂抹粉。總是修飾得花般的嬌艷。不說。那風騷勁。也令人一見傾倒。於是聲名大噪。都以爲她快要結婚了。才這樣開臉講交際

誰問道她。也不羞縮。噤噤噫噫一陣。最奇怪的。和朱萸芳幾日工夫。竟打得火一般熱。可是見着雁生。不怕正在說笑之時。也當時把臉一板。冷如冰霜起來。雁生有時背地箴規她幾句。不叫她過於浪漫。她鼻子不是鼻子。臉不是臉。非搶白得雁生面紅耳赤。說不出話不了手。可是對於鴻影。却依然如故。鴻影有時勸她。她只微笑。這時有人給她起了外號。叫瘋姑娘。又叫小開門。漸漸謠言四起。議論紛紛。有說她另戀了人。有說她暗操副業。甚至有人指證指實說。陪藍天蔚。看過電影。住過旅館。於是弄得滿城風雨。人盡皆知。鴻影盡從中來。又不敢勸菊隱。又不敢告雁生。一天只在各處嚼聽消息。沒有一點笑容。又得安慰雁生。白日晚上。提心吊胆的。設出種種方法。使雁生開心。怕他爲菊隱而傷心。雁生雖然明理。看菊隱變了態度。暗裡聽一些鹽言淡語。並未往心裡去。只以爲菊隱是有骨氣的女子。決不能負情背義。所以一顆心。始終不變。仍然在愛着她。雖然她冷冷的。時常給釘子碰。倒以爲愛到純情火號上。是應當被她抵毀的了。故未覺得怎樣傷心和失意。但是朱萸方。也變了態度。大施交際手腕。拉攏鴻影。不時饋贈一些飾物。鴻影心地純良。看人家這樣推誠相愛。也只得還之以禮。所以雁生和萸芳又時常接頭了。關於菊隱一切蹤跡。萸芳得來便先告知鴻影。見傳不到雁生耳裡。因不時的口裡口外。當雁生也露一兩句。看他的顏色。雁生只置之一笑而已。有一天萸芳嘲雁生發財的機會到了。雁生未解她語意。也笑着說。我發財的機會。便是你的死期。都一笑而罷。

這時已快進伏天了。熱的人欲死。差不多在班上。隔不上一點鐘。都得去用涼水。洗洗臉消夏。菊隱對雁生。從到秋華來。也未上趕說一句話。鬆一鬆臉。雁生習以爲常。也不爲怪。在這一。是星期六的上午。快到十二點。把人熱的五迷三倒。梁主任到經理室去議事。杜科員也溜了。屋裡只剩下雁生和鴻影。雁生早扒了上身。坐在電扇旁喝風。鴻影坐着寫字。滿頭粉汗淋漓。小臉蛋。像火烘似的那樣紅。雁生笑道。鴻影。你把襯衫和裙子都拉了吧。這又不是官廳。何必挨那個死熱呢。鴻影一抬頭笑道。男同事這們多。看着多難呀。你當像在家裡隨便呢。雁生一笑。將要再說。猛聽咳的一聲。一陣嘻嘻哈哈的。菊隱從門外跑來。一揚臉。兩手一涼新燙的流型髮。斜瞟了雁生一眼。嫣然一笑。雁生頭上噙的一聲。熱血一湧。這真是喜從天降。作夢也沒想到。菊隱有這一手。看她一提短裙在赤裸裸的臂上。左邊箍一個纏臂。金光燦爛。披一條花帕。只穿一件翻領襯衣。明顯顯兩條大腿。登一雙紅襪套。穿一雙沒幫環帶。草底的白色涼鞋。那一種活潑神情。令人欲醉。笑着跑向水廁裡去了。雁生呆哈哈的。笑着只是發怔。鴻影也驟然喜形於色。欠身到雁生身旁。輕輕推了一把。低聲笑道。哥哥。美人一笑拉裙帶。偷指旁樓是妾家。你快去。過這個村。沒這個店啦。雁生哈哈一笑。真就隨後追來。看菊隱進了廁所的門。還回身推開門望望。見雁生隨後跟來。又眉眼一動。笑着。拋吻。雁生直是喜極而狂。賊目流星的。看沒有旁人。一頭躡進廁所裡。看菊隱站在水池子旁正放水。笑迷

迷的。低頭偏臉在溜着。雁生情一急。搶上前。一把握住菊隱的手。又驟然心一酸。面容一促。黯然道。菊隱。都說你心變了。將要棄我。可是真的嗎。我對你並沒有失德之處。你：你。說着聲音漸漸低下。望着菊隱。兩泡淚水。在眼眶裡直滾。菊隱又憨一笑。矚了一眼。兩手一緊。偎近雁生。揚臉道。雁生。我想和你談次話。今天下班。你有工夫嗎。雁生道。啊。我沒事。到那兒去。菊隱道。萬泉河划船去吧。雁生道太熱。熟人又多。我看沒妙一塊到我家去好嗎。菊隱夾了一眼。一皺眉道。不去。雁生看她生了氣。又忙道。若不然我們就一塊上小河沿吧。妹妹也想看看荷花呢。菊隱又一板臉道。不要第三個人。我們到旅館去吧。雁生啞啞連聲道。那一家。是下班一塊去。可是。菊隱一笑。一握雁生的手。媚目一溜。偎着身道。晚飯後的吧。我在城裡還是咱倆初次相會的地點。樓上十二號等你。雁生急道。那還得等黑天。多煩人呀。我看還是下班就去吧。菊隱瞪了一眼。雁生還要囉唆。見藍天蔚啣着烟捲。兩手把着褲兜。笑嘻嘻的進來。菊隱啜了一口。又一樂。推開雁生跑了。藍天蔚一笑。對雁生一擠咕眼。解開褲子。便去泡尿。雁生臉一紅。推門出來。可巧英芳也來了。朝雁生一笑。雁生也一笑沒站脚。回到屋來。鴻影低低笑道。哥哥她回心了嗎。給你上幾個頭洋螺絲呀。雁生一笑。打了鴻影一掌。附耳告訴了她。菊隱的約會。鴻影大喜。臉又一紅。伏在雁生前面。低低的道。哥哥。今晚你不要放過了她。逼她急速和你訂婚。就好了。雁生笑着把鴻影一推。悄罵道。呸。

虧你說得出口。是個人哪。鴻影憨憨的。痴情脈脈。將一咬下唇。要打雁生。梁主任回來了。不多時杜若蘅也回來了。捱一捱便到了點。雁生只是拿眼溜着南屋。看紛紛下班。菊隱也沒等郁芬來會。拿起自己的手袋和花帽。匆匆出去。這時北屋梁主任和杜科員還沒走。雁生也慌了神。戴上草帽道。鴻影。你自己回去吧。告訴母親。說我有點事。晚上也許不回去。鴻影一笑點頭。雁生急急的去了。鴻影收拾完。又不放心雁生。忽然想起菊隱。這數月來的態度。及外方嫌話。驟然約會雁生。不知是善意是惡意。很怕雁生受了她的刺激。於是心一慌。也拿起自己東西。戴上白紗穿花草帽隨雁生出來。看男男女女。陸續下班。菊隱正在車棚子裡開鎖。這時又擁去了宋燕玉。烏阿麗。王郁芬。白鴻影。就連朱氏姊妹。萸芳和佩秋。被衆人的薰染。也都買了車子。連菊隱。一共七輛坤車。一個個揚眉吐氣。嘻笑花容的。走出秋華大門。好似一群白地喇呱般的令人望而側目。雁生看插不進腳。只得溜邊走着。和幾個騎車的男同事說笑着。這時有上二三十輛自轉車。最前面一對是菊隱和萸芳。一邊走一邊在笑。後跟着。一排三。小不點烏阿麗在當中。左邊一個油葫蘆。右邊一個綠黃瓜。在馬路上嘖嘖嘎嘎的。最後是郁芬和鴻影。一幫下色的同事們。登着車。或前或後。追圍着。忽然郁芬一踩札。跳下車。叫一聲鴻妹妹等等。說時手扶着把。一翻身。搖搖登腿子。鴻影也跳下車道。姊姊車有毛病嗎。郁芬使一個眼色。鴻影看看。車已都跑過去了。便低聲道。姊姊。菊隱忽然轉回臉。邀我哥哥去住旅

館。你知道嗎。郁芬眉一皺道。知道。知道。你可千萬看住你哥哥。別去。同時勸你哥哥。把她放棄了吧。鴻影大吃一驚。將要再問。見雁生旋回車。叫一聲。鴻影。郁芬早飛一般的追菊隱去了。鴻影也沒跟去。和雁生倆。一直到北關大街上。看衆人分手。雁生要追菊隱去。鴻影把車一橫。跳下來扯住雁生。哀哀的道。哥哥。她不是告訴你晚上去嗎。雁生急道。誰等到那時候。好容易她回了心。我還是追她去吧。撒開。撒開。鴻影泣道。不。你非跟我一塊回去不可。雁生急的一推道。你看。她走沒影了。你先回去吧。鴻影只是扯住不放。哭道。不行。不行。若不咱倆一塊去。雁生急了。眼看菊隱和郁芬倆。向東馳去。拐沒影。又一推鴻影。推車要跑。鴻影哭哭啼啼的。也騎上車。隨後追來。雁生一路飛奔。追了多時。那有二人的影。一直跑到大東關什字街。也沒趕上。倒以爲女人走的慢了。因在街口上蔭涼地方尋着。看鴻影從西跑來。帽子被風吹的兜在後背上去。晒的黏頭汗漬。滿面通紅。兩腳急登。眼直直的。雁生忙喊一聲。鴻影。鴻影一驚。跳下車。跑過來。便哭了。支上車。扯住雁生的手泣道。哥哥。你追她。我只是不放心。怕她……說一擦眼。雁生一笑。給她搥搥頭髮擦擦汗。才道。走。一塊到她家去吧。鴻影才止住悲哀。二人推着車。一直向籬笆胡同裡來。到大雜院裡。緊東頭黃家門外。支上車看。門窗又修理好了。鴻影將叫一聲。黃姐姐。從房出來個小腳娘道。哈。昨天搬啦。阿姓張。雁生一怔。這時西屋的老太婆也出來了。雁生忙行個禮道。借問大娘。

黃家搬那兒去了。黃東馥出院了嗎。那老太婆道。咱不知道。黃掌櫃倒始終沒回來。只是他們姑娘。這幾個月混的很好。昨天搬了。又說小西關。又說日本站。也沒個准地方。將才和四院的王小姐還來一次呢。抽去房保。問她說出外城。雁生和鴻影大驚。連忙推出車到郁芬門前一看。又不禁一怔。看斜十字花。貼着秋華公司藍天蔚的封條。另外一張王宅出賣的小佈告。於是二人都呀的一聲。呆了多時。鴻影忽然笑道。哥哥。好花已逐東風去。此地空留樹底痕。殺殺心。回去吧。晚上……雁生一拍腦蓋。聲也沒知。騎上車。便向城裡跑來。鴻影大驚。忙緊緊追來。看他一直跑到中街的優惠大旅社來。匆匆的到門口下了車。鴻影跑的吁吁直喘。也跳下車。跟進旅社。雁生一直到櫃房裡來。茶房看來了買賣。忙過來招呼。雁生順手掏出一張票道。樓上十二號的房子。晚上給我留着。管賬先生啊的一聲。一看水牌子又翻翻賬道。對不起。十二號。早上經一位黃小姐給位白先生包下了。十一。十三。都空着。您先生另開一個吧。雁生一看。可不是。二樓十二號。標着白先生三個字。遂不禁一樂。鴻影却一皺眉。二人出來。雁生道。你先回去吧。我在這等她。鴻影愀然道。哥哥。我不放心。你在這兒。菊隱……。鴻影話到嘴邊。不敢說出來。只歎了口氣。望了雁生一眼。又一皺眉道。她有激刺你的時候。你不可着急上火。得過且過吧。不可認真。雁生笑道。你怎這麼多慮呀。怪熱的。回去吧。鴻影又苦臉。低低的道。她若來意非善。哥哥可善保其身。那件事是作不得的。說着又臉一紅

雁生笑着催道。哎。別囉嗦啦。你回去吧。不放心。晚上你不會來嗎。大爽撞露天。打開鼻子說亮話。三頭對案更不錯。早晚一辦事情。就完啦。這一天一天的。竟在心裡用事。精神得耗費多少呀。鴻影臉一紅。被他扶上車。只得頂着火傘一般的太陽。跑回家來。一路迷迷忽忽的。心中只是穩不住神。回到家裡。少魂失魄的。拿東忘西。總覺空勞勞的。加上下午天氣更熱。看老夫人在睡午覺。遂沒敢驚動。叫雲媽對上水。洗了一回澡。身上才輕鬆涼爽了一些。晚飯後。心裡只是牽掛着雁生。既怕菊隱不懷好意。給予雁生一個最後的打擊。又愁這一夜房裏少了一個伴侶。這度夜如年的生活。也是難過。愁悶了一會。忽然眉頭一動。自己笑了笑。匆匆忙忙的。打開雁生的衣箱。又一樂。急三忙四的。一個人在屋裡捉起妖。當時穿上絲背心。登上運動褲。穿一雙襪套披上襯衣。把袖子捲起。及至穿上洋服褲子。長了小半截。又脫下來換一條白鞦韆。把褲腳鬆緊繩。箍在腿腕上。又提一提褲腰。才將就穿了。褲腿還堆脚面上一大推。潦而潦倒的。總算像一點樣。試試洋服。碩大不堪上體。自己酌量着。夏天熱。看男子們。都把上身撫在肘上不穿。哎。就這樣也能混下去。大爽學雁生的樣子。下了班。把襯衣袖一挽。前後襟飄在褲外。穿換好。洗把臉。把頭髮用壓髮網罩上。看看脚下。又難了心。自己的鞋。除了高跟。便是平底帶扣子的。有一雙男式的。若素常不穿長腿褲子。還顯大一點。這次穿上。被肥大的跑褲一襯。越顯得了了點點。闊得大頭沉。上下不配。沒法子拿出雁生的

鞋。往脚上一套。大了小半截。自己一皺眉。又一笑。塞上了棉花。也將就穿了。家裡還有囑生豫備的白便帽。往頭上一扣。心裡想。遭點罪。也願意呢。遂對鏡一笑。又看看手表。將到六點。日頭還有老高。因大搖大擺的。到西屋裡來。白夫人一怔。將欠身。鴻影早噫噫笑了。一摘帽子。叫一聲。媽。白夫人和雲媽。定睛一眄。才都大笑起來。鴻影笑着。滾在白夫人懷裡。攀着脖子。憨憨的道。媽。看我可像個二小子嗎。白夫人打了一掌笑道。作禍。把你哥哥的衣服穿上幹麼。鴻影笑道。公司裡開紀念會。今夜咱兄妹倆。都有職務。所以他沒回來。我這就得去。也許一夜不回來。媽。不要掛着。白夫人驚道。那那行。你白小也沒離開我一夜。在外邊……。鴻影撒嬌潑痴的道。媽。人家有哥哥看着。怕甚麼呢。也許前半夜就回來。白夫人叮嚀再四。鴻影才推車出來。把西服上身。往衣架一細。飛一般的跑到房裡來。一直進優惠旅館。把車推進門裡支上。到櫃房來。有人招呼着。鴻影先不看水牌。十三號有人了。十一號。尙在空閒。遂交上錢。上了店簿。茶房領着把車也推上二樓。打開十一號門。鴻影看看十二號門在掩着。沒有動靜。遂到十一號來。把車架好。茶房招待着。送茶送水。又送來一套嶄新的被褥。這天已薄暮。上了電燈。鴻影扒裡門望望大喜。原來三間一個月台。這十號。和十一。十二。三間正相連結。月台周圍環着鐵花綠色欄檻。三個房頭在通連着。遂告訴茶房道。不喊不許來。我有個毛病。睡覺驚醒就罵人。茶房一笑去了。鴻影扒了衣褲。伶伶俐俐的。悄

悄從後門到月台上。時已昏黑。先看看十號。沒人住。遂貼着樓窗。背身撒着兩手。撮足潛蹤的。到十二號門外。望裡一看。不禁一怔。那有菊隱的影。只有雁生。赤着臂腿。回腳拉腩的。仰在一張大鋼床上死睡。車在房裡停着。衣履扔的這一件那一件的。鴻影不禁又是慌。又是氣。又可恨。又可笑。遂悄悄一推裡樓門。攬身進去。到雁生身旁。看他出一頭大汗。

門聲。接着。雁生。雁生。鴻影大驚失色。

——

牀也一嘎吱。雁生一驚醒來。啊的。

几上一扔道。早來啦。

雁生

舊洋縐衫子。穿一雙

因心裡一折。倒。

又拉掉大腿

望着

處相

着媚目一溜

的手。看看那塊

靈魂上玩味。結婚不是

子別說夢話啦。我還有貞

雁生。解開中衣。把雁生嚇得抖衣而

成蒼白死灰色。一身在抖顫着。看菊隱下身。結滿了

繫上膠帶。扣着鈕釦笑道。這樣配作你的夫人。能給你生兒養女嗎。一。一。聲。血淚迸流。跑近

前一把摟住菊隱。抱在懷裡。坐下溫着臉失聲大痛。菊隱並沒有一點兒戚容。反笑嘻嘻的一推雁生道

梅毒是傳染的。過卜就要命。你幹麼摟着我。你聞聞。這一身氣味。連腥帶臭。多不好聞呀。快撒開

手吧。雁生哭道。想不到你真揀了那種營業。你有多大的化消。會逼你非走上出賣人肉的市場不可。

我是不能因爲你染了惡疾而拋棄你。願永遠的將來。堅持着你我定情的信念。趕緊治。還不矢我們有生的幸福。菊隱才大悲而慟。抱住雁生的脖頸。熱淚縱橫。酸涕狼藉。已嗚咽不能成聲。

鴻影

聲道。莫險。

不失我們育生的幸福。

嗎。說着攥住箱蓋。悲不可抑。

你。費到這般地步。你仍然對我在保持不變的真愛。以什麼

棄你的根基不正。才會使我淪落到這步。今天來。本想是還你三千塊錢來了。更想把身體

報你愛我一點犧牲精神的代價。也可以另展開我一條生命線。走上新的途徑。從此一刀兩斷。那成想

你對我存夫婦終身之愛。保持婚前彼此的童貞。我的貞操。貞操……說着一摟雅生。一身抖顫着。

只願悲悲切切的。再說不出一句。雁生溫着她臉泣道。回去好好治。只要慾上節制一點就行了。忽然

